李卓吾尺牘全稿

李氏焚餘卷之一

書答

○答周西巖

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嘗不可使之知也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無情難告語也賢智愚不肖不可使知者以其有情難告語也除是二種則雖牛馬驢騾等當其深愁痛苦之時無不可告以生知語以佛乘也據渠見處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不生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6642B

李卓吾尺牘全稿

上海圖書館藏書

南強書局版

1935

李龍湖尺牘小引

如果有人同時舉出袁宏道李卓吾兩人，問我比較的愛好誰個，我將毫不遲疑的告訴他：我歡喜李卓吾，是遠超過袁宏道。

袁李二人，在當時，同是正統思想的叛逆者，不過比較起來，袁氏的反正統思想，是沒有李氏來得更衝決，更澈底的，他祇是達到相當的限度而止。就在做人的態度方面，袁氏雖也有可愛之處，亦究不如李氏的坦白率眞。這從兩家的尺牘上，也可很明白的看到它的分野。

在明史裏，宏道有獨立的傳，而卓吾沒有，其理由大概是在這種『相差』上。不過總算還好，因爲正統史家對李卓吾縱然是『深惡痛絕，』也還沒有存心去『根本抹煞。』在耿定向傳裏，是依舊可以看到幾句關於李卓吾的話的。

我們的正統史家說：

207382

『定向學本王守仁，嘗招晉江李贄於黃安，後漸惡之，贄亦累短定向。士大夫好禪者，往往從贄游。贄小有才，機辨，定向不能勝也。贄爲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居黃安，日引士人講學，雜以婦女，專崇釋氏，卑侮孔孟。後北游通州，爲給事中張問達所劾，逮死獄中。』

卓吾如史家所不齒的主要理由，是不外『專崇釋氏，卑侮孔孟』這八個字。至於他和耿定向所以不能和好下去，而不能不分手，事實也不像這傳裏所說的簡單，焚書俱在，是不難覆按的。『僕自敬公，不必僕之似公也，』便從這寥寥十一字中，也可以參透二人必然分手的理由。對孔孟問題，卓吾的贊劉諧是最能剝去一班僞道學的面皮的，也是他們最難受，最感到侮辱和威脅的。卓吾曰：

『有一道學，高屐大履，長袖闊帶，綱常之冠，人倫之衣，拾紙墨之一二，竊唇脣之三四，自謂眞仲尼之徒焉。時遇劉諧，劉諧者，聰明士，見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劉諧曰：「怪

得。羲皇以上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其人嘿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聞而善曰：「斯言也，簡而當，約而有餘，可以破疑網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蓋雖出於一時調笑之語，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還有比這罵得更透頂的嗎？這完全是對於當時的僞道學本身的正面襲擊。卓吾痛恨這一些人假仲尼之名，以愚迷當世，不得已而惡罵之，是最痛快的，也是最戰鬥的。他自己對於仲尼，實際上是不如僞道學家所想。在給耿中丞的信裏，卓吾有言曰：『……然則孔氏之學術亦妙矣，則雖謂孔子有學有術以教人亦可也，然則無學無術者，其茲孔子之學術歟？』他不肯奉孔子爲圭臬，但他實際上是並沒有『卑侮』，其證據是明白的存在着。他所痛惡而卑侮之的，僞道學而已，不意僞道學却硬要把這事向死掉的孔子身上拉，於是在黑暗的爲正統思想所支配的時代，儒釋兩家衝突更發展的時代，卓吾便不得不死了！

明史所說的卓吾，正是代表了這一些人的意見，是不可靠的。

卓吾遺留下來的著作，有藏書，說書，初潭集多種，最爲我所喜的，却是他的焚書（又作

310165

焚餘。）這是反映他全般思想的集子，也是一部最富有戰鬥意義的生活紀錄；而文字的發生究竟有什麼用，也祇有從這樣的集子裏纔能以看得出來。

焦弱侯序焚書云：

『李宏甫自集其與夷游書札，并答問論議諸文，而名曰焚書，自謂書可焚也。宏甫快口直腸，目空一世，憤激過甚，不顧人有忤者，然猶慮人必忤，而托言於焚，亦可悲矣！迺卒以筆舌殺身，口口口口竟以口著付之烈焰，抑何虐？豈遂成口讖乎？宋元豐間，禁長公之筆墨，家藏墨妙，抄割殆盡，見者若祟。不踰時而徵求鼎沸，斷管殘瀋，等於吉光片羽，焚不焚何關於宏甫？且宏甫又何嘗利人之不焚以爲重者？今焚後而宏甫之傳乃愈廣。然則此書之焚，其布之有火浣哉？宏甫曾以是刻商之於余，其語具載此中，余口而後死，目擊廢興，故識此於其端云。』

弱侯此作，可謂眞知卓吾者，較陳明卿序藏書尤爲深切。卓吾反叛思想之激急，與社會之反響，以及自身所遭受之酷虐待遇，均足以見之。而焚書之內容，亦正與此相應。因此，我認

爲要了解卓吾，是非從焚書下手不可的，無力購置卓吾的全著作，卽此一部焚書，亦是足夠的。藏書等是他的史論，焚書却是代表他後期思想的總集。人人可以不讀藏書，而不能不讀焚書。卽使沒有機會讀焚書，至少也得一讀焚書中最精華的部分——卓吾的尺牘。

卓吾答焦漪園書，曾經自己說明焚書道：『更有一種，專與朋輩往來談佛乘者，名曰李氏焚書。大抵多因緣語，忿激語，不比尋常套語，恐覽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書，言其當焚而棄之也。』焚書寫作態度的特點，於此可見。『不比尋常套語，』這是讀焚書的人首先應該把握住的。

焚書以至於卓吾的尺牘，究竟有些怎樣的好處呢？這是有幾點可說的。第一，焚書不是一部普通的文集，而是一部光芒萬丈的思想論爭史。書裏面，沒有一篇文章，一封信，不是爲思想論爭，或有所爲而寫。是當時反正統思想的最顯明，最具體，最叛逆的表現。文字發生的目的，是爲着要傳達思想，焚書在這一意義上，是沒有絲毫的浪費的。第二，焚書不是一部才子書，而是一部刻苦的孜孜不倦的探討眞理的書。晚明人的著作，一般的都表現着才子氣，

山人氣，名士氣，而卓吾是獨不染這種惡習。一部焚書，是沒有一頁不表現着攻苦不倦，刻苦探討眞理的精神，沒有一篇不反映了勤奮的爲眞理努力的學者的態度。第三，焚書不是一部號稱爲文學，而在文學上，却有極高的價值與地位的書。讀過焚書的人，大概誰都可以看到，卓吾寫作的動機，決不像才人寫文章，要產生一篇所謂『優秀之作』，他祇是感到有話可說，有思想要傳達，提起筆來就寫，意盡則止的。他不注意於文字的修飾，他不注意於章句的整理，意想所到，筆則隨之，要奮怒就奮怒，要謾罵就謾罵，要說理打諢，就說理打諢，是極其自然的。也就因此，他的文字反而處處使人感到眞摯、自然、樸質、遒勁，在文學上的價值，超過一切矯揉做作，雕琢修飾之『才子名作』而上之。所以，就是學寫文章，我覺得也有推薦焚書的必要。

尺牘是焚書的一二卷，是全書最主要的部分，是更足以證明我的意見的。所以，當愼名先生看到了焚書，要標印全部尺牘的時候，我感到非常的高興。焚書的版本，就我所知，一共有四種。一是原刻，二是李卓吾集，三是陝西排印本，四是國學保存會的排印本。愼名先生最

初根據的，是我從劉大杰先生那裏借到的陝刊本。到排印將成的時候，我又從風雨樓主人鄧實先生那裏借到原刻，對校一過，發現陝刻本錯誤脫落甚多。最奇者，是原本脫去一頁，翻印者竟不知，故標題三蠢記的一篇，前半是三蠢，後半竟是三叛記，而三叛記成爲有目無文。第四論曲的玉合四首，鉛印本亦不見。愼名先生又根據這本子，把排好的校樣，細細的校過。最近纔得到國學保存會的刻本，卽是鄧實先生據原本排印的，書前加上了小修的李溫陵傳及焦弱侯的序。李卓吾集二十卷，是一直到現在還不曾看到，集子的前十三卷，據說就是焚書。

答應愼名先生寫一篇序，作一回李卓吾的思想研究，已經是很久了，以人事匆匆，迄未着筆。近來流落在外，寂居無聊，頗有寫定這篇文字的心思，顧身旁僅有最近買到的半部鄧刻焚書，自己的書和日常所抄的關於卓吾研究的材料又拿不着，結果仍舊是難以如願。而尺牘，據說已經排好很久了，序是不能再延的，無已，祇得先寫這樣的一篇，不知愼名先生和讀者諸君亦能諒我之『不得已』否？

英　一九三五年，三月。

附記

小引寄出後，自語堂先生處借得王守謙小隱窩爽言，文評中論卓吾云：『卓吾老子，腹內五車，不必論其焚書藏書初譚疑耀等，著作不一，皆非區區有心以文字見奇，乃其意不可一世，且眼睛亦空古人，即周公且加彈射，它可知已。然豈其文之不工哉？雜說一首，若遠若近，亦澹亦玄，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較之諸名子，又別是一番機梭矣。』其論斷與鄙見頗有相合之處。而小修在珂雪齋外集遊居柿錄卷一中所說：『其見地甚眞，入路甚正，一時之龍象也。』見地亦自不差。特並記之，以見當時人對卓吾理解之一班。至朱國楨湧幢小品及其他諸家著作中之反李卓吾意見，亦有可資參證者，惜材料一時無法取得，不再涉及矣。關於研究卓吾專籍，據我所見，有小修李溫陵外紀一種，凡四册，但書甚難得。此外，劉同人李卓吾墓志（帝京景物略卷八）一文，紀卓吾死事亦甚詳，吾已編入晚明十八家小品劉同人卷中。三月十七日晨追記。

禁書目錄中有懸榻編一種，盱江徐拙菴（芳）著，殊不多見，今日乃無意中得之。卷三

記中有李卓吾讓罵者一則云『頃錢牧齋宗伯語予云，十數年前，吳郡秦生某同載北舟中往往罵李卓吾不置。宗伯笑曰：「卓吾非可輕罵之人也。」至京師，生忽大病，見一人前讓曰：「我卓老也。子何人斯，而亦罵我！」生大懼，翌日市楮幣羹飯，祭而拜之，以謝愆焉。病尋愈，語宗伯曰：「卓老眞異人！」愚山子曰：「生何前倨而後恭也？」或曰：「卓老生平罵人，乃不許人罵，可謂恕乎？」愚山子曰：「有卓老口口口眼者，罵卓老可也。世之罵卓老者，皆卓老之所謂子何人斯者也。」』此當然是無稽之談，但當日擁護卓吾與反卓吾兩派相爭之激，已可見矣。三月十九日夜再追記。

李温陵傳

李温陵者，名載贄，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爲校官，徘徊郎署間，後爲姚安太守。公爲人中燠外冷，丰骨稜稜，性甚卞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參其神契者不與言。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學，有道學先生語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潛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於語言文字之表，諸執筌蹄者了不能及。爲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寘名僧其間，簿書有隙，即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顧。祿俸之外，了無長物，陸績鬱林之石，任昉桃花之米，無以過也。久之，厭圭組，遂入鷄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以歸。初與楚黃安耿子庸善，龍郡遂不歸，曰：『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還餘日，即爲至快，何必故鄉也？』遂攜妻女客黃安。中年得數男，皆不育。體素癯，澹於聲色，又癖潔，

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置妾婢。後妻女欲歸，趣歸之，自稱流寓客子。既無家累，又斷俗緣，參求乘理，極其超悟，剔膚見骨，迴絕理路，出爲議論，皆爲刃劍上事。獅子迸乳，香象絕流，發詠孤高，少有酬其機者。子庸死，子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脫，恐子姪效之，有遺棄之病，數至箴切，公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鍵，日以讀書爲事。性愛掃地，數人縛帚不給。衿裙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卽令之遠坐，嫌其臭味。其忻賞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語。滑稽排調，銜口而發，既能解頤，亦可刺骨。所讀書皆鈔寫善本；東國之祕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籐丹筆，逐字讎校，肌襞理分，時出新意。其爲文，不阡不陌，攄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迫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每研墨伸楮，則解衣大叫，作兎起鶻落之狀，其得意者亦甚可愛，瘦勁險絕，鐵腕萬鈞，骨稜稜紙上。一日惡頭瘙，倦於梳櫛，遂去其髮，獨存髻鬚。公氣既激昂，行復詭異，斥異端者日益側目。與耿公往復辯論，每一札，累累萬言，發道學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高其識，欽其才，畏其筆，始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

逐之，於時左豁劉公東星迎公武昌，舍蓋公之堂。自後屢歸屢游，劉公迎之沁水，梅中丞迎之雲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無何復歸麻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又誤信而逐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於北通州。又會當事者欲刊異端以正文體，疏論之，遣金吾緹騎逮公。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是逮者至，邸舍囂囂，公曰：『問馬公。』馬公曰：『衞士至。』公力疾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爲我也，爲我取門片來！』遂臥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馬公願從，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不有老父在？』馬公曰：『朝廷以先生爲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則俱死耳，終不令先生往而已獨留。』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門之牘尼馬公行者紛至，其僕數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馬公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寘訊，侍者掖而入，臥於堦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具在於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崛強，獄竟無所寘詞，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於獄舍中，作詩讀書自如。一日呼侍者薙髮，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

又問曰：『和尙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時馬公以事緩，歸覲其父，至是聞而傷之，曰：『吾護持不謹以致於斯也，傷哉！』乃歸其骸於通，爲之大治冢墓，營佛刹云。公素不愛著書，初與耿公辯論之語，多爲掌記者所錄，遂裒之爲焚書。後以時義詮聖賢深旨，爲說書。最後理其先所詮次之史，焦公等刻之於南京，是爲藏書。蓋公於誦讀之暇，尤愛讀史，於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爲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捷於呼吸，微於縷黍，世之小人既僥倖喪人之國，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重，護惜太甚，爲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淸淨無爲行所無事之旨，與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制君子，故往往明而不晦，激而不平，以至於亂，而世儒觀古人之跡，又概繩以一切之法，不能虛心平氣，求短於長，見瑕於瑜，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至於今接響傳聲，其觀場逐隊之見，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於是上下數千年之間，別出手眼，凡古所稱爲大君子者，有時攻其所短，而所稱爲小人不足齒者，有時不沒其所長。其意大抵在於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卽矯枉之過，不無偏有重輕，而舍其批駁謔笑之語，細心讀之，其破的中竅之處，大有補於世道人

心，而人遂以爲得罪於名教，比之毀聖叛道，則已過矣。昔馬遷班固各以意見爲史，馬遷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游俠，當時非之；而班固亦排守節，鄙正直。後世監二史之弊，汰其意見，一一歸之醇正。然二家之書，若揭日月，而唐宋之史，讀不終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狀，何也？豈非以獨見之處，卽其精光之不可磨滅者歟？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莊子，然未有因讀莊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卽汪洋自恣之人，又未必讀莊子也。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韓子，然未有因讀韓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卽天性刻薄之人，亦未必讀韓子也。自有此二書以來，讀莊子者撮其勝韻，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讀申韓之書，得其信賞必罰者，亦足以強主而尊朝廷，卽醇正如諸葛，亦手寫之以進後主，何嘗以意見少駁，遂盡廢之哉？夫六經洙泗之書，梁肉也，世之食梁肉太多者，亦能留滯而成痞，故治者以大黃蜀豆，瀉其積穢，然後脾胃復而無病，九賓之筵，鷄豚魚肉，相繼而進。至於海錯，若江瑤柱之屬，弊吻裂舌，而人思一朶頤。則謂公之書爲消積導滯之書可，謂世間一種珍奇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書亦可，特其出之也太蚤，故觀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然而窮公之所以罹禍，又不自書中來也。大都公之爲人，眞有不可知

者：本絕意仕進人也，而專談用世之略，謂天下事決非好名小儒之所能爲。本狷潔自厲，操若冰霜人也，而深惡枯清自矜刻薄瑣細者，謂其害必在子孫。本屏絕聲色，視情慾如糞土人也，而愛憐光景，於花月兒女之情狀，亦極其賞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與物不和人也，而於士之有一長一能者，傾注愛慕，自以爲不如。本息機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於古之忠臣義士，俠兒劍客，存亡雅誼，生死交情，讀其遺事爲之咋指砍案，投袂而起，泣淚橫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若夫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排揚勝已，跌宕王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子，稽叔夜視鍾會如奴隸，鳥巢可覆，不改其鳳味，變翮可鎩，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含刀若苗者也。嗟乎！才太高，氣太豪，不能埋照溷俗，卒就囹圄，慚柳下而愧孫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公晚年讀易，著書曰九正易因，意者公於易大有得，舍亢入謙，而今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書，若陽明先生年譜，及龍溪語錄，其類多不可悉記云。

外史袁中道曰：『公之於溫陵也學之否？』予曰：『雖好之，不學之也。其人不能學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公爲士居官，清節凜凜，而吾輩隨來輒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學也；公不入季

女之室，不登冶童之牀，而吾輩不斷情慾，未絕嬖寵，二不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輩汩沒塵緣，不親韋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勁節，不爲人屈，而吾輩膽力怯弱，隨人俯仰，五不能學也。若好剛使氣，快意恩讎，意所不可，動筆書之，不願學者一矣；既已離仕而隱，卽宜遁迹入山，而乃徘徊人世，禍逐名起，不願學者二矣；急乘緩戒，細行不修，任情適口，鑾刀狼藉，不願學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學者，將終身不能學；而其所不願學者，斷斷乎其不學之矣。故曰雖好之不學之也。若夫幻人之談，謂其既已髡髮，仍冠進賢，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謂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者也。』

李溫陵傳

李卓吾自傳

孔若谷曰：『吾猶及見卓吾居士，能論其大略云。居士別號非一，卓吾特其一號耳。卓又不一，居士自稱曰卓，載在仕籍者曰篤，雖其鄉之人亦或言篤，或言卓，不一也。』居士曰：『卓與篤，吾土音一也，故鄉人不辨而兩稱之。』予曰：『此易矣，但得五千絲付鐵匠銜銜梓入，改正矣。』居士笑曰：『有是乎？子欲吾以有用易無用乎？且夫卓固我也，篤亦我也，稱我以卓，我未能也，稱我以篤，亦未能也，予安在以未能易未能乎？』故至于今並稱卓篤焉。居士生大明嘉靖丁亥之歲，時維陽月，得全數焉。生而母太宜人徐氏沒，幼而孤，莫知所長。長七歲隨父白齋公，讀書歌詩習禮文，年十二試老農老圃論，居士曰：『吾時已知樊遲之問，在荷蕢丈人間，然而上大人丘乙己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須也，則可知矣。』論成，遂爲同學所稱，衆謂白齋公有子矣。居士曰：『吾時雖幼，早已知如此臆說，未足爲吾大人有子賀；且彼賀意，亦太鄙淺

不合於理。彼謂吾利口能言，至長大或能作文詞，博奪人間富若貴，以救賤貧耳，不知吾大人不爲也。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長七尺，目不苟視，雖至貧，輒時時脫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也，此豈可以世俗胸腹窺測，而預賀之哉！』稍長，復憒憒讀傳註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棄置不事，而閒甚無以消歲日，乃嘆曰：『此直戲耳，但剽竊得濫目足矣，主司豈一一能通孔聖精蘊者邪？』因取時文尖新可愛玩者，日誦數篇。臨場，得五百題旨下，但作繕寫謄錄生，卽高中矣。居士曰：『吾此倖不可再僥也。且吾父老，弟妹婚嫁各及時。』遂就祿，迎養其父，婚嫁弟妹各畢，居士曰：『吾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萬里，反遺父憂。雖然，共城宋李之才宦遊地也，有邵堯夫安樂窩在焉，堯夫居洛，不遠千里，就之才問道，吾父子儻亦聞道於此，雖萬里可也。且聞邵氏苦志參學，晚而有得，乃歸洛，始婚娶，亦既四十矣，使其不聞道，則終身不娶也。予年二十九而喪長子，且甚戚，夫不戚戚於道之謀，而惟情是念，視康節不益愧乎？』安樂窩在蘇門山百泉之上，居士生於泉，泉爲溫陵禪師福地，居士謂：『吾溫陵人，當號溫陵居士，』至是日遊遨百泉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於

吾有夙緣哉！』故自謂百泉人，又號百泉居士云。在百泉五載，落落竟不聞道，卒遷南雍以去。數月聞白齋公沒，守制，東歸。時倭夷竊肆，海上所在兵燹，居士間關夜行晝伏，餘六月方抵家。抵家，又不暇試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姪晝夜登陴擊柝爲城守備，城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無糴處，居士家口零三十，幾無以自活。三年服闋，盡室入京，蓋庶幾欲以免難云。居京邸十閱月不得缺，囊垂盡，乃假館受徒，館復十餘月乃得缺，稱國子先生，如舊官。未幾竹軒大父訃又至，是日也，居士次男亦以病卒于京邸，予聞之曰：『嗟嗟！人生豈不苦，誰謂仕宦樂？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邪？』弔之，入門見居士無異也。居士曰：『吾有一言與子商之，吾先曾大父大母歿五十多年矣，所以未歸土者，爲貧不能求葬地，又重違俗，恐取不孝譏。夫爲人子孫者以安親爲孝，未聞以卜吉自衞暴露爲孝也，天道神明，吾恐決不肯留吉地以與不孝之人。吾不孝罪莫贖矣，此歸必令三世依土，權置家室于河內，分賻金一半買田耕作自食，予以半歸卽可得也，第恐室人不從耳，我入不聽，請子繼之。』居士入反覆與語，黃宜人曰：『此非不是，但吾母老，孀居守我，我今幸在此，猶朝夕泣憶我，雙眼盲矣，若見我不歸必死。』語未終，淚下如雨，居

士正色不顧，宜人亦知終不能迕也，收淚改容謝曰：『好好，第見吾母道尋常無恙，莫太愁憶，他日自見吾也，勉行襄事，我不歸，亦不敢怨。』遂收拾行李托室買田種作如其願。時有權墨吏嚇富人財，不遂，假借漕河名色，盡徹泉源入漕，不許留半滴溝洫間，居士時相見，雖竭情代請不許，計自以數畝請必可許也。居士曰：『嗟哉！天乎！吾安忍坐視全邑萬頃，而令予數畝灌溉豐收哉！縱與必不受，肯求之？』遂歸。歲果大荒，居士所置田僅收數斛稗，長女隨，艱難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繼夭死。老媼有告者曰：『人盡饑，官欲發粟，聞其來者爲鄧石陽推官，與居士舊，可一請。』宜人曰：『婦人無外事，不可。且彼若有舊，又何待請邪？』鄧君果撥已俸二星并馳書與僚長各二兩者二至，宜人以半糴粟，半買花紡爲布，三年衣食無缺，鄧君之力也。居士曰：『吾時過家畢葬，幸了三世業緣，無宦意矣，回首天涯，不勝萬里妻孥之想。』乃復抵共城，入門，見室家歡甚，向二女，又知歸未數月俱不育矣。此時黃宜人泪相隨在目睫間，見居士色變，乃作禮，問葬事，及其母安樂。居士曰：『是夕也，吾與室人秉燭相對，眞如夢寐矣，乃知婦人勢逼情眞，吾故矯情鎮之，到此方覺屐齒之折也。』至京補禮部

司務，人或謂居士曰：『司務之窮，窮於國子，雖子能堪忍，獨不聞焉往而不得貧賤語乎？』蓋譏其不知止也。居士曰：『吾所謂窮，非世窮也，窮莫窮于不聞道，樂莫樂于安汝止，吾十年餘，奔走南北，祇爲家事，全忘却溫陵百泉安樂之想矣。吾聞京師人士所都，蓋將訪而學焉。』人曰：『子性太窄，常自見過，亦時時見他人過，苟聞道，當自宏闊。』居士曰：『然。予實窄。』遂以宏父自命，故又爲宏父居士焉。居士五載春官，潛心道妙，憾不得起白齋公於九原，故其思白齋公也益甚，又自號思齋居士。一日告我曰：『子知我久，我死請以誌囑。雖然，予若死于朋友之手，一聽朋友所爲，若死于道路，必以水火葬，決不以我骨貽累他方也。墓誌可不作，作傳其可。』予應曰：『予何足以知居士哉？他年有顧虎頭知居士矣。』遂著論，論其大略。後予遊四方，不見居士者久之，故自金陵已後，皆不撰述。或曰：『居士死於白下；』或曰：『尚在滇南未死也。』

李卓吾尺牘全稿

李卓吾尺牘全稿

目次

答周西巖……（三）
答周若莊……（四）
與焦弱侯……（五）
答鄧石陽……（七）
又答石陽太守……（八）
答李見羅先生……（一〇）
答焦漪園……（一一）

復丘若泰……（一四）
復鄧石陽……（一五）
復周南士……（二〇）
答鄧明府……（二二）
答耿中丞……（二三）
又答耿中丞……（二六）
與楊定見……（二七）
復京中友朋……（二八）
又答京友……（三一）
復宋太守……（三三）
答耿中丞論淡……（三四）
答劉憲長……（三五）

答周友山……（三七）
答周柳塘……（三七）
與耿司寇告別……（三八）
答耿司寇……（四一）
答鄧明府……（五〇）
復周柳塘……（五四）
寄答耿大中丞……（五五）
與莊純夫……（五七）
復焦弱侯……（五九）
又與焦弱侯……（六二）
復鄧鼎石……（六四）
寄答京友……（六六）

與曾中野……（六七）
與曾繼泉……（六八）
答劉方伯書……（六九）
答莊純夫書……（七一）
與周友山書……（七一）
又與周友山書……（七三）
與焦漪園……（七四）
與劉晉川書……（七四）
與友朋書……（七五）
答劉晉川書……（七六）
別劉肖川書……（七七）
答友人書……（七七）

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七八）
復耿侗老書……（八〇）
與李惟清……（八一）
與明因……（八二）
與焦弱侯……（八三）
與弱侯……（八五）
與方伯雨柬……（八六）
與楊定見……（八六）
與楊鳳里……（八七）
又與楊鳳里……（八八）
與梅衡湘 答書二首附……（八八）
復麻城人書……（九〇）

與河南吳中丞書……（九一）
答陸思山……（九二）
與周友山……（九三）
與友山……（九三）
寄京友書……（九四）
與焦弱侯書……（九五）
復士龍悲二母吟……（九七）
復晉川翁書……（九九）
書晉川翁壽卷後……（一〇〇）
會期小啓……（一〇〇）
與友人書……（一〇一）
復顧沖菴翁書……（一〇三）

又書……（一〇四）
又書使通州詩後 附顧冲老送行序……（一〇四）
復澹然大士……（一〇七）
爲黃安二上人三首……（一〇八）
復李漸老書……（一一二）
答澹然師……（一一三）
又……（一一四）
又……（一一五）
又……（一一六）
又……（一一七）
與澄然……（一一八）
答自信……（一一八）

又……（一二〇）
又……（一二一）
又……（一二二）
又……（一二三）
答明因……（一二四）
又……（一二五）
附錄　卓吾詩全稿雜述九篇……（一三一）

正

編

卓吾尺牘全稿

此页空白

李卓吾尺牘全稿

答周西巖

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嘗不可使之知也。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無情難告語也。賢智愚不肖不可使知者，以其有情難告語也。除是二種，則爲牛馬驢駝等，當其深愁痛苦之時，無不可告以生知，語以佛乘也。據渠見處，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不生知，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識半生以前所作所爲，皆是誰主張乎？不幾於日用而不知乎？不知尚可，更自謂目前不敢冒認作佛，既目前無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時，佛方眞有，則今日不作佛時，佛又何處去也？或有或無，自是識心分別，妄爲有無，非汝佛有有有無也明矣。且既自謂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謂此

生不成人乎？吾不知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也？既無以自立，則無以自安，無以自安，則在家無以安家，在鄉無以安鄉，在朝廷無以安朝廷，吾又不知何以度日，何以面於人也？吾恐縱謙讓，決不肯自謂我不成人也審矣。既人成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寧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若必待士宦婚嫁事畢然後學佛，則是成佛必待無事，是事有礙於佛也。有事未得作佛，是佛無益於事也。佛無益於事，成佛何爲乎？事有礙於佛，佛亦不中用矣，豈不深可笑哉！纔等待，便千萬億刼，可畏也。

答周若莊

明德本也，親民末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苟不明德以修其身，是本亂而求末之治，胡可得也。人之至厚者莫如身，苟不能明德以修身，則所厚者薄，無所不薄，而謂所薄者厚，無是理也，故曰『未之有也。』今之談者，乃舍明德而直言親民，何哉？不幾於舍本而圖末，薄所厚而欲厚所薄乎？且明德者，吾之所本有，明明

德於天下者，亦非強人之所本無。故又示之曰『在止於至善』而已。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於此而知所止，則明明德之能事畢矣。故終篇更不言民如何親，而但曰『明德』。更不言德如何明，而但曰『止至善』。不曰善如何止，而但曰『知止』。不曰止如何知，而直曰『格物以致其知』而已。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蓋格物則自無物，無物則自無知。故既知所止，則所知亦止，苟所知未止，亦未爲知止也。故知止其所不知，斯致矣。予觀大學如此詳細開示，無非以德未易明，止未易知，故又贊之曰『人能知止，則常寂而常定也。至靜而無欲也。安安而不遷也。百慮而一致也。』今之談者，切已自反，果能常寂而常定乎？至靜而無欲乎？安固而不搖乎？百慮而致之一乎？是未可知耳。奈之何遽以知止自許，明德自任也？然則顏子終身以好學稱，曾子終身以守約名，果皆非耶？果皆偏而不全之學耶？世固有終其身覓良師友，親近善知識，而卒不能收寧止之功者，亦多有之；況未嘗一日親近善知識，而遂以善知識自任乎？

與焦弱侯

人猶水也，豪傑猶巨魚也。欲求巨魚，必須異水，欲求豪傑，必須異人，此的然之理也。今夫井非不清潔也，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飲食，非不切切於人，若不可缺以旦夕也，然持任公之釣者，則未嘗井焉之之矣。何也？以井不生魚也，欲求三寸之魚，亦了不可得矣。今夫海未嘗清潔也，未嘗甘旨也，然非萬斛之舟不可入，非生長於海者不可以履於海，蓋能活人，亦能殺人，能富人，亦能貧人，其不可恃之以爲安，倚之以爲常也明矣。然而鵾鵬化焉，蛟龍藏焉，萬寶之都，而吞舟之魚所樂而遊遨也。彼但一開口，而百丈風帆並流以入，曾無所於礙，則其腹中固已江漢若矣。此其爲物，豈豫且之所能制，網罟之所能牽耶？自生自死，自去自來，水族千億，惟有驚怪長太息而已，而況人未之見乎？予家泉海，海邊人謂予言：『有大魚入港，潮去不得去，呼集數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魚背，恣意砍割，連數十百石，是魚猶恬然如故也。俄而潮至，復乘之而去矣。』然此猶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則茲魚亦苦不大也。予有友莫姓者，住雷海之濱，同官滇中，親爲我言：『有大魚如山，初視猶以爲雲若霧也。中午，霧盡收，果見一山在海中，連亙若太行，自東徙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則是魚也，其長又奚啻三千餘里者哉？嗟乎！豪

傑之士，亦若此焉爾矣。今若索豪士於鄉人皆好之中，是猶釣魚於井也，胡可得也？則其人可謂智者與何也？豪傑之士，決非鄉人之所好，而鄉人之中，亦決不生豪傑。古今賢聖，皆豪傑爲之，非豪傑而能爲聖賢，自古無之矣。今日夜汲汲欲與天下之豪傑共爲賢聖，而乃索豪傑於鄉人，則非但失却豪傑，亦且失却賢聖之路矣，所謂北轅而南其轍，亦又安可得也。吾見其人決非豪傑，亦決非有爲聖賢之眞志者。何也？若是眞豪傑，決無有不識豪傑之人；若是眞志要爲聖賢，決無有不知聖賢之路者，尙安有坐井釣魚之理也？

答鄧石陽

穿衣喫飯，卽是人倫物理，除却穿衣喫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學者只宜於倫物上識眞空，不當於倫物上辨倫物，故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於倫物上加明察，則可以達本而識眞源；否則只在倫物上計較忖度，終無自得之日矣。支離易簡之辨，正在於此。明

察得眞空，則爲由仁義行，不明察，則爲行仁義，入於支離而不自覺矣，可不愼乎？昨者復書，眞空十六字已說得無滲漏矣，今復爲註解以請正，何如？所謂空不用空者，謂是太虛空之性，本非人之所能空也，若人能空之，則不得謂之太虛空矣，有何奇妙而欲學者專以見性爲極則也耶？所謂終不能空者，謂若容得一毫人力，便是塞了一分眞空，塞了一分眞空，便是染了一點塵垢，此一點塵垢，便是千刼繫驢之橛，永不能出離矣，可不畏乎！世間蕩平大路，千人共由，萬人共履，我在此，兄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若自生分別，則反不如百姓日用矣，幸裁之！弟老矣！作筆草草，甚非其意。兄倘有志易簡之理，不願虛生此一番，則弟雖吐肝膽之血以相究證，亦所甚願。如依舊橫此見解，不復以生死爲念，千萬勿勞賜教也！

又答石陽太守

兄所教者，正朱夫子之學，非虞廷精一之學也。精則一，一則不二，不二則平。一則精，精則不疎，不疎則實。如渠老所見甚的確，非虛也，正眞實地位也。所造甚平易，非高也，正平等境界

也。蓋親得趙老之傳者，雖其東西南北終身馳逐於外，不免遺棄之病，亦其迹耳，獨不有所以迹者乎？迹則人人殊，有如面然。面則千萬其人，亦千萬其面矣。人果有千萬者乎？渠惟知其人之無千萬也，是以謂之知本也，是以謂之一也。又知其面之不容不千萬，而一聽其自千自萬也，是以謂之至一也，是以謂之大同也。如其迹，則渠老之不同於大老，亦猶大老之不同於心老，心老之不同於陽明老也。若其人，則安有數老之別哉？知數老之不容分別，此數老之學所以能繼千聖之絕，而同歸於『一以貫之』之旨也。若概其面之不同，而遂疑其人之有異，因疑其人之有異，而遂疑其學之不同，則過矣。渠正充然滿腹也，而我以畫餅不充疑之；渠正安穩在彼岸也，而我以虛浮無歸宿病之；是急人之急，而不自急其急者，故弟亦願兄之加三思也。使兄之學眞以朱子者爲是，而以精一之傳爲非是，則弟更何說乎？若猶有疑於朱子，而尙未究於精一之宗，則兄於此當有不容以已者在。今據我二人論之：兄精切於人倫物理之間，一步不肯放過；我則從容於禮法之外，務以老而自佚；其不同者如此。兄試靜聽而細觀之，我二人同乎，不同乎？一乎，不一乎？若以不同看我，以不一看我，誤矣。但得一萬事畢，更無有許多

物事及虛實高下等見解也。到此，則誠意爲眞誠意，致知爲眞致知，格物爲眞格物，說誠意亦可，說致知亦可，說格物亦可，何如何如？我二人老矣！彼此同心，務共證盟千萬古事業，勿徒爲泛泛會聚也。

答李見羅先生

昔在京師時，多承諸公接引，而承先生接引尤勤。發蒙啓蔽，時或未省，而退實沉思，既久，稍通解耳。師友深恩，永矢不忘，非敢佞也。年來衰老非故矣。每念才弱質單，獨力難就，恐遂爲門下鄙棄，故往往極意參尋，多方選勝，冀或有以贊我者；而詎意學者之病又盡與某相類邪？但知爲人，不知爲己；惟務好名，不肯務實。夫某既如此矣，又復與此人處，是相隨而入於陷穽也。無名，天地之始，誰其能念之？以故閉戶却掃，怡然獨坐，或時飽後，散步涼天，箕踞行遊，出從二三年少，聽彼俚歌，聆此笑語，謔弄片時，亦足供醒脾之用，可以省却枳木丸子矣。及其飽悶已過，情景適可，則仍舊如前鎖門獨坐而讀我書也。其蹤跡如此，豈誠避人哉？若樂於避人，則

山林而已矣，不城郭而居也；故土而可矣，不以他鄉遊也。公其以我爲誠然否？然則此道也，非果有夕死之大懼，朝聞之眞志，聰明蓋世，剛健篤生，卓然不爲千聖所搖奪者，未可遽以與我共學此也。蓋必其人至聰至明，至剛至健，而又逼之以夕死，急之以朝聞，乃能退就實地，不驚不震，安穩而踞坐之耳。區區世名，且視爲浼己也，肯耽之？向時尙有賤累，今皆發回原籍，獨身在耳。太和之遊，未便卜期，年老力艱，非大得所，不敢出門戶。且山水以人爲重，未有人而千里尋山水者也。閒適之餘，著述頗有，嘗自謂當藏名山，以俟後世子雲，今則有公，則不啻玄宴先生也。計卽呈覽，未便以覆酒甕，其如無力繕寫何！飄然一身，獨往何難，從此東西南北，信無不可；但不肯入公府耳。此一點名心，終難脫却，然亦不須脫却也。世間人以此謂爲學者不少矣。由此觀之，求一眞好名者，舉世亦無，則某之閉戶又宜矣。

答焦漪園

承諭李氏藏書，謹抄錄一通，專人呈覽。年來有書三種，惟此一種繫千百年是非，人更八

百，簡帙亦繁，計不止二千葉矣。更有一種專與朋輩往來談佛乘者，名曰李氏焚書，大抵多因緣語、忿激語，不比尋常套語，恐覽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書」，言其當焚而棄之也。見在者百有餘紙，陸續則不可知，今姑未暇錄上。又一種，則因學士等不明題中大旨，乘便寫數句貽之，積久成帙，名曰李氏說書，中間亦甚可觀。如得數年未死，將語孟逐節發明，亦快人也。惟藏書宜閉秘之，而喜其論著稍可，亦欲與知音者一談，是以呈去也。其中人數既多，不盡妥當，則晉書、唐書、宋史之罪，非予責也。竊以魏晉諸人，標致殊甚，一經穢筆，反不標致，眞英雄子書作罷軟漢矣！眞風流名世者書作俗士，眞啖名不濟事客書作褒衣大冠，以堂堂巍巍自負，豈不眞可笑！因知范曄尙爲人傑，後漢尙有可觀。今不敢謂此書諸傳皆已妥當，但以其是非堪爲前人出氣而已，斷斷然不宜使俗士見之。望兄細閱一過，如以爲無害，則題數句于前，發出編次本意可矣，不願他人作半句文字於其間也。何也？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然此亦惟兄斟酌行之，弟既處遠，勢難遙度，但不至取怒於人，又不至汚辱此書，卽爲愛我。中間差譌甚多，須細細一番乃可。若論著則不可改，此吾精神心術所繫，法家傳爰之書，未易言也。本欲與上

人偕往面承指教，聞白下荒甚，恐途次有儆，稍待麥熟，或可買舟來矣。生平慕西湖佳勝，便於舟航，且去白下密邇。又今世俗子與一切假道學共以異端目我，我謂不如遂爲異端，免彼等以虛名加我，何如？夫我既已出家矣，特餘此種種耳，又何惜此種種而不以成此名邪？或一會兄而往，或不及會，皆不可知；第早晚有人往白下報曰：『西湖上有一白鬚老而無髮者，』必我也夫，必我也夫。前書所云鄧和尚者果何似？第一機卽是第二機，月泉和尚以婢爲夫人也。第一機不是第二機，豁渠和尚以爲眞有第二月在天上也。此二老宿果致虛極而守靜篤乎？此是何境界，而可以推測擬議之乎？故曰『億則屢中，』非不屢中也，而億焉，則其害深矣。夫惟聖人不億，不億故不中，不中則幾焉。何時聚首，合并共證斯事。潘雪松聞已行取，三經解刻在金華，當必有相遺，遺者多，則分我一二部，我於南華已無稿矣。當時特爲要删太繁，故於隆寒病中不四五日塗抹之。老子解亦以九日成。蓋爲蘇註未愜，故就原本添改數行。心經提綱則爲友人寫，心經畢，尙餘一幅，遂續墨而塡之，以還其人，皆草草了事，欲以自娛，不意遂成木災也。若藏書，則眞實可喜。潘新安何如人乎？既已行取，便當居言路作諍臣矣。不肖何以受知

此老也？其信我如是，豈眞心以我爲可信乎？抑亦從兄口頭，便相隨順信我也？若不待取給他人口頭，便能自着眼睛，索我於牝牡驪黃之外，知卓吾子之爲世外人也，則當今人才，必不能逃于潘氏藻鑑之外，可以稱具眼矣。

復丘若泰

丘書云：僕謂丹陽實病。柳云：何有於病？且要返身默識。識默邪？識病邪？此時若纖念不起，方寸皆空，當是丹陽，但不得及此境界耳。

苦海有八，病其一也。既有此身，卽有此海，既有此病，卽有此苦，丹陽安得而與人異邪？人知病之苦，不知樂之苦，樂者苦之因，樂極則苦生矣。人知病之苦，不知病之樂，苦者樂之因，苦極則樂至矣。苦樂相乘，是輪迴種，因苦得樂，是因緣法，丹陽雖上仙，安能棄輪迴，舍因緣，自脫于人世苦海之外邪？但未嘗不與人同之中，而自然不與人同者，以行糧素具，路頭素明也。此時正在病，只一心護病，豈容更有別念乎？豈容一毫默識工夫參于其間乎？是乃眞第一念也，

是乃眞無二念也，是乃眞空也，是乃眞纖念不起，方寸皆空之實境也，非謂必如何空之而後可至丹陽境界也。若要如何，便非實際，便不空矣。

復鄧石陽

昨承教言，對使裁謝，尙有未盡，謹復錄而上之。蓋老丈專爲上上人說，恐其過高，或有遺棄之病。弟則直爲下下人說，恐其沉溺，而不能出，如今之所謂出家兒者，祇知有持鉢糊口事耳。然世間惟下下人最多，所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若夫上上人，則舉世絕少，非直少也，蓋絕無之矣。如弟者，滔滔皆是人也，彼其絕無者，舉世旣無之矣，又何說焉？年來，每深歎憾，光陰去矣，而一官三十餘年，未嘗分毫爲國出力，徒竊俸餘以自潤。旣幸雙親歸土，弟妹七人，婚嫁各畢，各幸而不缺衣食，各生兒孫，獨予連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而年逼耳順，體素羸弱，以爲弟姪已滿目，可以無歉矣，遂自安慰焉。蓋所謂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時時煩懣，故遂棄官入楚，事善知識，以求少得。蓋皆陷溺之久，老

上海圖書館

而始覺絕未曾自棄於人倫之外者。平生師友，散在四方，不下十百，盡是仕宦忠烈丈夫如兄輩等耳。弟初不敢以彼等爲徇人，彼等亦不以我爲絕世，各務以自得而已矣。故相期甚遠，而形迹頓遺，願作聖者師聖，願爲佛者宗佛，不問在家出家，人知與否，隨其資性，一任進道，故得相與共爲學耳。然則所取於渠者，豈取其棄人倫哉？取其志道也。中間大略不過曰，其爲人倔強難化如此，始焉不肯低頭，而終也遂爾稟服師事。因其難化，故料其必能得道，又因其得道，而復喜其不負倔強初志，如此而已。然天下之倔強而不得道者多矣，若其不得道，則雖倔強，何益？雖出家，何用？雖至於斷臂然身，亦祇爲喪身失命之夫耳，竟何補也？故苟有志於道，則在家可也，孔孟不在家乎？出家可也，釋迦佛不出家乎？今之學佛者，非學其棄淨飯王之位而苦行於雪山之中也，學其能成佛之道而已。今之學孔子者，非學其能在家也，學其能成孔子之道而已。若以在家者爲是，則今之在家學聖者多矣，而成聖者其誰耶？若以出家爲非，則今之非釋氏者亦不少矣，而終不敢謂其非佛，又何也？然則學佛者，要於成佛爾矣。渠既學佛矣，又何說乎？承示云，趙老與胡氏書，極詆渠之非，曰：『雲水瓢笠之中，作此乞憐登龍之態，』覽教

至此，不覺泫然。斯言毒害，實刺我心，我與彼得無盡墮其中而不自知者乎？當時胡氏必以致仕爲高品，輕功名富貴爲善學者，故此老痛責渠之非以曉之，所謂言不怒則聽者不入是也。今夫人人盡知求富貴利達者之爲乞墦矣，而孰知雲水瓢笠之衆皆乞墦耶？使胡氏思之，得無知斯道之大，而不專在于輕功名富貴之間乎？然使趙老而別與溺于富貴功名之人言之，則又不如此矣。所謂因病發藥，因時治病，不得一概，此道之所以爲大也。吾謂趙老眞聖人也，渠當終身依歸，而奈何其遽舍之而遠去耶？然要之各從所好，不可以我之意而必渠之同此意也。獨念乞墦之辱，心實恥之，而卒不得免者，何居？意者或借聞見以爲聰明，或藉耳目以爲心腹與？或憑册籍以爲斷案，或依孔佛以爲泰山與？有一於此，我乃齊人，又安能笑彼渠也？此弟之所痛而苦也，兄其何以教之？承諭欲弟便毀此文，此實無不可，但不必耳。何也？人各有心，不能皆合，喜者自喜，不喜者自然不喜，欲覽者覽，欲毀者毀，各不相礙，此學之所以爲妙也。若以喜者爲是，而必欲兄丈之同喜；兄又以毀者爲是，而復責弟之不毀；則是各見其是，各私其學，學斯僻矣。抑豈以此言爲有累於趙老乎？夫趙老何人也？巍巍太山，學貫千古，乃一和尙能

累之，則亦無貴於趙老矣。夫惟陳相倍師，而後陳良之學始顯；惟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夫子，而後夫子之道益尊。然則趙老固非人之所能累也。若曰：『吾謂渠惜其以倍師之故，頓爲後世咦耳，』則渠已絕棄人世，逃儒歸佛，陷於大戮而不自愛惜矣，吾又何愛惜之有焉？吾以爲渠之學若果非，則當以此暴其惡於天下後世，而與天下後世共改之；若果是，則當以此顯其教於天下後世，而與天下後世共爲之；此仁人君子之用心，所以爲大同也。且觀世之人，孰能不避名色而讀異端之書者乎？堂堂天朝，行頒四書五經於天下，欲其幼而學，壯而行，以博高爵重祿，顯榮家世。不然者，有黜有罰，如此其詳明也，然猶有束書而不肯讀者，況佛教乎？佛教且然，況鄧和尚之語乎？況居士數句文字乎？吾恐雖欲拱手以奉之，彼卽置而棄之矣，而何必代之毀與棄也？弟謂兄聖人之資也，且又聖人之徒也；弟，異端者流也，本無足道者也。自朱夫子以至今日，以老佛爲異端，相襲而排擯之者，不知其幾百年矣。弟非不知，而敢以直犯衆怒者，不得已也，老而怕死也。且國家以六經取士，而有三藏之收，以六藝教人，而又有戒壇之設，則亦未嘗以出家爲禁矣。則如渠者，固國家之所不棄，而兄乃以爲棄耶？屢承接引之勤，苟非木

石，能不動念？然謂弟欲使天下之人皆棄功名妻子而後從事於學，果若是，是爲大蠹，弟不如是之甚也。然斯言也，吾謂兄亦太早計矣，非但未卵而求時夜者也。夫渠生長於內江矣，今觀內江之人，更有一人效渠之爲者乎？吾謂卽使朝廷出令，前鼎鑊而後白刃，驅而之出家，彼寧有守其妻孥以死者耳，必不願也。而謂一鄧和尙能變易天下之人乎？一無緊要居士能以幾句閒言語能使天下人盡棄妻子功名以從事於佛學乎？蓋千古絕無之事，千萬勿煩杞慮也。吾謂眞正能接趙老之脈者，意者或有待於兄耳。異日者，必有端的同門能共推尊老丈以爲師門顏閔，區區異端之徒，自救不暇，安能並驅爭先也？則此鄙陋之語勿毀之亦可。然我又嘗推念之矣，夫黃面老瞿曇，少而出家者也。李耳厭薄衰周，亦遂西遊不返，老而後出家者也。獨孔子老在家耳，然終身周流，不暇暖席，則在家時亦無幾矣。妻既卒矣，獨一子耳，更不聞其再娶誰女也，又更不聞其復有幾房妾媵也，則於室家之情亦太微矣。當時列國之主盡知禮遇夫子，然而夫子不仕也，最久者三月而已，不曰接淅而行，則曰明日遂行，則於功名之念亦太輕矣。居常不知叔梁紇葬處，乃葬其母於五父之衢，然後得合葬於防焉，則於掃墓之禮亦太

簡矣。豈三聖人於此，顧爲輕於功名妻子哉？恐亦未免遺棄之病哉？然則渠上人之罪過，亦未能遽定也。然以予斷之，上人之罪不在於後日之不歸家，而在於其初之輕於出家也。何也？一出家，卽棄父母矣，所貴於有子者，謂其臨老得力耳。蓋人旣老，便自有許多疾病，苟有子，則老來得力，病困時得力，臥床難移動時得力，奉侍湯藥時得力，五內分割痛苦難忍時得力，臨終嗚咽分付訣別聲氣垂絕時得力，若此時不得力，則與無子等矣，又何在於奔喪守禮以爲他人之觀乎？往往見今世學道聖人，先覺士大夫，或父母八十有餘，猶聞拜疾趨，全不念風中之燭滅在俄頃，無他，急功名而忘其親也。此之不責，而反責彼出家兒，是爲大惑，足稱顚倒見矣。吁吁！二十餘年傾蓋之友，六七十歲皓皤之夫，萬里相逢，聚首他縣，誓吐肝膽，盡脫皮膚，苟一毫衷赤不盡，尙有纖芥爲名作誑之語，靑霄白日，照耀我心，便當永墮無間，萬刼爲驢與兄騎乘，此今日所以報答百泉上知已之感也。縱兄有憾，我終不敢有怨。

復周南士

公壯年雄才抱璞未試者也。如僕本無才可用，故自不宜於用，豈誠與雲與鶴相類者哉？感媿甚矣。夫世間惟才不易得，故曰『才難。』若無其才而虛有其名，如殷中軍以竹馬之好，欲與大司馬抗衡，日附於王謝，是爲不自忖度，則僕無是矣。如公大才際明世，正宜藏蓄待時，爲時出力也。古有之矣，有大才而不見用於世者，世既不能用，而亦不求用，退而與無才者等，不使無才者疑，有才者忌，所謂『容貌若愚，深藏若虛，』老聃是也。今觀渭濱之叟，年八十矣，猶把釣持竿，不顧也。使八十而死，或不死而不遇西伯獵于渭，縱遇西伯，而西伯不尊以爲師，敬養之以爲老；有子若發，不武不能善承父志，太公雖百萬韜略，不用也。此皆所謂善藏其用者也。若夫嚴子陵陳希夷，汲汲欲用之矣，而有必用之心，無必用之形，故被裘墮驢，終名隱士，雖不遯心，而能遯迹，雖不見用才，亦見隱才矣。黃老而下，可多見耶？又若有大用之才，而能委曲以求其必用，時不必明良，道不論泰否，與世浮沉，因時升降，而用常在我，卒亦舍我不用而不可得，則管夷吾輩是也。此其最高矣乎！若乃切切焉以求用，又不能委曲以濟其用，操一已之繩墨，持前王之規矩，以方枘欲入圓鑿，此豈用世才哉？徒負却切切欲用本心矣，今之儒是

也。公今親遭明時，抱和璧，如前數子，皆所孰厭，當必有契詣者：僕特崖略之以俟擇耳。不然，欲用而不能委曲以濟其用，此儒之所以卒爲天下後世非笑也。

答鄧明府

何公死，不關江陵事。江陵爲司業時，何公只與朋輩同往一會言耳。言雖不中，而殺之之心無有也。及何公出，而獨向朋輩道『此人有欲飛不得』之云，蓋直不滿之耳。何公聞之，遂有『此人必當國，當國必殺我』等語。則以何公平生自許太過，不意精神反爲江陵所攝，於是憮然便有懼色。蓋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實，此等心腸是也。自後江陵亦記不得何公，而何公終日有江陵在念。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與吉安縉紳爲讐，然亦未嘗讐何公者，以何公不足讐也，特何公自爲讐耳。何也？以何公必爲首相必殺我之語，已傳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無有緣，卽是誰不甘心何公者乎？殺一布衣，本無難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則又何憚而不敢爲也？故巡撫緝訪之於前，而繼者踵其步。方其緝解

至湖廣也，湖廣密進揭帖於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須來問，輕則決罰，重則發遣，已矣。』及差人出閣門，應城李義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發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膽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應城之情狀可知矣。應城於何公，素有論學之忤，其殺之之心自有。又其時勢焰薰灼，人之事應城者如事江陵，則何公雖欲不死，又安可得邪？江陵此事甚錯，其原起於憾吉安，而必欲殺吉安人爲尤錯。今日俱爲談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傑也，故有殺身之禍。江陵，宰相之傑也，故有身後之辱。不論其敗而論其成，不追其跡而原其心，不責其過而賞其功，則二老者，皆吾師也，非與世之局瑣取容，埋頭顧影，竊取聖人之名以自蓋其貪位固寵之私者比也。是以復並論之以裁正於大方焉。所論甚見中蘊，可爲何公出氣，恐猶未察江陵初心，故爾贅及。

答耿中丞

昨承教言，深中狂愚之病。夫以率性之眞，推而擴之與天下爲公，乃謂之道。既欲與斯世

斯民共由之，則其範圍曲成之功大矣。『學其可無術歟？』此公至言也，此公所得於孔子而深信之以爲家法者也，僕又何言之哉？然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也。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於孔子而後足也。若必待取足於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爲人乎？故爲願學孔子之說者，乃孟子之所以止于孟子，僕方痛憾其非夫，而公謂我願之歟？且孔子未嘗教人之學孔子也，使孔子而教人以學孔子，何以顏淵問仁，而曰『爲仁由己而不由人』也歟哉？何以曰『古之學者爲己』，又曰『君子求諸己』也歟哉？惟其由己，故諸子自不必問仁於孔子；惟其爲己，故孔子自無學術以授門人；是無人無己之學也。無己，故學莫先於克己；無人，故教惟在於因人。試舉一二言之：如仲弓，居敬行簡人也，而問仁焉，夫子直指之曰『敬恕』而已。雍也聰明，故悟焉而請事。司馬牛遭兄弟之難，嘗懷憂懼，是謹言愼行人也，而問仁焉，夫子亦直指之曰『其言也訒』而已。牛也不聰，故疑焉而反以爲未足。由此觀之，孔子亦何嘗教人之學孔子也哉？夫孔子未嘗教人之學孔子，而學孔子者，務舍己而必以孔子爲學，雖公亦必以爲眞可笑矣。夫惟孔子未嘗以孔子教人學，故其得志也，必不以身爲教於天下。是故聖人在上，

萬物得所，有由然也。夫天下之人得所也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貪暴者擾之，而仁者害之也。仁者以天下之失所也而憂之，而汲汲焉欲貽之以得所之域，於是有德禮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縶其四體，而人始大失所矣。夫天下之民物衆矣，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條理，則天地亦且不能。是故寒能折膠，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熱能伏金，而不能伏競奔之子。何也？富貴利達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勢然也。是故聖人順之。順之則安之矣。是故貪財者與之以祿，趨勢者與之以爵，強有力者與之以權，能者稱事而官，懦者夾持而使，有德者隆之虛位，但取其瞻，高才者處以重任，不問出入，各從所好，各騁所長，無一人之不中用，何其事之易也！雖欲飾詐以投其好，我自無好之可投，雖欲揜醜以著其美，我自無醜之可揜，何其說之難也！是非眞能明明德於天下而坐致太平者歟？是非眞能不見一絲作爲之迹，而自享心逸日休之效者歟？然則孔氏之學術亦妙矣。則雖謂孔子有學有術以教人亦可也。然則無學無術者，其茲孔子之學術歟？公既深信而篤行之，則雖謂公自己之學術亦可也，但不必人人皆如公耳。故凡公之所爲自善，所用自廣，所學自當。僕自敬公，不必僕之似公也。公自當愛僕，不必公之賢於僕也。則公此

行，人人有彈冠之慶矣。否則同者少而異者多，賢者少而愚不肖者多，天下果何時而太平乎哉？

又答耿中丞

心之所欲爲者，耳更不必聞於人之言，非不欲聞，自不聞也。若欲不聞，孰若不爲，此兩者，從公決之而已。且世間好事甚多，又安能一一盡爲之耶？且夫吾身之所繫於天下者大也，古之君子，平居暇日，非但不能過人，亦且無以及人。一旦有大故，平居暇日表表焉欲以自見者，舉千億莫敢當前，獨此君子焉，稍出其緒餘者以整頓之，功成而衆不知，則其過於人也遠矣。譬之「龍泉」「太阿」，非斬蛟斷犀不輕試也。蓋小試則無味，小用則無餘，他日所就，皆可知矣。阿世之語，市井之談耳，何足復道之哉！然渠之所以知公者，其責望亦自頗厚。渠以人之相知，貴於知心，苟四海之內有知我者，則一鍾子足矣，不在多也。以今觀公，實未足爲渠之知已。夫渠欲與公相從于形骸之外，而公乃索之于形骸之內，嘵嘵焉欲以口舌辯說渠之是非，

以爲足以厚相知而答責望於我者之深意，則大謬矣。夫世人之是非，其不足爲渠之輕重也審矣。且渠初未嘗以世人之是非爲一已之是非也。若以是非爲是非，渠之行事，斷必不如此矣。此尤其至易明焉者也。蓋渠之學，主于出世，故每每直行而無諱；今公之學，既主於用世，則尤宜韜藏固閉而深居；迹相反而意相成，以此厚之，不亦可乎？因公言之，故爾及之，然是亦曉曉者，知其無益也。

與楊定見

此事大不可，世間是非紛然，人在是非場中，安能免也。於是非上加起買好遠怨等事，此亦細人常態，不足怪也。古人以眞情與人，卒至自陷者，不知多少，祇有一笑爲無事耳。今彼講是非，而我又與之講是非，講之不已，至於爭辯，人之聽者，反不以其初之講是非者爲可厭，而反厭彼爭辯是非者矣。此事昭然，但迷在其中而不覺耳。既惡人講是非矣，吾又自講是非，講之不已，至於爭，爭不已，至於失聲，失聲不已，至於爲讎。失聲則損氣，多講則損身，爲讎則失親，

其不便宜甚矣。人生世間，一點便宜亦自不知求，豈得爲智乎？且我以信義與人交，已是不智矣，而又責人之背信背義，是不智上更加不智，愚上加愚，雖稍知愛身者不爲，而我可爲之乎？雖稍知便宜者必笑，而可坐令人笑我乎？此等去處，我素犯之；但能時時自反而克之，不肯讓便宜以與人也。千萬一笑，則當下安妥，精神復完，胸次復舊開爽。且不論讀書作舉業事，只一場安穩睡覺，便屬自己受用矣。此大可嘆事，大可恥事，彼所爭與誣者，反不見可歎可恥也！

復京中友朋

來教云：『無求飽，無求安，此心無所繫著，卽便是學。註云：心有在而不暇及，若別有學在，非也。就有道，則精神相感，此心自正，若謂別出所知見相正，淺矣。』又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當作去聲，卽侯明撻記，第欲並生纔說殄行，猶不憤疾于頑。可見自古聖賢，原無惡也。』曰：『「舉直錯諸枉，」錯非舍棄之，蓋錯置之錯也。卽諸枉者，亦要錯置之，使之得所，未忍終棄也。』又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只此一親字，便是孔門學脈。能親，便是生機，些

子意思，人人俱有，但知體取，就是保任之擴充之耳。』來示如此，敢以實對。夫曰安飽不求，非其性與人殊也。人生世間，惟有學問一事，故時敏以求之，自不知安飽耳，非有心於不求也。若無時敏之學，而徒用心於安飽之間則僞矣。既時敏於學，則自不得不愼於言。何也？吾之學未曾到手，則何敢言？亦非有意愼密其間，而故謹言以要譽於人也。今之敢爲大言，便偃然高坐其上必欲爲人之師者，皆不敏事之故耳。夫惟眞實敏事之人，豈但言不敢出，食不知飽，居不知安而已；自然奔走四方求有道以就正。有道者，好學而自有得，大事到手之人也。此事雖大，而路徑萬千，有頓入者，有漸入者，漸者雖迂遠費力，猶可望以深造，若北行而南其轍，入海而上太行，則何益矣？此事猶可，但無益耳，未有害也。苟一入邪途，豈非求益反損，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乎？是以不敢不就正也。如此就正，方謂好學，方能得道，方是大事到手，方謂不負時敏之勤矣。如此，則我能明明德，既能明德，則自然親民，如向日四方有道爲我所就正者，我既眞切向道，彼決無有厭惡之理，決無不相親愛之事，決無不吐肝露膽與我共證明之意。何者？明明德者，自然之用，固如是也。非認此爲題目，爲學脈，而作意以爲之也。今無明明德之功，

而遽曰親民，是未立而欲行，未走而欲飛，且使聖人明明德喫緊一言，全爲虛說矣。故苟志於仁，則自無厭惡。何者？天下之人，本與仁者一般，聖人不曾高，衆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惡耳。所以有惡者，惡鄉愿之亂德，惡久假之不歸，名爲好學而實不好學者耳。若世間之人，聖人與仁人胡爲而惡之哉？蓋已至於仁，則自然無厭惡，已能明德，則自能親民，皆自然而然，不容思勉，此聖學之所以爲妙也。故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何等自然！何等不容已！今人把不厭不倦做題目在手裏做，安能做得成？安能眞不厭不倦也？聖人只教人爲學耳，實能好學，則自然到此，若不肯學，而但言不厭不倦，則孔門諸子，當盡能學之矣，何以獨稱顏子爲好學也邪？既稱顏子爲學不厭，而不曾說顏子爲教不倦者，可知明德親民，教立而道行，獨有孔子能任之，雖顏子不敢當乎此矣。今人未明德而便親民，未能不厭，而先學不倦，未能愼言以敏於事，而自謂得道，肆口妄言之，不恥未能一日就有道以求正，而便以有道自居，欲以引正於人人，吾誠不知其何說也？故未明德者，便不可說親民，未能至仁者，便不可說無厭惡。故曰『毋友不如己者，』以此愼交，猶恐有便辟之友，善柔之友，

故曰『賜也日損』以其悅與不若己者友耳，如之何其可以妄親而自處于不聞過之地也乎？故欲敏事而自明己德，須如顏子終身以孔子爲依歸，庶無失身之悔，而得好學之實。若其他弟子，則不免學夫子之不厭而已，學夫子之不倦而已，畢竟不知夫子之所學爲何物，自己之所當有事者爲何事，雖同師聖人，而卒無得焉者，豈非以此之故與？吁！當夫子時，而其及門之徒已如此矣！

又答京友

善與惡對，猶陰與陽對，柔與剛對，男與女對。蓋有兩則有對，既有兩矣，其勢不得不立虛假之名以分別之，如「張三」「李四」之類是也。若謂「張三」是人，而「李四」非人，可與？不但是也，均此一人也，初生則有乳名，稍長則有正名，既冠而字，又有別號，是一人而三四名稱之矣。然稱其名則以爲犯諱，故長者咸諱其名而稱字，同輩則以字爲嫌而稱號，是以號爲非名也。若以爲非名，則不特號爲非名，字亦非名，諱亦非名，自此人初生，未嘗有名字夾帶

將來矣，胡爲乎而有許多名？又胡爲乎而有可名與不可名之別也？若直曰名而已，則諱固名也，字亦名也，號亦名也，與此人原不相干也，又胡爲而諱？胡爲而不諱也？甚矣！世人之迷也。然猶可委曰號之稱美，而名或不美焉耳。然朱晦翁之號，不美矣，朱熹之名，美矣，熹者，光明之稱，而晦者，晦昧不明之象，朱子自謙之號也。今者稱晦菴則學者皆喜，若稱之曰朱熹，則必甚怒而按劍矣。是稱其至美者則以爲諱，而舉其不美者反以爲喜，是不欲朱子美，而欲朱子不美也，豈不亦顚倒之甚與？近世又且以號爲諱，而直稱曰「翁」曰「老」矣。夫使翁而可以尊人，則曰「爺」曰「爹」，亦可以尊人也。若以爲爺者，奴隸之稱，則今之子稱爹，孫稱爺者，非奴隸也。爺之極爲翁，爹之極爲老，稱翁稱老者，非奴隸事，獨非兒孫事乎？又胡爲而舉世皆與我爲兒孫也？近世稍知反古者，至或同儕相與呼字以爲不俗，吁！若眞不俗，稱字固不俗，稱號亦未嘗俗也。蓋直曰名之而已，又何爲乎獨不可同於俗也？吾以謂稱爹與爺，亦無不可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善與惡之名，率若此矣。蓋惟至於仁者，然後無惡之可名，此蓋自善惡未分之前言之耳。此時善且無有，何有於惡也邪？噫！非苟志於仁者，其孰能知之？苟者，誠也；仁者，生之理也；

學者欲知無惡乎？其如志仁之學吾未之見也與哉！

復宋太守

千聖同心，至言無二，紙上陳語，皆千聖苦心苦口爲後賢後人，但隨機說法，有大小二乘，以待上下二根。苟是上士，則當究明聖人上語，若甘爲下士，只作世間完人，則不但孔聖以及上古經籍爲當服膺不失，雖近世有識名士，一言一句，皆有切于身心，皆不可以陳語目之也。且無徵不信久矣，苟不取陳語以相證，恐聽者益以駭愕。故凡論說，必據經引傳，亦不得已焉耳。今據經則以爲陳語，漫出胸臆，則以爲無當，則言者亦難矣！凡言者，言乎其不得不言者也。爲自己本分上事，未見親切，故取陳語以自考驗，庶幾合符，非有閒心事、閒工夫、欲替古人擔憂也。古人往矣，自無憂可擔，所以有憂者，謂於古人上乘之談未見有契合處，是以日夜焦心，見朋友則共討論。若只作一世完人，則千古格言，盡足受用，半字無得說矣。所以但相見便相訂證者，以心志頗大，不甘爲一世人士也。兄若恕其罪而取其心，則弟猶得免于罪責；如以爲

大言不慚，貢高矜已，則終將緘默，亦容易耳。

答耿中丞論淡

世人白晝寐語，公獨於寐中作白晝語，可謂常惺惺矣。子禮於此淨業，亦見得分數明，但不知湔磨刷滌之云，果何所指也？夫古之聖人，蓋嘗用湔刷之功矣；但所謂湔磨者，乃湔磨其意識，所謂刷滌者，乃刷滌其聞見。若當下意識不行，聞見不立，則此皆爲寐語，但有纖毫，便不是淡，非常惺惺法也。蓋必不厭，然後可以語淡，故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若苟有所忻羨，則必有所厭舍，非淡也。又惟淡，則自然不厭，故曰我學不厭。若以不厭爲學的，而務學之以至于不厭，則終不免有厭時矣，非淡也，非虞廷精一之旨也。蘊精則一，一則純；不精則不一，不一則雜，雜則不淡矣。由此觀之，淡豈可以易言乎？是以古之聖人，終其身于問學之場焉，講習討論，心解力行，以至于寢食俱廢者，爲淡也。淡又非可以智力求，淡又非可以有心得。夫世之君子，厭常者必喜新，而惡夫異者則又不樂語怪。不知人能放開眼目，固無尋常而不奇怪，亦無奇怪

而不尋常也。經世之外，寧別有出世之方乎？出世之旨，豈復有外於經世之事乎？故達人宏識，一見虞廷揖讓，便與三杯酒齊觀；巍巍堯舜事業，便與太虛空浮雲並壽，無他故焉，其見大也。見大故心泰，心泰故無不足，既無不足矣，而又何羨邪？若祇以平日之所飫聞習見者爲平常，而以其罕聞驟見者爲怪異，則怪異平常，便是兩事，經世出世，便是兩心，勳華之盛，揖遜之隆，比之三家村裏甕牖酒人，眞不啻幾千萬里矣，雖欲淡，得與？雖欲無然歆羨，又將能與？此無他，其見小也。願公更不必論瀹磨刷滌之功，而惟直言問學開大之益，更不必慮虛見積習之深，而惟切究師友淵源之自，則康節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者，當自得之，不期淡而自淡矣，不亦庶乎契公作人之旨，而不謬爲常惺惺語也邪？

答劉憲長

自孔子後，學孔子者，便以師道自任，未曾一日爲人弟子，便去終身爲人之師，以爲此乃孔子家法，不如是不成孔子也。不知一爲人師，便只有我教人，無人肯來教我矣。且孔子而前，

豈無聖人？要皆遭際明時，得位行志。其不遇者，如太公八十已前，傅說版築之先，使不遇文王高宗，終身涓濱老叟、巖穴胥靡之徒而已，夫誰知之？彼蓋亦不求人知也。直至孔子而始有師生之名，非孔子樂爲人之師也，亦以逼迫不過，如關令尹之遇老子，攔住當關，不肯放出，不得已而後授以五千言文字。但老子畢竟西遊，不知去向；惟孔子隨順世間，周遊既廣，及門漸多，又得天生聰明顏子與之辯論，東西遨遊，既無好興，有賢弟子，亦足暢懷，遂成師弟名目，亦偶然也。然顏子沒而好學遂亡，則雖有弟子之名，亦無有弟子之實矣。弟每笑此等輩，是以情願終身爲人弟子，不肯一日爲人師父。茲承遠使童子前來出家，弟謂剃髮未易，且令觀政數時，果發願心，然後落髮未晚。縱不落髮，亦自不妨，在彼在此，可以任意，不必立定跟脚也。蓋生死事大，非辦鐵石心腸，未易輕造。如果眞怕生死，在家出家，等無有異。目今巍冠博帶，多少肉身菩薩在于世上，何有棄家去髮然後成佛乎？如弟不才，資質魯鈍，又性僻嬾，倦於應酬，故託此以逃，非爲眞實究竟當如是也。如丈朴實英發，非再來菩薩而何？若果必待功成名遂，乃去鑿頓手脚，晚矣。今不必論他人，卽今友山見在西川，他何曾以做官做佛爲兩事哉？得則頓同諸

佛，不理會則當面錯過，但不宜以空談爲事耳。

答周友山

所諭豈不是，第各人各自有過活物件。以酒爲樂者，以酒爲生，如某是也。以色爲樂者，以色爲命，如某是也。至如種種，或以博奕，或以妻子，或以功業，或以文章，或以富貴，隨其一件，皆可度日。獨予不知何說，專以良友爲生？故有之則樂，舍之則憂，甚者馳神于數千里之外，明知不可必得，而神思奔逸，不可得而制也，此豈非天之所獨苦邪？無念已往南京，庵中甚清氣。楚侗回，雖不曾相會，然覺有動移處，所憾不得細細商搉一番。彼此俱老矣，縣中一月間報赴閻王之召者，遂至四五人，年皆未滿五十，令我驚憂，又不免重爲楚侗老子憂也。蓋今之道學，亦未有勝似楚侗老者。叔臺想必過家，過家必到舊縣，則得相聚也。

答周柳塘

伏中微洩，秋候自當清泰。弟苦不小洩，是以火盛，無之奈何！樓下僅容喘息，念上天降虐，祇爲大地人作惡，故重譴之，若不勉受酷責，是愈重上帝之怒。有飯吃而受熱，比空腹受熱何如？以此思之，故雖熱，不覺熱也。且天災時行，人亦難逃，人人亦自有過活良法，所謂君子用智，小人用力，強者有搬運之能，弱者有就食之策，自然生出許多計智。最下者無力無策，又自有身任父母之憂者大爲設法區處，非我輩竝生竝育之民所能與謀也。蓋自有受命治水之禹，承命教稼之稷，自然當任已饑已溺之事，救焚拯溺之憂，我輩安能代大匠斲哉？我輩惟是各親其親，各友其友，各自有親友，各自相告訴，各各盡心量力相救助，若非吾親友，非吾所能謀，亦非吾所宜謀也。何也？願外之思，出位之誚也。

與耿司寇告別

新邑明睿，唯公家二三子姪可以語上。『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此則不肖之罪也。其餘諸年少，或聰明未啓，或志向未專，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則爲失言。』此則僕無是

矣。雖然，寧可失言，不可失人。失言猶可，失人豈可乎哉？蓋人才自古爲難也。夫以人才難得如此，苟幸一得焉而又失之，豈不憾哉？嗟夫！顏子沒而未聞好學，在夫子時，固已苦於人之難得矣。是以求之七十子之中而不得，乃求之於三千之衆，求之三千而不得，乃不得已焉周流四方以求之。既而求之上下四方，而卒無得也，於是動歸予之歎曰：『歸與歸與！吾黨小子，亦有可裁者。』其切切焉唯恐失人如此，以是知中行眞不可以必得也。狂者不蹈故襲，不踐往跡，見識高矣，所謂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誰能當之，而不信凡鳥之平常，與已均同於物類，是以見雖高而不實，不實則不中行矣。狷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如夷齊之倫，其守定矣，所謂虎豹在山，百獸震恐，誰敢犯之，而不信凡走之皆獸，是以守雖定而不虛，不虛則不中行矣。是故曾點終於狂而不實，而曾參信道之後，遂能以中虛而不易終身之定守者，則夫子來歸而後得斯人也。不然，豈不以失此人爲憾乎哉？若夫賊德之鄉愿，則雖過門而不欲其入室，蓋拒絕之深矣，而肯遽以人類視之哉？而今事不得已，亦且與鄉愿爲侶，方且盡忠告之誠，欲以納之於道，其爲所讎疾，無足怪也，失言故耳。雖然，失言亦何害乎？所患惟恐失人耳。苟

萬分一有失人之悔，則終身抱痛，死且不瞑目矣。蓋論好人極好相處，則鄉愿爲第一。論載道而承千聖絕學，則舍狂狷將何之乎？公今宦遊半天下矣，兩京又人物之淵，左顧右盼，招提接引，亦曾得斯人乎？抑求之而未得也？抑亦未嘗求之者與？抑求而得者皆非狂狷之士，縱有狂者，終以不實見棄，而淸如伯夷，反以行之似廉潔者當之也？審如此，則公終不免有失人之悔矣。夫夷齊就養於西伯，而不忍幸生於武王，父爲西伯，則千里就食，而甘爲門下之客，以其能服事殷也。子爲周王，則甯餓死而不肯一食其土之薇，爲其以暴易暴也。曾元之告曾子曰：『夫子之病亟矣，幸而至於旦，更易之。』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世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元起易簀，反席未安而沒。此與伯夷餓死何異，而可遂以鄉愿之廉潔當之也？故學道而非此輩，終不可以得道；傳道而非此輩，終不可以語道。有狂狷而不聞道者有之，未有非狂狷而能聞道者也。僕今將告別矣，復致意狂狷與失人失言之輕重者，亦謂惟此可以少答萬一爾。賤眷思歸，不得不遣。僕則行遊四方，效古人之求友。蓋孔子求友之勝已者，欲以傳道，所謂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是也。吾輩求友之勝已者，欲以證道，所謂三上

洞山，九到投子是也。

答耿司寇

此來一番承教，方可稱眞講學，方可稱眞朋友。公不知何故而必欲教我，我亦不知何故而必欲求教於公，方可稱是不容已眞機，自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嗟夫！朋友道絕久矣。予嘗謬謂千古有君臣，無朋友，豈過論與？夫君，猶龍也，下有逆鱗，犯者必死，然而以死諫者相踵也。何也？死而博死諫之名，則志士亦願爲之；況未必死，而遂有巨福邪？避害之心不足以勝其名利之心，以故犯害而不顧；況無其害而且有大利乎？若夫朋友則不然，幸而入，則分毫無我益；不幸而不相入，則小者必爭，大者爲讐，何心老至以此殺身，身殺而名又不成，此其昭昭可監也。故予謂千古無朋友者，謂無利也。是以犯顏敢諫之士，恆見於君臣之際，而絕不聞之友朋之間。今者何幸而見僕之於公邪？是可貴也。又何幸而得公之教僕邪？眞可羨也。快哉怡哉！居然復見偲偲切切景象矣。然則豈惟公愛依倣孔子，僕亦未嘗不願依倣之也。惟公之所不容

已者，在於泛愛人，而不欲其擇人；我之所不容已者，在於爲吾道得人，而不欲輕以與人；微覺不同耳。公之所不容已者，乃人生十五歲以前，弟子職諸篇入孝出弟等事；我之所不容已者，乃十五歲成人以後，爲大人明大學，欲去明明德於天下等事。公之所不容已者博，而惟在於痛癢之末；我之所不容已者專，而惟直收吾開眼之功。公之所不容已者，多雨露之滋潤，是故不請而自至，如村學訓蒙師然，以故取效寡而用力艱；我之所不容已者，多霜雪之凜冽，是故必待價而後沽，又如大將用兵，直先擒王，以故用力少而奏功大。雖各各手段不同，然其爲不容已之本心一也。心苟一矣，則公不容已之論，固可以相忘於無言矣。若謂公之不容已者爲是，我之不容已者爲非，公之不容已者是聖學，我之不容已者是異學，則吾不能知之矣。公之不容已者，是知其不可以已而必欲其不已者爲眞不容已；我之不容已者，是不知其不容已而自然不容已者，非孔聖人之不容已；則吾又不能知之矣。恐公於此尚有執已自是之病在，恐未可遽以人皆悅之，而遂自以爲是，而遽非人之不是也。恐未可遽以『在邦必聞』而遂居之不疑，而遂以人盡異學，通非孔孟之正脈笑之也。我謂公之不容已處若果是，則世人之不

容已處總皆是。若世人之不容已處誠未是，則公之不容已處亦未必是也。此又我之眞不容已處耳。未知是否？幸一教焉！試觀公之行事，殊無甚異於人者，人盡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識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買地而求種，架屋而求安，讀書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顯，博求風水以求福蔭子孫，種種日用，皆爲自己身家計慮，無一釐爲人謀者。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爲自己，我爲他人，爾爲自私，我欲利他。我憐東家之饑矣，又思西家之寒，難可忍也。某等肯上門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會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雖不謹，而肯與人爲善；某等行雖端謹，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觀，所講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講，其與『言顧行，行顧言』何異乎？以是謂非孔聖之訓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說是事，作生意者，但說生意，力田作者，但說力田，鑿鑿有味，眞有德之言，令人聽之忘厭倦矣。夫孔子所云『言顧行』者，何也？彼自謂於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蓋眞未之能，非假謙也。人生世間，惟是四者，終身用之，安有盡期。若謂我能，則自止而不復有進矣。聖人知此最難盡，故自謂未能。已實未能，則說我不能，是言顧其行也。說我未能，實是不能，是行顧

其言也。故爲慥慥，故爲有恆，故爲主忠信，故爲毋自欺，故爲眞聖人耳。不似今人，全不知已之未能，而務以此四者責人教人，所求于人者重，而所自任者輕，人其肯信之乎？聖人不責人之必能，是以人人皆可以爲聖，故陽明先生曰：『滿街皆聖人，』佛氏亦曰：『卽心卽佛，人人是佛。』夫惟人人之皆聖人也，是以聖人無別不容已，道理可以示人也，故曰『予欲無言。』夫惟人人之皆佛也，是以佛未嘗度衆生也，無衆生相，安有人相？無道理相，安有我相？無我相，故能舍已；無人相，故能從人；非強之也，以親見人人之皆佛，而善與人同故也。善既與人同，何獨於我而有善乎？人與我既同此善，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後人推而誦之曰，卽此取人爲善，便自與人爲善矣。舜初未嘗有欲與人爲善之心也，使舜先存與善之心以取人，則其取善也必不誠，人心至神，亦遂不之與，舜亦必不能以與之矣。舜惟終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陶漁之人，既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不可取乎？又何必專學孔子而後爲正脈也。夫人既無不可取之善，則我自無善可與，無道可言矣。然則子禮不許講學之談，亦太苦心矣，安在其爲挫抑柳老而必欲爲柳老伸屈，

爲柳老遮護至此乎？又安見其爲子禮之口過，而又欲爲子禮掩蓋之耶？公之用心，亦太瑣細矣。既已長篇大篇書行世間，又令別人勿傳，是何背戾也？反覆詳翫，公之用心，亦太不直矣。且子禮未嘗自認以爲已過，縱有過，渠亦不自蓋覆，而公乃反爲之覆，此誠何心也？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而又皆仰；今之君子，豈徒順之，而又爲之辭；公其以爲何如乎？柳老平生，正坐冥然寂然，不以介懷，故不長進，公獨以爲柳老誇，又何也？豈公有所憾於柳老，而不欲其長進耶？然則子禮之愛柳老者心髓，公之愛柳老者皮膚，又不言可知矣。柳老於子禮爲兄，渠之兄弟尚多也，而獨注意於柳老，柳老又不在仕途，又不與之鄰舍與田，無可爭者，其不爲毀柳老以成其私，又可知矣。既無半點私意，則所云者，純是一片赤心，公固聰明，何獨昧此乎？縱子禮之言不是，則當爲子禮惜，而不當爲柳老憂；若子禮之言是，則當爲柳老惜，固宜將此平日自負孔聖正脈不容已眞機，直爲柳老委曲開導，柳老惟知敬信公者也，所言未必不入也。今若此，則何益於柳老？柳老又何貴於與公相知哉？然則子禮口過之稱，亦謂無可奈何，姑爲是言以逭責耳。設使柳老所造已深，未易窺見，則公當大爲柳老喜，而又不必患其介意

矣。何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學的也。衆人不知我之學，則吾爲賢人矣，此可喜也。賢人不知我之學，則吾爲聖人矣，又不愈可喜乎？聖人不知我之學，則吾爲神人矣，尤不愈可喜乎？當時知孔子者唯顏子，雖子貢之徒，亦不之知，此眞所以爲孔子耳，又安在乎必於子禮之知之也？又安見其爲挫抑柳老，使劉金吾諸公輩輕視我等也邪？我謂不患人之輕視我等，我等正自輕視耳。區區護名，何時遮蓋得完邪？且吾聞金吾亦人傑也，公切切焉欲其講學，是何主意？豈以公之行履有加於金吾邪？若有加，幸一一示我，我亦看得見也。若不能有加，而欲彼就我講此無益之虛談，是又何說也？吾恐不足以誑三尺之童子，而可以誑豪傑之士哉？然則孔子之講學，非與孔子直謂聖愚一律，不容加損，所謂麒麟與凡獸並走，凡鳥與鳳凰齊飛，皆同類也，所謂萬物皆吾同體是也。而獨有出類之學，唯孔子知之，故孟子言之有味耳。然究其所以出類者，則在于巧中焉，巧處又不可容力，今不於不可用力處參究，而唯欲於致力處著脚，則已失孔孟不傳之祕矣。此爲何等事，而又可輕以與人談邪？公聞此言，必以爲異端，人只宜以訓蒙爲事，而但借明明德以爲題目可矣，何必說此虛無寂滅之教以眩惑人邪？夫所謂仙佛與

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誘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也，故以死懼之；老氏知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引之；皆不得已權立名色以化誘後人，非眞實也。唯顏子知之，故曰『夫子善誘。』今某之行事，有一不與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貴，亦有妻孥，亦有廬舍，亦有朋友，亦會賓客，公豈能勝我乎？何爲乎公獨有學可講，獨有許多不容已處也？我既與公一同，則一切棄人倫、離妻室、削髮、披緇等語，公亦可以相忘於無言矣。何也？僕未嘗有一件不與公同也。但公爲大官耳，學問豈因大官長乎？學問如因大官長，則孔孟當不敢開口矣。且東郭先生，非公所得而擬也。東郭先生專發揮陽明先生良知之旨，以繼往開來爲己任，其妙處全在不避惡名以救同類之急，公其能此乎？我知公詳矣，公其再勿說謊也！須如東郭先生，方可說是眞不容已。近時唯龍溪先生足以繼之，近溪先生稍能繼之，公繼東郭先生，終不得也。何也？名心太重也，回護太多也。實多惡也，而專談志仁無惡；實偏私所好也，而專談汎愛博愛；實執定己見也，而專談不可自是。公看近溪有此乎？龍溪有此乎？況東郭哉？此非強爲爾也，諸老皆實實見得善與人同，不容分別故耳。既無分別，又何惡乎？公今種種分別如此，舉世道學無有

當公心者，雖以心齋先生亦在雜種不入公穀率矣，況其他乎？其同時所喜者，僅僅胡廬山耳。麻城周柳塘，新邑吳少虞，只此二公爲特出，則公之取善亦太狹矣，何以能明明德於天下也？我非不知敬順公之爲美也，以齊人莫如我敬王也。亦非不知順公則公必愛我，公既愛我，則合縣士民俱禮敬我，吳少虞亦必敬我，官吏師生人等俱來敬我，何等好過日子，何等快活。但以衆人俱來敬我，終不如公一人獨知敬我，公一人敬我，終不如公之自敬也。吁！公果能自敬，則予何說乎？自敬伊何？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毋自欺，求自慊，愼其獨，孔聖人之自敬者蓋如此。若不能自敬，而能敬人，未之有也。所謂本亂而求末之治，無是理也。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此正脈也，此至易至簡之學，守約施博之道，故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上老老而民興孝』更不言如何去平天下，但只道修身二字而已。孔門之教，如此而已，吾不知何處更有不容已之說也？公勿以修身爲易，明明德爲不難，恐人便不肯用工夫也。實實欲明明德者，工夫正好艱難在，埋頭二三十年，尙未得到手，如何可說無工夫也？龍溪先生年至九十，自二十歲爲學，又得明師，所探討者盡天下書，所求

正者盡四方人，到末年方得實詣，可謂無工夫乎？公但用自己工夫，勿愁人無工夫用也。有志者，自然來共學，無志者，雖與之談，何益？近溪先生，從幼聞道，一第十年乃官，至今七十二歲，猶歷涉江湖，各處訪人，豈專爲傳法計與？蓋亦有不容已者。彼其一生好名，近來稍知藏名之法，歷江右兩浙，姑蘇以至秣陵，無一道學不去參訪，雖弟子之求師，未有若彼之切者，可謂致了良知，更無工夫乎？然則公第用起工夫耳，儒家書儘是參詳，不必別觀釋典也。解釋文字，終難契入，執定已見，終難空空，耘人之田，終荒家穰，願公無以芻蕘陶漁之見而棄忽之也，古人甚好察此言耳。名乃錮身之鎖，聞近老一路，無一人相知信者，柳塘初在家時，讀其書，便十分相信，到南昌，則七分，至建昌又減二分，則得五分耳。及乎到南京，若求一分相信，亦無有矣。柳塘之徒曾子，雖有一二分相信，大概亦多驚訝。焦弱侯自謂聰明特達，方子及亦以豪傑自負，皆棄置大法師，不理會之矣。乃知眞具隻眼者，舉世絕少，而坐令近老受遯世不見知之妙用也。至矣！近老之善藏其用也。曾子回，對我言曰：『近老無知者，唯先生一人知之。』吁！我若不知近老，則近老有何用乎？惟我一人知之足矣，何用多知乎？多知卽不中用，猶是近名之累，曷足

貴與？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吾不甘近老之太尊貴也。近老於生，豈同調乎？正爾似公舉動耳。乃生深信之，何也？五臺與生稍相似，公又謂五臺公心熱，僕心太冷，吁！何其相馬於牝牡驪黃之間也！

答鄧明府

某偶爾遊方之外，略示形骸虛幻於人世如此，且因以逃名避譴於一時所謂賢聖大人者。茲承過辱，勤懇慰諭，雖眞肉骨不啻此矣，何能謝！弟日者奉教，尙有未盡請益者，謹略陳之。夫舜之好察邇言者，予以謂非至聖則不能察，非不自聖，則亦不能察也。已至於聖，則自能知衆言之非邇，無一邇言而非眞聖人之言者；無一邇言而非眞聖人之言，則天下無一人而不是眞聖人之人明矣。非強爲也，彼蓋曾實用知人之功，而眞見本來面目無人故也。實從事爲我之學，而親見本來面目無我故也。本來無我，故本來無聖，本來無聖，又安得見已之爲聖人，而天下之人之非聖人邪？本來無人，則本來無邇，本來無邇，又安見邇言之不可察，而更有聖

人之言之可以察也耶？故曰，自耕稼陶漁，無非取諸人者。居深山之中，木石居而鹿豕遊，而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也，此豈強爲，法如是故。今試就生一人論之：生狷隘人也，所相與處，至無幾也，間或一二同參，從入無門，不免生菩提心，就此百姓日用處提撕一番，如好貨，如好色，如勤學，如進取，如多積金寶，如多買田宅爲子孫謀，博求風水爲兒孫福蔭，凡世間一切治生產業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習、共知而共言者，是眞邇言也。於此果能反而求之，頓得此心，識得本來面目，則無始曠刼未明大事，當下了畢，此予之實證實得處也，而皆自於好察邇言得之。故不識諱忌，時時提倡此語，而令師反以我爲害人，誑誘他後生小子，深痛惡我。不知他之所謂後生小子，卽我之後生小子也，我又安忍害之？但我之所好察者，百姓日用之邇言也，則我亦與百姓同其邇言者，而奈何令師之不好察也！生言及此，非自當于大舜也，亦以不自見聖而能見人人之皆聖人者與舜同也；不知其言之爲邇，而能好察此邇言者與舜同也。今試就正於門下，門下果以與舜同其好察者是乎？不與舜同其好察者是乎？自然好察者是乎？強以爲邇言之中必有至理，然後從而加意以察之者爲是乎？慮以爲強而好察者，或可強于一

時，必不免敗缺於終身，可勉強于衆人之前，必不免敗露於予一人之後也。此豈予好求勝，而務欲令師之必予察也哉？蓋此正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至甚可畏而至甚不可以不察也。既繫友朋，性命眞切，甚於肉骨，容能自己而一任其不知察乎？俗人不知，謬謂生於令師有所言說，非公聰明，孰能遽信予之衷赤也哉？然此好察邇言，原是要緊之事，亦原是最難之事。何者？能好察則得本心，然非實得本心者，決必不能好察。故愚每每大言曰：『如今海內無人，』正謂此也。所以無人者，以世之學者，但知欲做無我無人工夫，而不知原來無我無人，自不容做也。若有做作，卽有安排，便不能久，不免流入欺巳欺人不能誠意之病，欲其自得，終無日矣。然愚雖以此好察日望於令師，亦豈敢遂以此好察邇言取必於令師也哉？但念令師於此，未可遽以爲害人，使人反笑令師耳。何也？若以爲害人，則孔子『仁者人也』之說，孟氏『仁，人心也』之說，達磨西來，單傳直指諸說，皆爲欺世誣人，作誑語以惑亂天下後世矣，尙安得有周程？尙安得有陽明心齋大洲諸先生及六祖馬祖臨濟諸佛祖事邪？是以不得不爲法辨耳。千語萬語，只是一語，千辯萬辯，不出一辯，恐令師或未能察，故因此附發於大智之前，冀有方便，

或爲我轉致之耳。且愚之所好察者，邇言也，而吾身之所履者，則不貪財也，不好色也，不居權勢也，不患失得也，不遺居積於後人也，不求風水以圖福蔭也。言雖邇而所爲復不邇者，何居？愚以爲此特世之人不知學問者以爲不邇耳，自大道觀之，則皆邇也；未曾問學者以爲邇耳，自大道視之，則皆不邇也。然則人人各自有一種方便法門，既不俟取法於予矣；況萬物竝育，原不相害者，而謂予能害之，可歟？吾且以邇言證之：凡今之人，自生至老，自一家以至萬家，自一國以至天下，凡邇言中事，孰待教而後行乎？趨利避害，人人同心，是謂天成，是謂衆巧，邇言之所以爲妙也。大舜之所以好察，而爲古今之大智也。今令師之所以自爲者，未嘗有一釐自背於邇言，而所以詔學者，則必曰專志道德，無求功名，不可貪位慕祿也，不可患得患失也，不可貪貨貪色多買寵妾田宅爲子孫業也，視一切邇言皆如毒藥利刃，非但不好察之矣。審如是，其誰聽之？若曰『我亦知世之人惟邇言是躭，必不我聽也，但爲人宗師，不得不如此立論以教人耳。』果如此，自不妨，古昔皆然，皆以此教導愚人，免使法堂草加深三尺耳矣；但不應昧却此心，便說我害人也。世間未有以大舜望人，而乃以爲害人者也；以大舜事令師，而乃以

爲慢令師者也。此皆至邇、至淺、至易曉之言，想令師必然聽察。第此時作惡已深，未便翻然若江河決耳。故敢直望門下，惟門下大力，自能握此旋轉機權也。若曰『居士向日儒服而強談佛，今居佛國矣，又強談儒』則於令師當絕望矣。

復周柳塘

弟早知兄不敢以此忠告進耿老也。夫彼專談無善無惡之學，我則以無善無惡待之，若於彼前而又談遷善去惡事，則我爲無眼人矣。彼專談遷善去惡之學者，我則以遷善去惡望之，若於彼前而不責以遷善去惡事，則我亦爲無眼人矣。惟是一等無緊要人，一言之失，不過自失，一行之差，不過自差，於世無與，可勿論也。若特地出來要扶綱常、立人極、繼往古、開羣蒙，有如許擔荷，則一言之失，乃四海之所觀聽，一行之謬，乃後生小子輩之所效尤，豈易放過乎？如弟豈特於世上爲無要緊人，息焉游焉，直與草木同腐，故自視其身亦遂爲朽敗不堪復用之器，任狂恣意，誠不足責也。若如二老，自負何如？關繫何如？而可輕耶？弟是以效孔門之忠告，

竊前賢之善道，卑善柔之賤態，附直諒之後列，直欲以完名全節付二老，故遂不自知其犯于『不可則止』之科耳。雖然，二老何如人耶？夫以我一無要緊之人，我二老猶時時以遷善改過望之，況如耿老，而猶不可以遷善去惡之說進乎？而安敢以『不可則止』之戒事二老也。偶有匡廬之興，且小樓不堪熱毒，亦可因以避暑。秋深歸來，與兄當大講，務欲成就世間要緊漢矣。

寄答耿大中丞

觀二公論學，一者說得好聽，而未必皆其所能行；一者說得未見好聽，而皆其所能行，非但已能行，亦衆人之所能行也。已能行而後言，是謂先行其言；已未能行而先言，則謂言不顧行。吾從其能行者而已，吾從衆人之所能行者而已。夫知已之可能，又知人之皆可能，是已之善與人同也，是無已而非人也，而何已之不能舍？既知人之可能，又知已之皆可能，是人之善與已同也，是無人而非已也，而何人之不可從？此無人與已之學，參贊位育之實，扶世立教

之原，蓋眞有見于善與人同之極故也。今不知善與人同之學，而徒慕舍己從人之名，是有意於舍己也。有意舍己，卽是有己；有意從人，卽是有人；況未能舍己而徒言舍己以教人乎？若眞能舍己，則二公皆當舍矣，今皆不能舍己以相從，又何日夜切切以舍己言也？教人以舍己而自不能舍，則所云舍己從人者，妄也，非大舜舍己從人之謂也。言舍己者，可以反而思矣。眞舍己者，不見有己，不見有己，則無己可舍，無己可舍，故曰舍己，所以然者，學先知己故也。眞從人者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人可從，無人可從，故曰從人，所以然者，學先知人故也。今不知己，而但言舍己，不知人，而但言從人，毋怪其執吝不舍，堅拒不從，而又日夜言舍己從人以欺人也。人其可欺乎？徒自欺耳。毋他，扶世立教之念爲之祟也。扶世立教之念，先知先覺之任爲之先也。先知先覺之任，好臣所教之心爲之驅也。以故終日言扶世，而未嘗扶得一時，其與未嘗以扶世爲己任者等耳；終日言立教，未嘗教得一人，其與未嘗以立教爲己任者均焉；此可恥之大者：所謂恥其言而過其行者，非邪？所謂『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者，又非邪？吾謂欲得扶世，須如海剛峯之憫世，方可稱眞扶世人矣。欲得立教，須如嚴寅所之宅身，方可稱眞立教

人矣。然二老有扶世立教之實，而絕口不道扶世立教之言，雖絕口不道扶世立教之言，人亦未嘗不以扶世立教之實歸之。今無其實，而自高其名，可乎？且所謂扶世立教參贊位育者，雖聾瞽侏跛亦能之，則仲子之言，既已契於心矣，縱能扶得世教，成得參贊位育，亦不過能侏跛聾瞽之所共能者，有何奇巧，而必欲以爲天下之重而任之邪？若不信侏跛聾瞽之能參贊位育，而別求所謂參贊位育以勝之，以爲今之學道者，皆自私自利而不知此，則亦不得謂之參贊位育矣。是一已之位育參贊也，聖人不如是也。

與莊純夫

日在到，知葬事畢，可喜可喜。人生一世，如此而已。相聚四十餘年，情景甚熟，亦猶作客幷州既多時，自同故鄉，難遽離割也。夫婦之際，恩情尤甚，兼以辛勤拮据，有內助之益，若平日有如賓之敬，齊眉之誠，孝友忠信，損己利人，勝似今世稱學道者，徒有名而無實，則臨別猶難割捨也。何也？婦行、婦功、婦言、婦德，自然令人思念，爾岳母黃宜人是矣。獨有講學一事，不信人言，

稍稍可憾，餘則皆今人所未有，我雖鐵石作肝，能不慨然；況臨老各天，不及永訣邪？已矣已矣！自聞訃後，無一夜不入夢，但俱不知是死，豈眞到此乎？抑吾念之，魂自相招也？想他平生謹愼，必不輕履僧堂，然僧堂一到，亦有何妨？要之皆未脫灑耳。既單有魂靈，何男何女？何遠何近？何拘何礙？若猶如舊日拘礙不通，則終無出頭之期矣。卽此靈魂猶在，便知此身不死，自然無所拘礙，而更自作拘礙，可乎？卽此無拘無礙，便是西方淨土，極樂世界，更無別有西方世界也。純夫可以此書焚告爾岳母之靈，俾知此意：勿貪托生之樂，一處胎中，便有隔陰之昏；勿貪人天之供，一生天上，便受供養，頓忘卻前生自由自在夙念，報盡業現，還來六趣，無有窮時矣。爾岳母平日爲人如此，決生天上無疑，須記吾語，莫忘却！雖在天上，時時不忘記取，等我壽終之時，一來迎接，則轉轉相依，可以無錯矣。或暫寄念佛場中，尤妙。或見我平生交遊，我平日所敬愛者，與相歸依，以待我至，亦可；幸勿貪受胎、再托生也！純夫！千萬焚香化紙錢，苦讀三五遍，對靈叮囑，明白誦說，則宜人自能知之。

復焦弱侯

冲菴方履南京任，南北中外，尙未知稅駕之處，而約我於明月樓，舍穩便，就跋涉，株守空山，爲侍郎守院，則亦安用李卓老爲哉？計且住此，與無念鳳里近城數公朝夕龍湖之上，所望兄長盡心供職。弟嘗謂世間有三等人，致使世間不得太平，皆由兩頭照管。第一等怕居官束縛，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內，此其人頗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又有一等，本爲富貴，而外矯詞以爲不願，實欲托此以爲榮身之梯，又兼採道德仁義之事以自蓋，此其人身心俱勞，無足言者。獨有一等，怕作官，便舍官，喜作官，便作官，喜講學，便講學，不喜講學，便不肯講學，此一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輕安，既無兩頭照顧之患，又無掩蓋表揚之醜，故可稱也。趙文肅先生云：『我這個嘴，張子這個臉，也做了閣老，始信萬事有前定，只得心閒一日，便是便宜一日，世間功名富貴與夫道德性命，何曾束縛人？人自束縛耳。』有出門如見大賓篇說書，附往請教。大抵聖言，切實有用，不是空頭，若如說者，則安用聖言爲耶？

世間講學諸書，明快透髓，自古至今，未有如龍溪先生者。弟舊收得頗全，今俱爲人取去。諸朋友中，讀經既難，讀大慧法語又難，惟讀龍溪先生書，無不喜者，以此知先生之功在天下後世不淺矣。楊復所心如穀種論及惠迪從逆作，是大作家，論首三五翻，透徹明甚，可惜末後作道理不稱耳！然今人要未能作此。今之學者，官重於名，名重於學，以學起名，以名起官，循環相生，而卒歸重於官。使學不足以起名，名不足以起官，則視棄名如敝箒矣。無怪乎有志者多不肯學，多以我輩爲眞光棍也。於此有恥，則羞惡之心自在。今於言不顧行處不知羞惡，而惡人作耍，所謂『不能三年喪而小功是察』是也。悲夫！近有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說書一篇，世間人誰不說我能知人，然夫子獨以爲患，而帝堯獨以爲難，則世間自說能知人者，皆妄也。於問學上親切，則能知人，能知人，則能自知，是知人爲自知之要務，故曰我知言，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於用世上親切不虛，則自能知人，能知人則由於能自知，是自知爲知人之要務，故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先務者，親賢之謂也。親賢者，知賢之謂也。自古明君賢相，孰不欲得賢而親之？而卒所親者皆不賢，則以不知其人之爲不賢而

妄以爲賢而親之也。故又曰『不知其人可乎？』知人，則不失人，不失人，則天下安矣。此堯之所難，夫子大聖人之所深患者，而世人乃易視之，嗚呼！亦何其猖狂不思之甚也！況乎以一時之喜怒，一人之愛憎，而欲視天下高蹈遠引之士、混俗和光之徒、皮毛臭穢之夫、如周丘其人者哉？故得位非難，立位最難，若但取一概順己之侶、尊己之輩，則天下之士不來矣。今誦詩讀書者有矣，果知人論世否也？平日視孟軻若不足心服，及至臨時，恐未能如彼，尚論切實可用也？極知世之學者以我此言爲妄誕逆耳，然逆耳不受，將未免蹈同心商證故轍矣，則亦安用此大官以誑朝廷欺天下士爲哉？毒藥利病，刮骨刺血，非大勇如關雲長者，不能受也。不可以自負孔子孟軻者而顧不如一關義勇武安王者也。蘇長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驚天動地，世人不知，祇以文章稱之，不知文章直彼餘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弟於全刻抄出，作四册，俱世人所未取。世人所取者，世人所知耳，亦長公俯就世人而作也。至其眞洪鐘大呂，大扣大鳴，小扣小應，俱繫精神髓骨所在。弟今盡數錄出，時一披閱，心事宛然，如對長公披襟面語，憾不得再寫一部，呈去請教爾。倘印出，令學生子置在案頭，初場二場三

場畢具矣。龍溪先生全刻，千萬記心遺我，若近溪先生刻，不足觀也。蓋近溪語錄，須領悟者乃能觀於言語之外，不然，未免反加繩束，非如王先生字字皆解脫門，得者讀之，足以印心，未得者讀之，足以證入也。

又與焦弱侯

鄭子玄者，丘長孺父子文會友也。文雖不如其父子，而質實有恥不肯講學，亦可喜，故喜之。蓋彼全不曾親見顏曾思孟，又不曾親見周程張朱，但見今之講周程張朱者，以爲周程張朱實實如是爾也。故恥而不肯講。不講雖是過，然使學者恥而不講，以爲周程張朱卒如是而止，則今之講周程張朱者可誅也。彼以爲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講道德、說仁義、自若也，又從而嘵嘵然語人曰：『我欲厲俗而風世，』彼謂敗俗傷世者，莫甚於講周程張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講。然則不講亦未爲過矣。黃生過此，聞其自京師往長蘆抽豐，復跟長蘆長官別赴新任，至九江遇一顯者，乃舍舊從新，隨轉

而北，衝風冒寒，不顧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見我言曰：『我欲遊嵩少，彼顯者亦欲遊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顯者俟我於城中，勢不能一宿，回日當復道此，道此則多聚三五日而別，茲卒卒，誠難割捨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實爲林汝寧好一口食難割捨耳。然林汝寧向者三仟，彼無一任不往，往必滿載而歸，茲尚未厭足，如『餓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爲遊嵩少。夫以遊嵩少藏林汝寧之抽豐來嗛我，又恐林汝寧之疑其爲再尋已也，復以捨不得李卓老，當再來訪李卓老以嗛林汝寧，名利兩得，身行俱全，我與林汝寧皆在黃生術中而不悟，可不謂巧乎？今之道學，何以異此？由此觀之，今之所謂聖人者，其與今之所謂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異耳。幸而能詩，則自稱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詩，則辭卻山人而以聖人名。幸而能講良知，則自稱曰「聖人」，不幸而不能講良知，則謝卻聖人而以山人稱；展轉反覆，以欺世獲利。名爲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賈，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豐而顯嵩少，謂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講道德性命者，皆遊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於高官重祿好田宅美風水以爲子孫蔭者，皆其託名於林汝寧，以爲舍不

得李卓老者也。然則鄭子玄之不肯講學，其不足怪矣。且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資，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忍詬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結於卿大夫之門，然後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安能傲然而坐於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爲商賈，則其實不持一文；稱之爲山人，則非公卿之門不履。雖然，我寧無有是乎？然安知我無商賈之行之心而釋迦其衣以欺世而盜名也？有則幸爲我加誅，我不讓痛。雖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買田宅求風水等，決知免矣。

復鄧鼎石

杜甫非耒陽之賢，則不免於大水之厄，相如非臨邛，則程鄭卓王孫輩當以糞壤視之矣。勢到逼迫時，一粒一金，一青目，便高增十倍價，理勢然也；第此時此際，大難爲區處耳。謹謝謹謝！焦心勞思，雖知情不容已，然亦無可如何，祇得盡吾力之所能爲者。聞長沙衡永間大熟，襄漢亦好，但得官爲糴本，付託得人，不拘上流下流，或麥或米，令慣糴上戶各齎銀兩前去出產

地面糴買，流水不絕，運到水次，官復定爲平價，貧民來糴者，不拘銀數多少，少者雖至二錢三錢，亦與方便，但有銀到，卽流水收銀給票，令其自赴水次搬取，出糴者有利，則樂於趨事，而糴本自然不失，貧民來轉糴者，旣有糧有米，有穀有麥，亦自然不慌矣。至於給票發穀之間，簡便周至，使人不阻不滯，則自有仁慈父母在。且當此際，便一分，便受一分賜，其感戴父母又自不同也。僕謂在今日，其所當爲與所得爲所急急爲者，不過如此；若曰『救荒無奇策，』此則俗儒之妄談，何可聽哉？世間何事不可處，何時不可救乎？堯無九年水，以有救水之奇策也。湯無七年旱，以有救旱之奇策也。彼謂『蓄積多而備先具』者，特言其豫備之一事，非臨時救之之策也。惟是世人無才無術，或有才術，又恐利害及身，百般趨避，故亦遂因循不理，安坐待斃。然雖自謂不能，而未敢遽謂人皆不能也。獨有一等俗儒，已所不能爲者，便謂人決不能爲，而又敢猖爲大言曰：『救荒無奇策，』嗚呼！斯言出而阻天下之救荒者，必此人也。然則俗儒之爲天下虐，其毒豈不甚哉！

寄答京友

才難，不其然乎？今人盡知才難，盡能言才難，然竟不知才之難，才到面前，竟不知愛，幸而知愛，竟不見有若已有者，不啻若自其已出者，嗚呼！無望之矣。舉春秋之天下，無有一人能惜聖人之才者，故聖人特發此嘆，而深羨於唐虞之隆也。然則才固難矣，猶時時有之，而惜才者，則千古未見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當其位。入齊而知晏平仲，居鄭而知鄭子產，聞吳有季子，直往觀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滅而不見哉？然則孔子之嘆才難，非直嘆才難也，直嘆惜才者之難也。以謂生才甚難，甚不可不愛惜也。夫才有巨細，有巨才矣，而不得一第，則無憑，雖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憑據可藉手以薦之矣，而年已過時，則雖才如張襄陽，亦安知聽者不以過時而遂棄；其受薦者，又安知其不以既老而自懈乎？夫兄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處必寡，其瑕疵處必多，非眞具眼者，與之言必不信，當此數者，則雖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已德望過人，才學冠世，爲當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

也。

與曾中野

昨見公，令我兩個月心事頓然冰消凍解也。乃知向之勸我者，祇爲我添油熾薪耳，而公絕無一語，勸渠之意，愈覺有加，故我不覺心醉矣。已矣已矣，自今以往，不復與柳老爲怨矣。夫世間是與不是，亦何常之有？乃羣公勸我者，不曾於是非之外有所發明，而欲我藏其宿怒以外爲好合，是以險側小人事我也。苟得面交，卽口蜜腹劍，皆不顧之矣。以故所是愈堅而愈不可解。善乎！朱仲晦之言曰：『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僕，隱者也，負氣人也，路見不平，尙欲拔刀相助，況親當其事哉？然其實乃癡人也，皆爲鬼所迷者也。苟不遇良朋勝友，其迷何時返乎？以此思勝已之友一日不可離也。嗟呼！楚倥旣逝，而切骨之談罔聞，友山日疎，而苦口之言不至。僕之迷久矣，何特今日也。自今已矣，不復與柳老爲怨矣。且兩人皆六十四矣，縱多壽考，決不復有六十四年在人世上矣。如僕者，非但月化，亦且日衰，其能久乎？死期已逼，而豪氣尙

在，可笑也已！

與曾繼泉

聞公欲薙髮，此甚不可。公有妻妾田宅，且未有子，未有子，則妻妾田宅何所寄託？有妻妾田宅，則無故割棄，非但不仁，亦甚不義也。果生死道念眞切，在家方便，尤勝出家萬倍。今試問公果能持鉢沿門丐食乎？果能窮餓數日不求一餐於人乎？若皆不能，而猶靠田作過活，則在家修行，不更方便乎？我當初學道，非但有妻室，亦且爲宰官，奔走四方，往來數萬里，但覺學問日日得力耳。後因寓楚，欲親就良師友，而賤眷苦不肯留，故令小壻小女送之歸。然有親女外甥等朝夕伏侍，居官俸餘，又以盡數交與，只留我一身在外，則我黃宜人雖然回歸，我實不用牽掛，以故我得安心寓此與朋友嬉遊也。其所以落髮者，則因家後閑雜人等，時時望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里來迫我，以俗事強我，故我剃髮以示不歸，俗事亦決然不肯與理也。又此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爲異端，以成彼豎子之名，兼此數者，陡然去髮，非其心也，實

則以年紀老大，不多時居人世矣。如公壯年，正好生子，正好做人，正好向上；且田地不多，家業不大，又正好過日子，不似大富貴人，家計滿目，無半點閒空也，何必落髮出家，然後學道乎？我非落髮出家始學道也。千萬記取！

答劉方伯書

此事如饑渴然，饑定思食，渴定思飲。夫天下曷嘗有不思飲食之人哉？其所以不思食飲者，有故矣，病在雜食也。今觀大地衆生，誰不犯是雜食病者？雜食謂何？見小而欲速也。所見在形骸之內，而形骸之外則不見也。所欲在數十世之久，而萬億世數則不欲也。夫功名富貴，大地衆生所以奉此七尺之身者也，是形骸以內物也，其急宜也。是故，終其身役役焉勞此心以奉此身，直至百歲而後止，是百歲之食飲也。凡在百歲之內者，所共饑渴而求也。而不知止者猶笑之曰：『是奚足哉？男兒須爲子孫立不拔之基，安可以身死而遂止乎？』於是卜宅而求諸陽，卜地而求諸陰，務圖吉地以覆蔭後人，是又數十世之食飲也。凡貪此數十世之食飲者，

所共饑渴而求也。故或積德於冥冥，或施報於昭昭，其用心至繁至密，其爲類至賾至衆，然皆貪此一口無窮茶飯以貽後人耳。而賢者又笑之曰：『此安能久？此又安足云？』且夫形骸外矣，勞其心以事形骸，智者不爲也；況復勞其形骸以爲兒孫作牛馬乎？男兒生世，要當立不朽之名，是啖名者也，名既其所食啖之物，則饑渴以求之亦自無所不至矣。不知名雖長久，要與天壤相敝者也。故天地有盡，則此名亦盡，安得久乎？而達者又笑之曰：『名與身孰親？』夫役此心以奉此身，已謂之愚矣；況役此心以求身外之名乎？然則名不親于身審矣，乃謂『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又何說也？蓋衆人之病，病在好利，賢者之病，病在好名，苟不以名誘之，則其言不入，夫惟漸次導之，使令歸實，歸實之後，名亦無有，故曰：『夫子善誘。』然顏氏沒而能知夫子之善誘者亡矣，故顏子沒而夫子善誘之術遂窮。吁！大地衆生，惟其見小而欲速，故其所食飲者盡若此止矣，而達者其誰乎？而欲其思孔顏之食飲者，不亦難乎？故愚謂千載而下，雖有孔子出而善誘之，亦必不能易其所饑渴以就吾之食飲也，計惟有自飽自歌自飲自舞而已。況如生者，方外托身，離羣逃世，而敢呶呶嘵嘵不知自止以犯『非徒無益，而且有禍』之戒

乎？然則今之自以爲孔子，而欲誘人使從我者可笑也。何也？孔子已不能得之於顏子之外也，其誰與饑渴之懷以與我共食飲乎此也耶？縱滿盤堆積，極山海之羞，盡龍鳳之髓，跪而獻納，必遭怒遣而訶斥矣。縱或假相承奉，聊一舉筯，卽吐噦隨之矣。何者？原非其所食飲之物，自不宜招呼而求以與之共也。然則生孔子之後者，講學終無益矣，雖欲不落髮出家，求方外之友以爲伴侶，又可得耶？然則生乎今之世，果終莫與共食飲也歟？誠終莫與共食飲也已。

答莊純夫書

學問須時時拈掇，乃時時受用，縱無人講，亦須去尋人講，蓋日講則日新，非爲人也，乃專專爲已也。龍溪近溪二大老可以觀矣，渠豈不知此事無巧法耶？佛祖眞仙，大率沒身於此不衰也。今人不知，皆以好度人目之，卽差却題目矣。

與周友山書

不肖株守黃麻一十二年矣，近日方得一覽黃鶴之勝，尙未眺晴川遊九峯也。卽蒙憂世者有左道惑衆之逐，弟反覆思之，平生實未曾會得一人，不知所惑何人也？然左道之稱，弟實不能逃焉。何也？孤居日久，善言罔聞，兼以衰朽，怖死念深，或恐犯此耳？不意憂世者，乃肯垂大慈悲教我如此也。卽日加冠畜髮，復完本來面目，二三侍者，人與員帽一頂，全不見有僧相矣。如此服善從教，不知可道左道之誅否？想仲尼不爲已甚，諸公遵守孔門家法，決知從寬發落，許其改過自新無疑。然事勢難料，情理不常，若守其禁約，不肯輕恕，務欲窮之於其所往，則大地皆其禁域，又安所逃死乎！弟於此進退維谷，將欲明日遂行，則故舊難捨；將遂微服過宋，則司城貞子未生。兄高明爲我商之，如何？然弟之改過，實出本心，蓋一向以貪佛之故，不自知其陷於左道，非明知故犯者比也。既係誤犯，則情理可恕，既肯速改，則更宜加獎，供其饋食，又不但直赦其過誤已也。倘肯如此，弟當托兄先容，納拜大宗師門下，從頭指示孔門親民學術，庶幾行年六十有五，猶知六十四歲之非乎？

又與周友山書

承教塔事甚是。但念我既無眷屬之樂，又無朋友之樂，煢然孤獨，無與晤語，只有一塔墓室可以厝骸，可以娛老，幸隨我意，勿見阻也。至於轉身之後，或遂爲登臨之會，或遂爲讀書之所，或遂爲瓦礫之場，則非智者所能逆爲之圖矣。古人所見至高，只是合下見得甚近，不能爲子子孫孫萬年圖謀也。汾陽之宅爲寺，馬燧之第爲園，可遂謂二老無見識乎？以禹之神智如此，八年勤勞如此，功德在民如此，而不能必其子孫太康遂爲羿所篡而失天下，則雖智之大且神者，亦只如此已矣。元世祖初平江南，問劉秉忠曰：『自古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何人得之？』秉忠對曰：『西方之人得之。』及後定都燕京，築城掘地，得一石匣，開視乃一匣紅頭蟲，復詔問秉忠，秉忠對曰：『異日得陛下天下者，卽此物也。』由此觀之，世祖方得天下，而卽問失天下之日，秉忠亦不以失天下爲不祥，侃然致對，視亡若存，眞英雄豪傑誠不同於時哉！秉忠自幼爲僧，世祖至大都見之，乃以釋服相從軍旅間，末年始就冠服，爲元

朝開國元老，非偶然也。我塔事無經營之苦，又無抄化之勞，聽其自至，任其同力，只依我規制耳。想兄聞此必無疑矣。

與焦漪園

弟今又居武昌矣。江漢之上，獨自遨遊，道之難行，已可知也，歸與之嘆，豈得已耶？然老人無歸，以朋友爲歸，不知今者當歸何所與？漢陽城中尚有論說到此者，若武昌則往來絕跡，而況譚學？寫至此，一字一淚，不知當向何人道，當與何人讀？想當照舊薙髮歸山去矣。

與劉晉川書

昨約其人來接，其人竟不來，是以不敢獨自闖入衙門，恐人疑我無因自至，必有所干與也。今日暇否？暇則當堂遣人迎我，使衙門中人盡知彼我相求，只有性命一事可矣。緣我平生素履，未能取信於人，不得不謹防其謗我者，非尊貴相也。

與友朋書

顧虎頭雖不通問學，而具隻眼，是以可嘉。周公瑾既通學問，又具隻眼，是以尤可嘉也。二公皆盛有識見，有才料，有膽氣，智仁勇三事皆備。周善藏，非萬分不發，故人但見其巧於善刀，而不見其能於遊刃；顧善發，而人不見，故人但見其能於遊刃，而不見其巧于善刀。周收斂之意多，平生唯知爲己，以故相知少，而其情似寡；然一相知，而膠漆難並矣。顧發揚意多，平生惟不私已，以故相愛甚博，而其情似不專；然情之所專愛，固不能分也。何也？以皆具隻眼也。吾謂二公者，皆能知人而不爲知所眩，能愛人而不爲愛所蔽，能用人而不爲人所用者也。周妝聾作啞，得老子之體，是故與之語清淨寧一之化，無爲自然之用，如以石投水，不相逆也。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此等是也，最上一乘之人也，何可得也！顧託孤寄命，有君子之風，是故半夜叩門，必不肯以親爲解，而況肩鉅任大，扶危持顛，肯相辜負哉？是國家大可倚仗人也，抑又何可得也！顧、通州人；周、麻城人。

答劉晉川書

弟年近古稀矣。單身行遊，只爲死期日逼，閣君鐵棒難支；且生世之苦，目擊又已如此，使我學道之念轉轉急迫也。既學道不得不資先覺，資先覺不得不遊四方，遊四方不得不獨自而受孤苦。何者？眷屬徒有家鄉之念，童僕俱有妻兒之思，與我不同志也。志不同則難留，是以盡遣之歸，非我不願有親隨，樂于獨自孤苦也。爲道日急，雖孤苦亦自甘之，蓋孤苦日短，而極樂世界日長矣。久已欲往南北二都爲有道之就，二都朋友亦日望我。近聞二都朋友又勝矣。承示吳中丞札，知其愛我甚。然顧通州雖愛我，人品亦我所師，但通州實未嘗以生死爲念也。此間又有友山，又有公家父子，則舍此何之乎？今須友山北上公別轉，乃往南都一遊。七十之年，有友我者，便當安心度日以與之友，似又不必奔馳而自投苦海矣。吳中丞雖好意，弟謂不如分我俸資，使我蓋得一所禪室于武昌城下。草草奉笑，可卽以此轉致之。

別劉肖川書

「大」字，公要藥也。不大，則自身不能庇，而能庇人乎？且未有丈夫漢不能庇人而終身受庇於人者也。大人者，庇人者也；小人者，庇於人者也。凡大人見識力量與衆不同者，皆從庇人而生，日充日長，日長日昌。若徒蔭於人，則終其身無有見識力量之日矣。今之人皆受庇於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也。居家則庇蔭於父母，居官則庇蔭於官長，立朝則求庇蔭於宰臣，爲邊帥則求庇蔭於中官，爲聖賢則求庇蔭於孔孟，爲文章則求庇蔭於班馬，種種自視，莫不皆自以爲男兒，而其實則皆孩子而不知也。豪傑凡民之分，只從庇人與庇蔭於人處識取。

答友人書

或曰：『李卓吾謂暴怒是學，不亦異乎？』有友答曰：『卓老斷不說暴怒是學，當說暴怒是性也。』或曰：『發而皆中節方是性，豈有暴怒是性之理？』曰：『怒亦是未發中有的。』吁

吁！夫謂暴怒是性，是誣性也。謂暴怒是學，是誣學也。既不是學，又不是性，吾眞不知從何處而來也？或待因緣而來乎？每見世人欺天罔人之徒，便欲手刃直取其首，豈特暴哉？縱遭反噬，亦所甘心，雖死不悔，暴何足云？然使其復見光明正大之夫，言行相顧之士，怒又不知向何處去，喜又不知從何處來矣。則雖謂我暴怒可也；謂吾不遷怒亦可也。

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

昨聞大教，謂：『婦人見短，不堪學道，』誠然哉！誠然哉！夫婦人不出閫域，而男子則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見有長短，不待言也。但所謂短見者，謂所見不出閨閤之間，而遠見者則深察乎昭曠之原也。短見者只見得百年之內，或近而子孫，又近而一身而已；遠見則超於形骸之外，出乎生死之表，極於百千萬億刼不可算數譬喻之域是已。短見者祇聽得街談巷議市井小兒之語；而遠見則能深畏乎大人，不敢侮於聖言，更不惑於流俗憎愛之口也。余竊謂欲論見之長短者當如此，不可止以婦人之見爲見短也。故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

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學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此蓋孔聖人所以周流天下，欲庶幾一遇而不可得者，今反視之爲短見之人，不亦寃乎？寃不寃，與此人何與？但恐傍觀者醜耳。自今觀之，邑姜以一婦人而足九人之數，不妨其與周召太公之流並列爲十亂。文母以一聖女而正二南之風，不嫌其與散宜生太顚之輩並稱爲四友。彼區區者，特世間法，一時太平之業耳。猶然不敢以男女分別短長異視，而況學出世道，欲爲釋迦老佛孔聖人朝聞夕死之人乎？此等若使閭巷小人聞之，盡當責以闕覩之見，索以利女之貞，而以文母邑姜爲罪人矣，豈不寃甚也哉？故凡自負遠見之士，須不爲大人君子所笑，而莫汲汲欲爲市井小兒所喜可也。若欲爲市井小兒所喜，則亦市井小兒而已矣，其爲遠見乎，短見乎？當自辨也。予謂此等遠見女子，正人家吉祥善瑞，非數百年積德，未易生也。夫薛濤，蜀產也，元微之聞之，故求出使西川與之相見，濤因走筆作四友贊以答其微意，微之果大服。夫微之，貞元傑匠也，豈易服人者哉？吁！一文才如濤者，猶能使人傾千里慕之，況

持黃面老子之道以行遊斯世，苟得出世之人，有不心服者乎？未之有也。不聞龐公之事乎？龐公爾楚之衡陽人也，與其婦龐婆、女靈照同師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後化去，作出世人爲今古快事。願公師其遠見可也。若曰『待吾與市井小兒輩商之』，則吾不能知矣。

復耿侗老書

世人厭平常而喜新奇，不知言天下之至新奇，莫過於平常也。日月常，而千古常新，布帛菽粟常，而寒能煖，饑能飽，又何其奇也。是新奇正在於平常，世人不察，反於平常之外覓新奇，是豈得謂之新奇乎？蜀之仙姑是已：衆人咸謂其能知未來過去事，爭神怪之。夫過去則余已知之矣，何待他說？未來則不必知，又何用他說邪？故曰『知者不惑』，不惑於新奇，以其不憂於未來之禍害也。故又曰『仁者不憂』，不憂禍於未來，則自不求先知於幻說，而爲新奇所惑矣。此非眞能見利不趨，見害不避，如夫子所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孰能當之？故又曰『勇者不懼』。夫合智、仁、勇三德

而後能不厭於平常，不惑於新奇，則世人之欲知未來，而以蜀仙爲奇且新，又何足怪也？何也？不智故也。不智故不仁，故無勇，而智實爲之先矣。

與李惟清

昨領教，深覺有益，因知公之所造，已到聲聞佛矣。青州夫子之鄉，居常未曾聞有佛號，陡然劇談至此，直令人歡悅無量。蒙勸諭同皈西方，甚善。但僕以西方是阿彌陀佛道場，是他一佛世界，若願生彼世界者，卽是他家兒孫，既是他家兒孫，卽得暫免輪迴，不爲一切天堂地獄諸趣所攝是的。彼上上品化生者，便是他家至親兒孫，得近佛光，得聞佛語，至美矣。若上品之中，離佛稍遠，上品之下，見面亦難，況中品與下品乎？是以雖生彼亦有退墮者，以佛又難見，世間俗念又易起，一起世間念卽墮矣。是以不患不生彼，正患生彼而不肯住彼耳。此又欲生西方者之所當知也。若僕則到處爲客，不願爲主，隨處生發，無定生處。既爲客，卽無常住之理，是以但可行遊西方，而以西方佛爲暫時主人足矣，非若公等發願生彼，甘爲彼家兒孫之比也。

且佛之世界亦甚多，但有世界，卽便有佛，但有佛，卽便是我行遊之處，爲客之場，佛常爲主，而我常爲客，此又吾因果之最著者也。故欲知僕千萬億刼之果者，觀僕今日之因卽可知也。是故或時與西方佛坐談，或時與十方佛共語，或客維摩淨土，或客祇園精舍，或遊方丈蓬萊，或到龍宮海藏，天堂有佛，卽赴天堂，地獄有佛，卽赴地獄，何必拘拘如白樂天之專住兜率內院，天台智者永明壽禪師之專一求生西方乎？此不肖之志也，非薄西方而不生也，以西方特可以當吾今日之大同耳。若公自當生彼，何必相拘？所諭禁殺生事，卽當如命戒殺。又謂僕性氣重者，此則僕膏肓之疾，從今聞教，卽有瘳矣。第亦未可全戒，未可全瘳，若全戒全瘳，卽不得入阿修羅之域與毒龍魔王等爲侶矣。

與明因

世上人總無甚差別，唯學出世法，非出格丈夫不能。今我等旣爲出格丈夫之事，而欲世人知我信我，不亦惑乎？旣不知我不信我，又與之辯，其爲惑益甚。若我則直爲無可奈何，只爲

汝等欲學出世法者，或爲魔所撓亂，不得自在，故不得不出頭作魔王以驅逐之。若汝等，何足與辯邪？況此等皆非同住同食飲之輩，我爲出世人，光彩不到他頭上；我不爲出世人，羞辱不到他等頭上；如何敢來與我理論？對面唾出，亦自不妨。願始終堅心此件大事。釋迦佛出家時，淨飯王是其親爺，亦自不理，況他人哉？成佛是何等事，作佛是何等人，而可以世間情量爲之？

與焦弱侯

兄所見者，向年之卓吾耳，不知今日之卓吾，固天淵之懸也。兄所喜者，亦向日之卓吾耳，不知向日之卓吾，甚是卑弱，若果以向日之卓吾爲可喜，則必以今日之卓吾爲可悲矣。夫向之卓吾且如彼，今日之卓吾又何以卒能如此也？此其故可知矣。人但知古亭之人時時憎我，而不知實時時成我，古人比之美疢藥石，弟今實親領之矣。聞有欲殺我者，得兄分剖乃止，此自感德。然弟則以爲生在中國而不得中國半個知我之人，反不如出塞行行，死爲胡地之白骨也，兄胡必勸我復反龍湖乎？龍湖未是我死所；有勝我之友，又眞能知我者，乃我死所也。嗟

嗟！以鄧豁渠八十之老，尚能忍死於保定慵夫之手，而不肯一食趙大洲之禾，況卓吾子哉？與其不得朋友而死，則牢獄之死，戰場之死，固甘如飴也，兄何必救我也？死猶有烈士之名，豈龍湖之死所可比邪？大抵不肯死於妻孥之手者，必其決志欲死於朋友之手者也，此情理之易見者也。唯世無朋友，是以雖易見而卒不見耳。我豈貪風水之人邪？我豈坐枯禪，圖寂滅，專一爲守屍之鬼之人邪？何必龍湖而後可死，認定龍湖以爲塚舍也？更可笑者，一生學孔子，不知孔夫子道德之重，自然足以庇蔭後人，乃謂孔林風水之好，足以庇蔭孔子，則是孔子反不如孔林矣。不知孔子教澤之遠，自然遍及三千七十以至萬萬世之同守斯文一脈者，乃學其講道學，聚徒衆，收門生以博名高圖富貴。不知孔子何嘗爲求富貴而聚徒黨乎？貧賤如此，患難如此，至不得已，又欲浮海，又欲居九夷，而弟子懽然從之，不但餓陳蔡，被匡圍，乃見相隨不捨也。若如今人，一日無官，則弟子離矣，一日無財，則弟子散矣，心悅誠服其誰乎？非無心悅誠服之人也，無可以使人心悅誠服之師也。若果有之，我願爲之死，莫勸我回龍湖也。

與弱侯

客生曾對我言，我與公大略相同，但我事過便過，公則認眞耳。予時甚愧其言。以謂世間戲場耳，戲文演得好和歹，一時總散，何必太認眞乎？然性氣帶得來，是個不知討便宜的人，可奈何？時時得近左右，時時得聞此言，庶可漸消此不自愛重之積習也。余時之答客生者如此。今兄之認眞，未免與僕同病，故敢遂以此說進。蘇長公云：『世俗俚語，亦有可取之處。處貧賤易，處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散難，忍痛易，忍痒難。』余又見乩筆亦有甚說得好者，『樂中有憂，憂中有樂，』夫當樂時，衆人方以爲樂，而至人獨以爲憂；正當憂時，衆人皆以爲憂，而至人乃以爲樂。此非反人情之常也，蓋禍福常相倚伏，惟至人眞見倚伏之機，故寧處憂而不肯處樂。人見以爲愚，而不知至人得此微權，是以終身常樂而不憂耳，所謂落便宜處得便宜是也。又乩筆云：『樂時方樂，憂時方憂，』此世間一切庸俗人態耳，非大賢事也。僕以謂樂時方樂，憂時方憂，此八個字說透世人心髓矣。世人所以敢相侮者，以我正樂此樂也。若知我正憂此

樂，則彼亦悔矣。此自古至人所以獨操上人之柄，不使權柄落在他人手者，兄倘以爲然否？僕何如人，敢以吐舌於兄之傍乎？聊有一管之窺，是以不覺潦倒如許。

與方伯雨柬

去年詹孝廉過湖，接公手教，乃知公大孝人也。以先公之故，猶能記憶老朽于龍湖之上，感念！汪本銅道公講學，又道公好學。然好學可也，好講學則不可也，好講之於口尤不可也。知公非口講者，是以敢張言之。本銅與公同經，欲得公爲之講習，此講卽有益後學，不妨講矣。呵凍草草。

與楊定見

世人之我愛者，非愛我爲官也，非愛我爲和尚也，愛我也。世人之欲我殺者，非敢殺官也，非敢殺和尚也，殺我也。我無可愛，則我直爲無可愛之人耳，彼愛我者何妨乎？我不可殺，則我

自當受天不殺之祐，殺我者不亦勞乎？然則我之加冠，非慮人之殺和尚而冠之也，侗老原是長者，但未免偏聽，故一切飲食耿氏之門者，不欲侗老與我如初，猶朝夕在武昌倡爲無根言語，本欲甚我之過，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恐此老不知，終始爲此輩敗壞，須速達此意於古愚兄弟。不然，或生他變，而令侗老坐受主使之名，爲耿氏累甚不少也。小人之流，不可密邇，自古若是，特恨此老不覺，恐至覺時，噬臍又無及。此書覽訖，即封寄友山，仍書一紙專寄古愚兄弟。

與楊鳳里

醫生不必來，爾亦不必來，我已分付取行李先歸矣。我痢尚未止，其勢必至十月初間，方敢出門，到此時可令道來，取個的信。塔屋既當時胡亂做，如今獨不可胡亂居乎？世間人有家小田宅祿位名壽子孫牛馬猪羊鷄犬等，性命非一，自宜十分穩當；我僧家清高出塵之士，不見山寺盡在絕頂白雲層乎？我只有一副老骨，不怕朽也。可依我規制速爲之！

又與楊鳳里

行李以至湖上，一途無雨，可謂順利矣。我湖上屋低處就低處做，高處就高處做，可省十分氣力，亦又方便。低處作佛殿等屋，以塑佛聚僧，我塔屋獨獨一座高出雲表，又像西方妙喜世界矣。我回只主張衆人念佛，專修西方，不許一個閒說嘴。曾繼泉可移住大樓下，懷捷令上大樓歇宿。

與梅衡湘　答書二首附

承示繫單于之頸。僕謂今日之頸，不在夷狄，而在中國。中國有作梗者，朝廷之上，自有公等諸賢聖在，卽日可繫也。若外夷則外之耳。外之爲言，非繫之也。惟漢時冒頓最盛強，與漢結怨最深，白登之辱，嫚書之辱，中行說之辱，嫁以公主，納之歲幣，與宋之獻納何殊也？故賈誼慨然任之，然文帝猶以爲生事擾民，不聽賈生之策；況今日四夷效順如此哉？若我邊彼邊，各相

戕伐，則邊境常態，萬古如一，何足掛齒牙邪？

附衡湘答書

『佛高一尺，魔高一丈，』昔人此言，只要人知有佛卽有魔，如形之有影，聲之於響，必然不相離者。知其必然，便不因而生恐怖心，生退悔心矣。世但有魔而不佛者，未有佛而不魔者，人患不佛耳，毋患魔也。不佛而魔，宜佛以消之，佛而魔，愈見其佛矣。佛左右有四天王八金剛，各執刀劍寶杵擁護，無非爲魔，終不若『山鬼伎倆有限，老僧不答無窮』也。自古英雄豪傑，欲建一功立一節，尙且屈恥忍辱以就其事，況欲成此一段大事邪？

又

丘長孺書來，云翁有老態，令人茫然。楨之於翁，雖心向之，而未交一言，何可老也？及問家人，殊不爾。又讀翁扇頭細書，乃知轉復精健耳。目病一月，未大愈，急索焚書讀之，笑語人曰：『如此老者，若與之有卻，只宜捧之蓮花座上，朝夕率大衆禮拜以消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聲價也。』

復麻城人書

謂身在是之外則可，謂身在非之外卽不可，蓋皆是見得恐有非於我，而後不敢爲耳。謂身在害之外則可，謂身在利之外卽不可，蓋皆是見得無所利於我，而後不肯爲耳。如此說話，方爲正當，非漫語矣。今之好飲者，動以高陽酒徒自擬。公知高陽之所以爲高陽乎？若是眞正高陽，能使西夏叛卒不敢逞，能使叛卒一起卽撲滅，不至勞民動衆，不必損兵費糧，無地無兵，無處無糧，亦不必以兵寡糧少爲憂，必待募兵於他方，借糧於外境也。此爲眞正高陽酒徒矣。方亞夫之擊吳楚也，將兵至洛陽，得劇孟，大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得劇孟，吾知其無能爲矣。』一個博徒，有何烜赫，能使眞將軍得之如得數千萬雄兵猛將然？然得三十萬猛將強兵，終不如得一劇孟，而吳楚失之，其亡便可計日，是謂眞正高陽酒徒矣。是以周侯情願爲之執盂而控馬首也。漢淮陰費千金覓生左車，得卽東嚮坐，西嚮待師事之，以此見眞正高陽酒徒之能知人下士，識才尊賢又如此。故吾以謂眞正高陽酒徒可敬也。彼蓋眞知此輩之爲天下

寶，又知此輩之爲天下無價寶也，是以深寶惜之，縱然涓滴不入口，亦當以高陽酒徒目之矣。曾聞李邢州之飲許趙州云：『白眼風塵一酒巵，吾徒猶足傲當時。城中年少空相慕，說着高陽總不知。』此詩俗子輩視之，便有褒貶，吾以謂皆實語也，情可哀也。漫書到此，似太無謂，然亦因公言發起耳，非爲公也。

時有麻城人舊最相愛，後兩年不寄一書，偶寄書，便自謂高陽酒徒貪盃無暇，是以久曠。又自謂置身於利害是非之外，故不欲問我於利害是非之內，其尊己卑人甚矣。吁！果若所云，豈不爲余之良朋勝友哉？然其怕利害是非之實如此，則其沉溺利害是非爲何如者，乃敢大言欺余？時聞靈夏兵變，因發憤感歎於高陽，遂有二十分識與因記往事之說，設早聞有梅監軍之命，亦慰喜而不發憤矣。

與河南吳中丞一書

僕自祿仕以來，未嘗一日獲罪於法禁，自爲下僚以來，未嘗一日獲罪於上官，雖到處時

與上官迕，然上官終不以我爲迕己者，念我職雖卑，而能自立也。自知參禪以來，不敢一日觸犯于師長，自四十歲以至今日，不敢一日觸犯于友朋，雖時時與師友有諍有講，然師友總不以我爲嫌者，知我無諍心也，彼此各求以自得也。邇居武昌，甚得劉晉老之力。昨冬獲讀與晉老書，欲僕速離武昌，甚感遠地惓惓至意。茲因晉老經過之便，謹付焚書四册，蓋新刻也，稍能發人道心，故附請教。

答陸思山

承教方知西事，然倭奴水寇，不足爲慮，蓋此輩舍舟無能爲也。特中原有奸者，多引結之以肆其狼貪之欲，實非眞奸雄也，特爲高麗垂涎耳。諸老素食厚祿，抱負不少，卓異屢薦，自必能搏此蠭蠆，似不必代爲之慮矣。晉老此時想當抵任，此老胸中甚有奇抱，然亦不見有半個奇偉卓絕之士在其肺腑之間，則亦比今之食祿者聰明忠信可敬而已。舍公練熟素養，置之家食，吾不知天下事誠付何人料理之也？些小變態，便倉惶失措，大抵今古一局耳，今日眞令

人益思張江陵也。熱甚，寸絲不掛，不敢出門。

與周友山

晉老初別，尙未覺別，別後眞不堪矣。來示云云，然弟生平未嘗見有與我綢繆者，但不見我觸犯之過，免其積怒卽爲幸事，安得綢繆也？劉晉老，似稍綢繆矣，然皆以觸犯致之。以觸犯致綢繆，此亦可也，然不可有二也。

與友山

疏中『且負知己』四字甚妙。惟不負知己，故生殺不計，況毀譽榮辱得喪之小者哉？江陵，兄知己也，何忍負之以自取名邪？不聞康德涵之救李獻吉乎？但得脫獻吉於獄，卽終身廢棄受劉瑾黨誣而不悔，則以獻吉知己也。士爲知己死，死且甘焉，又何有于廢棄歟？但此語只可對死江陵與活溫陵道耳，持以語朝士，未有不笑我說謊者。今惟無江陵其人，故西夏叛卒

至今負固。壯哉！梅公之疏請也，莫謂秦遂無人也。令師想必因其弟高遷抵家，又因克念自省回去大有醒悟，不復與我計較矣。我於初八夜夢見與侗老聚顏甚懽悅，我亦全然忘記近事，只覺如初時一般，談說終日。此夢又不是思憶，若出思憶，卽當略記近事，安得全無影響也？我想日月定有復圓之日，圓日卽不見有蝕時迹矣。果如此，卽老漢有福，大是幸事，自當復回龍湖，約兄同至天臺無疑也。若此老終始執拗，未能脫然，我亦不管，只有盡我道理而已。諺曰：『寃讎可解不可結，』渠縱不解，我當自有以解之。劉伯倫有言：『鷄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遂笑而止，吾知此老終當爲我一笑而止也。世事如此，若似可慮；然在今日，實爲極盛之時，向中之日，而二三叛卒爲梗，廟堂專閫竟無石畫，是則深可愧者，兄可安坐圍碁收租築室自爲長計邪？

寄京友書

弟今秋苦痢，一疾幾廢矣，乃知有身是苦。佛祖上仙所以孜孜學道，雖百般富貴，至於上

登轉輪聖王之位，終不足以易其一盼者，以爲此分段之身，禍患甚大，雖轉輪聖王，不能自解免也，故窮苦極勞以求之。不然，佛乃是世間一個極拙極癡人矣。舍此富貴好日子不會受用，而乃十二年雪山，一麻一麥，坐令烏鵲巢其頂乎？想必有至富至貴，世間無一物可比尙者，故竭盡此生性命以圖之。在世間顧目前者視之，似極癡極拙，佛不癡拙也。今之學者不必言矣，中有最號眞切者，猶終日皇皇計利避害，離實絕根以寶重此大患之身，是尙得爲學道人乎？坡仙集我有披削旁註在內，每開看，便自懽喜，是我一件快心卻疾之書，今已無底本矣，千萬交付深有來還我。大凡我書，皆謂求以快樂自己，非爲人也。

與焦弱侯書

昨閒步淸涼，瞻拜一拂鄭先生之祠，知一拂兄之鄉先哲前賢也。一拂自少至老讀書此山寺，後之人思慕遺風，祠而祀之。今兄亦讀書寺中，祠既廢而復立，不亦宜乎？歸來讀江寧初志，又知一拂於余，其先同爲光州固始人氏，唐末隨王審知入閩，遂爲閩人。則余於先生爲兩

地同鄉，是亦余之鄉先哲前賢也。且不獨爲兄有，而亦不必爲兄羨矣。一拜祠下，便有清風，雖曰閒步以往，反使余載璧而還，誰謂昨日之步竟是閒步乎？余實於此有榮耀焉。夫先生王半山門下高士也，受知最深，其平日敬信半山亦實切至，蓋其心俱以民瘼爲急，國儲爲念。但半山過於自信，反以憂民愛國之實心，翻成毒民誤國之大害，先生切於目擊，乃不顧死亡誅滅之大禍，必欲成吾胡越同舟之本心，卒以流離竄逐，年至八十，然後老此山寺。故余以謂一拂先生可敬也。若但以其一拂而已，此不過鄉黨自好者之所歆羨，誰其肯以是而羨先生乎？今天下之平久矣，中下之士，肥甘是急，全不知一拂爲何物，無可言者。其中上士砥礪名行，一毫不敢自離於繩墨，而遂忘却驪梅相濟之大義，則其視先生爲何如哉？余以爲一拂先生眞可敬也。余之景行先哲，其以是哉！今先生之祠既廢而復立，吾知兄之敬先生者亦必以是矣，斷然不專專爲一拂故也。吾鄉有九我先生者，其於先哲尤切景仰，其於愛民憂國一念尤獨惓惓，使其知有一拂先生祠堂在此清涼間，慨然感懷，亦必以是；惜其未有以告之耳！聞之鄰近故老，猶能道一拂先生事，而舊祠故址，廢莫能考，則以當時無有記之者，記之者非兄與九我

先生與先賢者，後賢之所資以模範，後賢者，先賢之所賴以表章，立碑于左，大書姓字，吾知兄與九老不能讓矣。吁！名垂萬世，可讓也哉？

復士龍悲一母吟

楊氏族孫，乃近從兄議繼嗣楊虛遊先生之子之後，非繼嗣李翰峯先生之後也。非翰峯之後，安得住翰峯之宅，繼楊姓而住李宅，非其義矣。楊氏族孫又是近議立爲虛遊先生之子之後，亦非是立爲李翰峯先生守節之妹之後也。非翰峯之妹之後，又安得朝夕李氏之宅，而以服事翰峯先生守節之妹爲辭也？繼楊虛遊先生之子之後，而使服事翰峯先生守節之妹于李氏之門，尤非義矣。雖欲不窺窬強取節妹衣食之餘，不可得矣。交搆是非，誣加翰峯先生嗣孫以不孝罪逆惡名，又其勢之所必至矣。是使之爭也，我輩之罪也，亦非楊氏族孫之罪也。幸公虛心以聽，務以翰峯先生爲念。翰峯在日，與公第一相愛，如僕，旁人耳。僕知公必念之極矣。念翰峯則必念及其守節之妻顧氏，念及其守節之妹李氏，又念及其嗣孫無疑矣。夫翰峯

合族無一人可承繼者，僅有安人顧氏生一女爾，翰峯先生沒而後招壻姓張者入贅其家，生兩兒，長養成全，皆安人顧氏與其妹李氏鞠育提抱之力也。見今娶妻生子，改姓李以奉翰峯先生香火矣。而壻與女又皆不幸蚤世，故兩節婦咸以此孫朝夕奉養爲安，而此孫亦藉以成立。弱侯與公等所處如此，蓋不過爲翰峯先生念，故弱侯又以其女所生女妻之也。近聞此孫不愛讀書，稍失色養于二大母，此則雙節平日姑息太過，以致公之不說，而二大母實未嘗不說之也。僕以公果念翰峯舊雅，只宜擇師教之，時時勸加考省，乃爲正當；若遽爲此兒孫病，而別有區處，皆不是眞能念翰峯矣。夫翰峯之妹，一嫁卽寡，仍歸李家。翰峯在日，使與其嫂顧氏同居，南北兩京，相隨不離。翰峯沒後，顧氏亦寡，以故仍與寡嫂同居。計二老母前後同居已四十餘年，李氏妹又　旌表著節，翕然稱聲于白門之下矣。近耿中丞又以雙節懸其廬，二母相安，爲日已久，當不以此孫失孝敬，而遂欲從楊氏族孫以去也。此言大爲李節婦誣矣。稍有知者決不肯信，而況於公？大抵楊氏族孫貧甚，或同居，或時來往，未免垂涎李節婦衣簪之餘，不知此皆李翰峯先生家物，楊家安得有也？且節婦尙在尙不可缺乎？若皆爲此族孫取去，李節

婦一日在世，又復靠誰乎？種種誣謗，盡從此生，唯楊歸楊，李歸李，絕不相干，乃爲妥當。

復晉川翁書

往來經過者頌聲不輟，焦弱侯蓋屢談之矣。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以翁當其任，自然大爲士民倚重，世道恃賴；但貴如常處之，勿作些見識也。果有大力量，自然默默斡旋，人受其賜而不知，若未可動，未可言，決須忍耐以須時。易之蠱曰：『幹母之蠱，不可貞，』言雖幹蠱而不可用正道，用正道必致相忤，雖欲幹辦母事而不可得也。又曰：『幹父用譽，』而夫子傳之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言父所爲皆破家亡身之事，而子欲幹之，反稱譽其父，反以父爲有德，如所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者，如是則父親喜悅，自然入其子孝敬之中，變蠱成治無難矣。倘其父終不肯變，亦只得隨順其間，相幾而動。夫臣子之於君親，一理也。天下之財皆其財，多用些亦不妨，天下之民皆其民，多虐用些亦只得忍受，但有大賢在其間，必有調停之術，不至已甚足矣。只可調停於下，斷不可拂逆於上，叔臺相見，一誦疏稿，大快人，大快人！只此足矣，再

不可多事也。陽明先生與楊邃菴書極可玩，幸置座右！

書晉川翁壽卷後

此予丙申中坪上筆也。今又四載矣，復見此於白下，覽物思仁，壽意與之爲無窮。公今暫出至淮上，淮上何足煩公邪？然非公亦竟不可。夫世固未嘗無才也，然亦不多才，唯不多才，故見才尤宜愛惜，而可令公臥理淮上邪？在公雖視中外如一，但居中制外，選賢擇才，使布列有位以輔主安民，則居中爲便。吾見公之入矣，入卽持此卷以請教當道，今天下多事如此，將何以輔佐聖主擇才圖治？當事者皆公信友，吾知公決不難於一言也。是又余之所以爲公壽也。余以昨戊戌初夏至，今又一載矣，時事如棋，轉眼不同，公當繫念。

會期小啓

會期之不可改，猶號令之不可反，軍令之不可二也。故重會期，是重道也，是重友也。重友

以故重會，重會以故重會期，僕所以屢推辭而不欲會者，正謂其無重道重友之人耳。若重道則何事更重于道會也邪？故有事則請假不往可也，不可因一人而遂廢衆會也；況可遽改會期乎？若欲會，照舊是十六，莫曰『衆人皆未必以會爲重，雖改以就我亦無妨。』噫！此何事也？衆人皆然，我獨不敢，亦望庶幾有以友朋爲重，以會爲重者。今我亦如此，何以望衆人之重道乎？我實不敢以爲然，故以請教。

與友人書

古聖之言，今人多錯會，是以不能以人治人，非恕也，非絜矩也。試舉一二言之：夫堯明知朱之嚚訟也，故不傳以位，而心實痛之，故又未嘗不封之以國。夫子明知鯉之癡頑也，故不傳以道，而心實痛之，故又未嘗不教以禮與詩，又明知詩禮之言終不可入，然終不以不入而遽已，亦終不以不入而遽強。以此知聖人之眞能愛子矣。乃孟氏謂舜之喜象非僞喜，則僕實未敢以謂然。夫舜明知象之欲已殺也，然非眞心喜象，則不可以解象之毒，縱象之毒終不可解，

然舍喜象無別解法矣。故其喜象是僞也；其主意必欲喜象以得象之喜是眞也，非僞也。若如軻言，則是舜不知象之殺已，是不智也；知其欲殺已而喜之，是喜殺也，是不誠也。是堯不知朱之嚚訟，孔不知鯉之癡頑也，不明甚矣。故僕謂舜爲僞喜，非過也。以其情其勢雖欲不僞喜而不可得也。以『中者養不中，才者養不才，』其道當如是也。養者，養其體膚飲食衣服宮室之而已也，如堯之於朱，舜之於象，孔之於伯魚，但使之得所養而已也。此聖人所以爲眞能愛子與悌弟也。此其一也。又觀古之狂者，孟氏以爲是其爲人志大言大而已。解者以爲志大，故動以古人自期；言大，故行與言或不相掩。如此則狂者當無比數於天下矣，有何足貴，而故思念之甚乎？蓋狂者下視古人，高視一身，以爲古人雖高，其跡往矣，何必踐彼跡爲也？是謂志大。以故放言高論，凡其身之所不能爲與其所不敢爲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謂大言，固宜其行之不掩耳。何也？其情其勢，自不能以相掩故也。夫人生在天地間，既與人同生，又安能與人獨異，是以往往徒能言之以自快耳，大言之以貢高耳，亂言之以憤世耳。渠見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厭，益以肆其狂言。觀者見其狂，遂指以爲猛虎毒蛇，相率而遠去之。渠見其狂言之得行也，則

益以自幸，而唯恐其言之不狂矣。唯聖人視之若無有也。故彼以其狂言嚇人，而吾聽之若不聞，則其狂將自歇。故唯聖人能醫狂病，觀其可子桑友原壤，雖臨喪而歌，非但言之，且行之而自不掩，聖人絕不以爲異也。是千古能醫狂病者莫聖人若也。故不見其狂，則狂病自息。又愛其狂，思其狂，稱之爲善人，望之以中行，則其狂可以成章，可以入室，僕之所謂夫子之愛狂者此也。蓋唯世間一等狂漢乃能不掩於行，不掩者，不遮掩以自蓋也，非行不掩其言之謂也。若夫不中不才子弟，只可養不可棄，只可順不可逆，逆則相反，順則相成，是謂千古要言。今人皆未知聖人之心者，是以不可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成栽培傾覆之常理。

復顧冲庵翁書

某非負心人也。況公蓋世人豪，四海之內，凡有目能視，有足能行，有手能供俸，無不願奔走追陪，藉一顧以爲重，歸依以終老也；況於不肖某哉？公於此可以信其心矣。自隱天中山以來，再卜龍湖，絕類逃虛，近二十載，豈所願哉？求師訪友，未嘗置懷，而弟一念實在通海，但老人

出門大難，詎謂公猶惓惓念之邪？適病暑，侵侵宴寂，一接翰誨頓起矣。

又書

昔趙景眞年十四，不遠數千里，佯狂出走，訪叔夜於山陽，而其家竟不知去向，天下至今傳以爲奇。某自幼讀之，絕不以爲奇也，以爲四海求友，男兒常事，何奇之有？乃今視之，雖欲不謂之奇不得矣。向在龍湖，尙有長江一帶爲我限隔，今居白下，只隔江耳，住來十餘月矣，而竟不能至，或一日而三四度發心，或一月而六七度欲發，可知發心容易，親到實難，山陽之事未易當也。豈凡百盡然，不特此邪？抑少時或可勉強，乃至壯或不如少，老又決不如壯邪？抑景眞若至今在，亦竟不能也？計不出春三月矣，先此報言，決不敢食。

又書使通州詩後

某奉別公近二十年矣，別後不復一致書問，而公念某猶昔也，推食解衣，至今猶然，然則

某爲小人，公爲君子，已可知矣。方某之居哀牢也，盡棄交遊，獨身萬里，戚戚無歡，誰是諒我者？其並時諸上官，又誰是不惡我者？非公，則某爲滇中人，終不復出矣。夫公提我於萬里之外，而自忘其身之爲上，故某亦因以獲事公於青雲之上，而自忘其身之爲下也，則豈偶然之故哉？嗟嗟！公天人也，而世莫知；公大人也，而世亦莫知。夫公爲天人，而世莫知，猶未害也；公爲一世大人，而世不知，世人又將何賴邪？目今倭奴屯結釜山，自謂十年生聚，十年訓練，可以安坐而制朝鮮矣。今者援之中邊皆空，海陸並運，八年未已，公獨鼇釣通海，視等鄉隣，不一引手投足，又何其忍邪！非公能忍，世人固已忍舍公也，此非仇公，亦非仇國，未知公之爲大人耳。誠知公之爲大人也，卽欲舍公，其又奚肯？既已爲詩四章，遂幷述其語於此，亦以見某與公原非偶者。

附顧沖老送行序

顧沖老贈姚安守溫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云：溫陵李先生爲姚安府且三年，大治，懇乞致其仕去。初，先生以南京刑部尙書郎來守姚安，難萬里不欲攜其家，其室人強從之，蓋先生居常遊每適意輒留，不肯歸，故其室人患之，而強與偕行至姚安。無何卽欲去，不得

遂，乃強留。然先生爲姚安，一切持簡易，任自然，務以德化人，不賈世俗能聲。其爲人，汪洋停蓄，深博無涯涘，人莫得其端倪。而其見先生也，不言而意自消，自僚屬、士民、胥隸、夷酋，無不化先生者，而先生無有也。此所謂無事而事事，無爲而無不爲者邪？謙之備員洱海也，先生守姚安已年餘，每與先生談，輒夜分不忍別去，而自是先生不復言去矣。萬歷八年庚辰之春，謙以入賀當行，是時先生歷官且三年滿矣，少需之，得上其績，且加恩或上遷，而侍御劉公方按楚雄，先生一日謝簿書，封府庫，攜其家去姚安而來楚雄，乞侍御公一言以去，侍御公曰：『姚安守，賢者也，賢者而去之，吾不忍，非所以爲國，不可以爲風，吾不敢以爲言。卽欲去，不兩月所爲上其績而以榮名終也，不其無恨於李君乎？』先生曰：『非其任而居之，是曠官也，贄不敢也；需滿以倖恩，是貪榮也，贄不爲也；名聲聞於朝矣而去之，是釣名也，贄不能也。去卽去耳，何能顧其他？』而兩臺皆勿許。於是先生還其家姚安，而走大理之鷄足。鷄足者，滇西名山也。兩臺知其意已決不可留，乃爲請於朝，得致其仕。命下之日，謙方出都門還趨滇，恐不及一晤先生而別也，乃至楚之常武，而程程物色

之，至貴竹，而知先生尙留滇中，遨遊山水間，未言歸，歸當以明年春，則甚喜。或謂謙曰：『李姚安始求去時，唯恐不一日去，今又何遲遲也？何謂哉？』謙曰：『李先生之去，去其官耳，去其官矣，何地而非家，又何迫迫於溫陵者爲？且溫陵又無先生之家。』及至滇，而先生果欲便家滇中，則以其室人晝夜涕泣，請將歸楚之黃安，蓋先生女若壻皆在黃安依耿先生以居，故其室人第願得歸黃安云。先生別號曰卓吾居士。卓吾居士別有傳，不具述，述其所以去滇者如此。先生之行，取道西蜀，將穿三峽，覽瞿塘灩澦之勝，而時時過訪。其相知故人，則願先生無復留，攜其家人一意達黃安，使其母子得相共終初念，而後東西南北，唯吾所適，不亦可乎？先生曰：『諾，』遂行。

復澹然大士

易經末三絕，今史方伊始，非三冬二夏未易就緒，計必至明夏四五月乃可。過暑毒，卽回龍湖矣。回湖唯有主張淨土，督課西方公案，更不作小學生鑽故紙事也。參禪事大，量非根器

淺弱者所能擔。今時人最高者唯有好名，無眞實爲生死苦惱怕欲求出脫也。日過一日，壯者老，少者壯，而老者又欲死矣。出來不覺就是四年，祇是怕死在方上，侍者不敢棄我屍，必欲裝棺材赴土中埋爾。今幸未死，然病苦亦漸多，當知去死亦不遠。但得回湖上葬於塔屋，卽是幸事，不須勸我，我自然來也。來湖上化，則湖上卽我歸成之地，子子孫孫道場是依，未可謂龍湖蕞爾之地，非西方極樂淨土矣。

爲黃安二上人三首

大孝一首

黃安上人，爲有慈母孀居在堂，念無以報母，乃割肉出血書寫願文對佛自誓，欲以此生成道報答母慈。以謂：『溫凊雖孝，終是小孝，未足以報答吾母也。卽使勉強勤學，成就功名，以致褒崇，亦是榮耀他人耳目，未可以拔吾慈母於苦海也。唯有勤精進，成佛道，庶可藉此以報答耳。若以吾家孔夫子報父報母之事觀之，則雖武周繼述之大孝，不覺眇乎小矣。今觀吾夫

子之父母至於今有耿光，則些小功名，眞不足以成吾報母之業也。』上人刺血書願，其志蓋如此，而不敢筆之於文，則其志亦可悲矣。故予代書其意以告諸同事云。予初見上人時，上人尙攻舉子業，初亦嘗以落髮出家事告余，余甚不然之。今年過此，乃禿然一無髮之僧，予一見之，不免驚訝，然亦知其有眞志矣。是以不敢顯言，但時時略示微意於語言之間，而上人心實志堅，終不可以說辭諍也。今復如此，則眞出家兒矣，他人可得比耶？因嘆古人稱學道，全要英靈漢子，如上人非眞英靈漢子乎？當時陽明先生門徒遍天下，獨有心齋爲最英靈。心齋本一灶丁也，目不識一丁，聞人讀書，便自悟性，徑往江西見王都堂，欲與之辯質所悟，此尙以朋友往也，後自知其不如，乃從而卒業焉。故心齋亦得聞聖人之道，此其氣骨爲何如者？心齋之後爲徐波石，爲顏山農。山農以布衣講學，雄視一世，而遭誣陷，波石以布政使請兵督戰而死，廣南，雲龍風虎，各從其類，然哉！蓋心齋眞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後爲趙大洲，大洲之後爲鄧豁渠，山農之後爲羅近溪，爲何心隱，心隱之後爲錢懷蘇，爲程後臺，一代高似一代，所謂『大海不宿死屍，龍門不點破額，』豈不信乎？心隱以布衣出頭倡道，而遭橫死，近溪雖得免

於難，然亦幸耳，卒以一官不見容於張太岳。蓋英雄之士，不可免於世，而可以進於道，今上人以此進道，又誰能先之乎？故稱之曰大孝。

眞師二首

黃安二上人到此，時時言及師友之重。懷林曰：『據和尙平日所言師友，覺又是一樣者。』余謂師友原是一樣，有兩樣耶？但世人不知友之卽師，乃以四拜受業者謂之師。又不知師之卽友，徒以結交親密者謂之友。夫使友而不可以四拜受業也，則必不可以與之友矣。師而不可以心腹告語也，則亦不可以事之爲師矣。古人知朋友所係之重，故特加師字於友之上，以見所友無不可師者，若不可師，卽不可友。大概言之，總不過友之一字而已。故言友，則師在其中矣。若此二上人，是友而卽師者也。其師兄常恐師弟之牽於情而不能擺脫也，則攜之遠出以堅固其道心；其師弟亦知師兄之眞愛已也，遂同之遠出，而對佛以發其弘願，此以師兄爲友，亦以師兄爲師者也，非友而師者乎？其師弟恐師兄徒知皈依西方而不知自性西方也，故常述其師稱讚鄧豁渠之語於師兄之前，其師兄亦知師弟之託意婉也，亦信念佛卽參禪，而

不可以徒爲念佛之計，此以師弟爲友，亦以師弟爲師者也，又非友而師者乎？故吾謂二上人方可稱眞師友矣。若泛泛然羣聚，何益耶？甯知師友之爲重邪？故吾因此時時論及鄧豁渠，又推豁渠師友之所自，二上人喜甚，以謂：『我雖忝爲豁渠之孫，而竟不知豁渠之所自，今得先生開示，宛然如在豁渠師祖之旁，又因以得聞陽明心齋先生之所以授受，其快活無量何如也！今但不聞先生師友所在耳。』予謂學無常師，夫子焉不學，雖在今日，不免爲套語，其實亦是實語。吾雖不曾四拜受業一個人以爲師，亦不曾以四拜傳受一個人以爲友，然比世人之時時四拜人與時時受人四拜者，眞不可同日而語也。我問此受四拜人，此受四拜人非聾卽啞，莫我告也。我又遍問此四拜於人者，此四拜於人者亦非聾卽啞，不知所以告我也。然則師之不在四拜明矣。然孰知吾心中時時四拜百拜，屈指不能舉其多，沙數不能喻其衆乎？吾何以言吾師友於二上人之前哉？

失言三首

予初會二上人時，見其念佛精勤，遂敍吾生平好高好潔之說以請教之，今相處日久，二

上人之高潔比余當十百千倍，則高潔之說爲不當矣。蓋高潔之說，以對世之委靡渾濁者，則爲應病之藥。余觀世人恆無眞志，要不過落在委靡渾濁之中，是故口是心非，言淸行濁，了不見有好高好潔之實，而又反以高潔爲予病，是以痛切而深念之。若二上人者，豈以高潔之說進乎？對高潔人談高潔，已爲止沸益薪，況高潔十倍哉？是予蠢也。『過猶不及，』孔夫子言之詳矣。委靡渾濁而不進者，不及者也；好爲高潔而不止者，太過者也；皆道之所不載也。二上人只宜如是而已矣，如是念佛，如是修行，如是持戒，如是可久，如是可大，如是自然登蓮臺，而證眞乘成佛果，不可再多事也。念佛時但去念佛，欲見慈母時但去見慈母，不必矯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動，是謂眞佛。故念佛亦可，莫太高潔可矣。

復李漸老書

數千里外山澤無告之老翁，皆得而時時衣食之，則翁之祿，豈但仁九族惠親友已哉？感德多矣，報施未也，可如何！承諭煩惱心，山野雖孤獨，亦時時有之。卽此衣食之賜，旣深以爲喜，

則缺衣少食之煩惱，不言可知已。身猶其易者，等而上之，有國則煩惱一國，有家則煩惱一家，無家則煩惱一身，所任愈輕，煩惱愈減矣。然則煩惱之增減，唯隨所任之輕重耳，世固未聞有少煩惱之人也，唯無身乃可免矣。老子云：『若吾無身，更有何患？』無身則自無患，無患則自無惱，吁！安得聞出世之旨以免此後有之身哉？翁幸有以教之，此又山澤癯老晚年之第一煩惱處也。

答澹然師

昨來書謂：『觀世音大士發大弘願，我亦欲如是發願，願得如大士圓通無障礙。聞庵僧欲塑大士像，我願爲之，以致皈依，祇望卓公爲我作記也。』余時作筆走答云：『觀音大士發大弘願，似矣，但大士之願，慈悲爲主，以救苦救難爲悲，以接引念佛衆生皈依西方佛爲慈，彼一切圓通無障礙，則佛佛皆然，不獨觀音大士也。彼塑像直布施功德耳，何必問余。或可或否，我不敢與。』予時作答之語如此，然尚未明成佛發願事，故復言之。蓋言成佛者，佛本自成，若

言成佛，已是不中理之談矣；況欲發願以成之哉？成佛者成無佛可成之佛，此千佛萬佛之所同也。發願者發佛佛各所欲爲之願，此千佛萬佛之所不能同也。故有佛而後有願，佛同而願各異，是謂同中有異也。發願盡出於佛，故願異而佛本同，是謂異中有同也。然則謂願由于佛可也；而謂欲發願以成佛，可乎？是豈中理之談哉？雖然，此亦未易言也。大乘聖人尙欲留惑潤生，發願度人，況新發意菩薩哉？然大乘菩薩實不及新發意菩薩，大願衆生實不及大心衆生，觀之龍女善財可見矣。故單言菩薩，則雖上乘，猶不免借願力以爲重。何者？見諦未圓，而信心未化也。唯有佛菩薩如觀音大勢至文殊普賢等始爲諸佛發願矣。故有釋迦佛，則必有文殊普賢，釋迦爲佛，而文殊普賢爲願也。有阿彌陀佛，則必有觀音勢至，彌陀是佛，而觀音勢至是願也。此爲佛願，我願澹師似之！

又

佛之心法，盡載之經，經中一字透不得，卽是自家生死透不得，唯不識字者無可奈何耳。

若謂經不必讀，則是經亦不必留，佛亦不用有經矣。昔人謂讀經有三益：有起發之益，有開悟之益，又有印證之益。如此，曷可不讀也？世人忙忙不暇讀，愚人懵懵不能讀，今幸生此閒身，得得爲世間讀經之人，而不肯讀，比前二輩，反在其後矣。快刻期、定志、立限、讀之，務俾此身眞實可以死，乃得。

又

世人貪生怕死，營營狗狗，無所不至，若見此僧端坐烈焰之中，無一毫恐怖，或遂頓生念佛念法之想，未可知也。其有益于塵世之人甚大。若欲湖僧爲之津送則不可。蓋凡津送亡僧者，皆緣亡者神識飛揚，莫知去向，故藉平時持戒僧衆誦念經咒以助之。今此火化之僧，必是了然自知去向者，又何用湖僧爲之津送邪？且湖上僧雖能守戒行，然其貪生怕死遠出亡僧之下，有何力量可以資送此僧？若我則又貪生怕死之尤者，雖死後猶怕焚化，故特地爲塔屋于龍湖之上，敢以未死之身，自入于紅爐乎？其不如此僧又已甚遠。自信明因向往俱切，皆因

爾澹師倡導，火力甚大，故衆菩薩不覺不知自努力向前也。此其火力比今火化之僧又大矣。何也？火化之僧，只能化得自已，若澹師，則無所不化。火化僧縱能化人，亦只化得衆人念佛而已；若澹師則可以化人立地成佛，故其火力自然不同。

又

學道人，大抵要跟脚眞耳；若始初以怕死爲跟脚，則必以得脫生死、離苦海、免恐怕、爲究竟，雖遲速不同，決無有不證涅槃到彼岸者。若始初只以好名爲跟脚，則終其身只成就得一個虛名而已。虛名於我何與也？此事在各人自查考，別人無能爲也。今人縱十分學道，亦多不是怕死。夫佛以生死爲苦海，而今學者反以生死爲極樂，是北轅而南其轍，去彼岸愈遠矣。世間功名富貴之人，以生爲樂也，不待言也。欲學出世之法，而唯在于好名，名只在于一生而已，是亦以生爲樂也，非以生爲苦海也。苦海有八，生其一也。卽今上亦不得，下又不得，學亦不得，不學亦不得，便可以見有生之苦矣。佛爲此故，大生恐怖。試看我輩今日何曾以此生身爲苦

爲患，而決求以出離之也？尋常亦會說得此身是苦，其實亦只是一句說話耳，非眞眞見得此身在陷穽坑坎之中，不能一朝居者也。試驗之自見。

又

聞師又得了道，道豈時時可得邪？然眞正學者，亦自然如此。楊慈湖先生謂：『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紀其數，』故慈湖於宋儒中獨謂第一了手好漢，以屢疑而屢悟也。學人不疑，是謂大病，唯其疑而屢破，故破疑卽是悟。自信菩薩於此事信得及否？彼以談詩談佛爲二事，不知談詩卽是談佛，若悟談詩，卽是談佛人，則雖終日談詩何妨？我所引自雪陽春之語，不過自謙之辭，欲以激厲彼，俾知非佛不能談詩也。而談詩之外，亦別無佛可談。自信失予之意，反以談詩爲不美，豈不誤哉？歷觀傳燈諸祖，其作詩說偈，超逸絕塵不可當，亦可以談詩病之乎？唯本不能詩而強作則不必，若眞實能詩，則因談佛而其詩益工者，又何多也，何必以談詩爲病也？

與澄然

認不得字，勝似認得字，何必認得字也？只要成佛，莫問認得字與否。認得字亦是一尊佛，認不得字亦是一尊佛，當初無認字佛，亦無不認得字佛。無認字佛，何必認字？無不認字佛，何必不認字也？大要只要自家生死切耳。我昨與丘坦之壽詩有云：『劬勞雖謝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今人但見得父母生我身，不知日夜承世尊恩力，蓋千生萬刼以來，作忘恩背義之人久矣。今幸世尊開我愚頑，頓能發起一念無上菩提之心，欲求見初生爺孃本面，是爲萬幸，當生大慚大愧乃可。故古人親證親聞者，對法師前高叫大哭，非漫然也。千萬刼相失爺孃，一旦得之，雖欲不慟哭，不可得矣。愼莫草草作語言戲論，反成大罪過也。世間戲論甚多，惟此事是戲論不得者。

答自信

既自信，如何又說放不下？既放不下，如何又說自信也？試問自信者是信個甚麼？放不下者，又是放不下個甚麼？於此最好參取。信者自也，不信者亦自也；放得下者自也，放不得下者亦自也。放不下是生，放下是死；信不及是死，信得及是生。信不信，放下不放下，總屬生死，總屬生死，則總屬自也，非人能使之不信不放下，又信又放下也。於此着實參取，便自得之。然自得亦是自，來來去去，生生死死，皆是自，可信也矣。來書『原無生死』四字，雖是諸佛現成語，然眞實是第一等要緊語也。既說原無生死，則亦原無自信，亦原無不自信也；原無放下，亦原無不放下也。原無二字，甚不可不理會。既說原無，則非人能使之無可知矣。亦非今日方始無，又可知矣。若待今日方始無，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矣。若人能使之無，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矣。原無二字，總說不通也。故知原無生者，則雖千生，總不妨也。何者？雖千生，終不能生此原無生也。使原無生而可生，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生矣。故知原無死者，則雖萬死，總無礙也。何者？雖萬死，終不能死此原無死也。使原無死而可死，則亦不得謂之原無死矣。故『原無生死』四字，不可只恁麼草草讀過，急着精彩，便見四字下落。

又

一動一靜，原不是我，莫錯認爲父母已生後卽父母未生前，無別有未生前消息也。見得未生前，則佛道、外道、邪道、魔道、總無有，何必怕落外道乎？總無死，何必怕死乎？然此不怕死，總自十分怕死中來。世人唯不怕死，故貪此血肉之身，卒至流浪生死而不歇。聖人唯萬分怕死，故窮究生死之因，直證無生而後已。無生則無死，無死則無怕，非有死而強說不怕也。自古唯佛聖人怕死爲甚，故曰：『子之所愼，齋、戰、疾。』又曰：『臨事而懼，』『若死而無悔者，吾不與，』其怕死何如也？但記者不知聖人怕死之大耳。怕死之大者，必朝聞而後可免于夕死之怕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可』者，言可以死而不怕也。再不復死，亦再不復怕也。我老矣，凍手凍筆，作字甚難，愼勿草草，須時時與明因確實理會。我與詩學無分，祇緣孤苦無朋，用之以發叫號，少洩胸中之氣，無白雪陽春事也。舉世無眞學道者，今幸有爾列位眞心向道，我喜何如！若悠悠然唯借之以過日子，又何必乎？

又

若無山河大地，不成清淨本原矣。故謂山河大地卽清淨本原可也。若無山河大地，則清淨本原謂頑空無用之物，謂斷滅空不能生化之物，非萬物之母矣，可值半文錢乎？然則無時無處無不是山河大地之生者，豈可以山河大地爲作障礙而欲去之也？清淨本原，卽所謂本地風光也。視不見，聽不聞，欲聞無聲，欲嗅無臭，此所謂龜毛兎角，原無有也。原無有，是以謂之清淨也。清淨者，本原清淨，是以謂之清淨本原也，豈待人清淨之而後清淨耶？是以謂之『鹽味在水，唯食者自知，』不食則終身不得知也。又謂之『色裏膠青，』蓋謂之曰膠青，則又是色，謂之曰色，則又是膠青，膠青與色，合而爲一，不可取也。是猶欲取清淨本原於山河大地之中，而清淨本原已合於山河大地，不可得而取矣。欲捨山河大地於清淨本原之外，而山河大地已合成清淨本原，又不可得而舍矣。故曰取不得，舍不得，雖欲不放下，不可得也。龜毛兎角，我所說與佛不同，佛所說，以證斷滅空耳。

又

念佛是便宜一條路。昨火化僧只是念佛得力人。人能念佛，人人得往西方；不但此僧爲然，亦不必似此火化乃見念佛功效也。古今念佛而承佛接引者，俱以無疾而化爲妙。故或坐脫，或立亡，或吉祥而逝，故佛上稱十號，只曰善逝而已。善逝者，如今人所言『好死』是也。此僧火化，雖非正法，但其所言得念佛力，實是正言，不可因其不是正法，而遂不信其爲正言也，但人不必學之耳。念佛須以見佛爲願，火化非所願也。

又

無相無形無國土與有相有形有國土，成佛之人，當自知之，已證涅槃之人，亦自知之，豈勞問人也？今但有念佛一路最端的，念佛者，念阿彌陀佛也。當時釋迦金口稱贊有阿彌陀佛在西方極樂國土，專一接引念佛衆生。以此觀之，是爲有國土乎，無國土乎？若無國土，則阿彌

陀佛爲假名，蓮華爲假相，接引爲假說，互相欺誑，佛當受彌天大罪，如今之衙門口光棍，當卽時敗露，卽受誅夷矣，安能引萬億刦聰明豪傑同登金蓮勝會乎？何以問我有無形相國土爲也？且夫佛有三身：一者淸淨法身，卽今問佛問法與問有無形相國土者也。是無形而不可見，無相而不可知者也。是一身也。二者千百億化身，卽今問佛問法問有無形相國土，又欲參禪，又欲念佛，又不敢自信，如此者，一日十二時有千百億化現，故謂之化身，是又一身也。卽法身之動念起意變化施爲，可得而見，可得而知，可得而狀者也。三者圓滿報身，卽今念佛之人，滿卽報以極樂，參禪之人，滿卽報以浮土，修善之人，滿卽報以天堂，作業之人，滿卽報以地獄，慳貪者報以餓狗，毒害者報以虎狼，分釐不差，毫髮不爽，是報身也。報身卽應身，報其所應得之身也。是又一身也。今但念佛，莫愁不到西方，如人但讀書，莫愁不取富貴一理耳。但有因卽有果，但得本，莫愁末不相當；但成佛，莫愁佛不解語、不有相、不有形、不有國土也。又須知我所說三身與佛不同，佛說三身一時具足，如大慧引儒書云：『天命之謂性，』淸淨法身也；『率性之謂道，』圓滿報身也；『修道之謂教，』千百億化身也；最答得三身之義明白。然果能知三

身卽一身，則知三世卽一時，我與佛說，總無二矣。

答明因

昨有客在，未及裁答。記得爾言，若是自己，又何須要認我，謂此是套語，未可便說不要認也。急寫要認數字去。夫自己親生爺孃認不得，如何是好？如何過得日子？如何便放得下？自不容不認得去也。天下豈有親生爺孃認不得，而肯丟手不去認乎？決無此理，亦決無此等人。故我作壽丘坦之詩有云：『劬勞雖謝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尊莫尊于爺孃，而人却認不得者，無始以來認他人作父母，而不自知其非我親生父母也。一旦從佛世尊指示，認得我本生至親父母，豈不暢快，又豈不痛恨昔者之不見，而自哀嗚與流涕也邪？故臨濟以之築大悲，非築大悲也，喜之極也。夫既認得自己爺孃，則天來大事，當時成辦，當時結絕矣。蓋此爺孃是眞爺孃，非一向假爺孃可比也。假爺孃怕事，眞爺孃不怕事，入火便入火，燒之不得，入水便入水，溺之不得。故唯親爺孃爲至尊無與對，唯親爺孃能入於生死而不可以生死，唯親爺孃能

生生而實無生，能死死而實無死，有此好爺孃，可不早親識認之乎？然認得時，爺孃自在也；認不得時，爺孃亦自在也。唯此爺孃情性大好，不肯強人耳。因復走筆，潦倒如此，甚不當。

又

『無明實性卽佛性』二句，亦未易會。夫既說實性，便不可說空身，卽說空身，便不宜說實性矣，參參！但得本莫愁末，我道但有本可得，卽便有末可愁，難說莫愁末也。自利利他亦然。若有他可利，便是未能自利的矣。既說父母未生前則我身尙無有，我身既無有，則我心亦無有，我心尙無有，如何又說有佛？苟有佛，卽便有生有死矣，又安得謂之父母未生前乎？然則所謂眞爺孃者亦是假立名字耳，莫太認眞也。眞爺孃不會說話，乃謂能度阿難，有是理乎？佛未嘗度阿難，而阿難自迷，謂必待佛以度之，故愈迷愈遠，直至迦葉時，方得度爲第二祖。當迦葉時，迦葉力擯阿難，不與話語，故大衆每見阿難，便卽星散，視之如讎人然，故阿難慌忙無措，及至無可奈何之極，然後舍却從前悟解，不留半點見聞於藏識之中，一如父母未生阿難之前

然，迦葉方乃印可傳法爲第二祖也。設使阿難猶有一毫聰明可倚，尙貪着不肯放下，至極乾淨，迦葉亦必不傳之矣。蓋因阿難是極聰明者，故難舍也。然則凡看經看教者，只要舍我所不能舍，方是善看經教之人，方是眞聰明大善知識之人，莫說看經看教爲不可，只要看得瞥脫乃可。

明因曰：『諸相原非相，只因種種差別自落諸相中，不見一相能轉諸相。』諸相原非相，是也，然怎見得原非相乎？世間凡可得而見者，皆相也。今若見得非相，則見在而相不在，去相存見，是又生一相也。何也？見卽是相耳。今且勿論。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既見了如來，諸相又向何處去乎？抑諸相宛爾在前，而我心自不見之耶？抑我眼不見之也？眼可見，而強以爲不見，心可見，而謬以爲不見，又是平地生波，無風起浪，去了見，復存不見，豈不大錯！

明因曰：『豁達空是落斷滅見着空，棄有是着無見，都是有造作，見得眞爺孃自無此等見識，然卽此見識，便是眞空妙智。』

棄有着空，則成頑空矣，卽所謂斷滅空也。卽今人所共見太虛空是也。此太虛空不能生萬有，既不能生萬有，安得不謂之斷滅空？安得不謂之頑空？頑者，言其頑然如一物然也。然則今人所共見之空亦物也，與萬物同矣，安足貴乎？六祖當時特借之以喻不礙耳。其實我之眞空，豈若是耶？唯豁達空須細加理會，學道到此，已大段好了，願更加火候，疾證此大涅槃之樂。

明因曰：『名爲豁達空者是誰？怕落豁達空者是誰？能參取豁達空者是誰？我之眞空，能生萬法，自無莽蕩。曾有偈云：「三界與萬法，匪歸何有鄉；若只便恁麼，此事大乖張。」此是空病。今人有執着諸祖一語修行者，不知諸祖教人，多是因病下藥，如達磨見二祖種種說心說性，故教他外息諸緣，心如牆壁，若執此一語，卽成斷滅空。』

眞空既能生萬法，則眞空亦自能生罪福矣。罪福非萬法中之一法乎？須是眞曉得自無罪福乃可，不可只恁麼說去也。二祖當時說心說性，亦只爲不曾認得本心本性耳。認得本心本性者，又肯說心說性乎？故凡說心說性者，皆是不知心性者也。何以故？心性本來空也。本來空，又安得有心，更有性乎？又安得有心，更有性可說乎？故二祖直至會得本來空，乃得心如牆壁去

耳。既如牆壁，則種種說心說性諸緣，不求息而自息矣。諸緣既自息，則外緣自不入，內心自不喘，此眞空實際之境界也，大涅槃之極樂也，大寂滅之藏海也，諸佛諸祖之所以相續慧命於不斷者也，可以輕易而錯下注脚乎？參參！

明因云：『那火化僧說話亦通，只疑他臨化時叫人誦彌陀經。』又說：『凡見過他的，都是他的徒弟。』

臨化念彌陀經，此僧家常儀也。見過卽是徒弟，何疑乎？能做人徒弟，方是眞佛，我一生做人徒弟到老。

附錄

卓吾詩全稿雜述九篇

此页空白

詩

讀書樂 并引

曹公云：『老而能學，唯吾與袁伯業。』夫以四分五裂，橫戈支戟，猶能手不釋卷，況淸遠閒曠哉一老子邪？雖然，此亦難強，余蓋有天幸焉。天幸生我目，雖古希，猶能視細書；天幸生我手，雖古希，猶能細書字。然此未爲幸也。天幸生我性，平生不喜見俗人，故自壯至老，無有親賓往來之擾，得以一意讀書；天幸生我情，平生不愛近家人，故終老龍湖，幸免俯仰逼迫之苦，而又得以一意讀書。然此亦未爲幸也。天幸生我心眼，開卷便見人，便見其人終始之概。夫讀書論世，古多有之，或見皮面，或見體膚，或見血脈，或見筋骨，然至骨極矣，縱自謂能洞五臟，其實尙未刺骨也，此余之自謂得天幸者一也。天幸生我大膽，凡昔

人之所忻艷以爲賢者，予多以爲假，多以爲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棄者唾且罵者，余皆的以爲可託國託家而託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膽而何？此又余之自謂得天之幸者二也。有此二幸，是以老而樂學，故作讀書樂以自樂焉。

天生龍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龍湖。龍湖卓吾，其樂何如？四時讀書，不知其餘。讀書伊何？會我者多。一與心會，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繼以呼呵。慟哭呼呵，涕泗滂沱。歌匪無因，書中有人。我觀其人，實獲我心。哭匪無因，空潭無人。未見其人，實勞我心。棄置莫讀，束之高屋。怡性養神，輟歌送哭。何必讀書，然後爲樂？乍聞此言，若惘不穀。束書不觀，吾何以歡？怡性養神，正在此間。世界何窄，方册何寬？千聖萬賢，與公何寃？有身無家，有首無髮。死者是身，朽者是骨。此獨不朽，願與偕歿。倚嘯叢中，聲震林鶻。歌哭相從，其樂無窮。寸陰可惜，曷敢從容。

富莫富於常知足

富莫富於常知足，貴莫貴於能脫俗，貧莫貧於無見識，賤莫賤於無骨力。身無一賢曰窮，朋來四方曰達，百歲榮華曰夭，萬世永賴曰壽。

解者曰：常知足則常足，故富。能脫俗則不俗，故貴。無見識則是非莫曉，賢否不分，黑漆漆之人耳，欲往何適？大類貧兒，非貧而何？無骨力則待人而行，倚勢乃立，東西恃賴耳，依門傍戶，眞同僕妾，非賤而何？身無一賢，緩急何以，窮之極也；朋來四方，聲應氣求，達之至也；吾夫子之謂矣。故以不知恥爲賤，亦好；以得志一時爲天，尤好。然以流芳百世爲壽，只可稱前後烈烈諸名士耳。必如吾夫子，始可稱萬世永賴，無疆上壽也。

九日同袁中夫看菊寄謝主人

去年花比今年蚤，今年人比去年老，盡道人老不如舊，誰信舊人老亦好？秋菊總開舊歲花，人今但把新人誇，不見舊日龍山帽，至今猶共說孟嘉？去年我猶在陰山，今年爾復在江南，傍人錯指前身是，一是文殊一瞿曇。花開于我復何有，人世那堪逢重九？舉頭望見鍾山高，出門便欲跨牛首。袁生袁生攜我手，欲往何之仍掣肘。雖有謝公墩，朝朝長在門；雖有堦前塔，高高未出雲。褰裳緩步且相隨，一任秋光更設施。天生我輩必有奇，感君雅意來相期。入門秋色上高堂，烹茶爲具呼兒郎。歡來不用登高去，撲鼻迎風尊酒香。子美空吟白髮詩，淵明采采亦徒疲，

何如今日逢故知，菊花共看未開時。

至日自訟謝主翁

明朝七十一，今朝是七十，長而無述焉，既老復何益？雖有讀書樂，患失又患得。患失是伊何？去日已蹉跎。患得是伊何？來日苦無多。聰明雖不逮，精神未有害。筆禿鋒鋩少，指柔龍蛇在。宛然一書生，可笑亦可愛。且將未死身，暫作不死人，所幸我劉友，供饋不停手，從者五七人，素飽爲日久。如此賢主人，何愁天數九？

朔風謠

南來北去何時了？爲利爲名無了時。爲利爲名滿世間，南來北去正相宜。朔風三月衣裳單，塞上行人忍凍難，好笑山中觀靜者，無端絕塞受風寒。謂余爲利不知余，謂渠爲名豈識渠，非名非利一事無，奔走道路胡爲乎？試問長者眞良圖，我願與世名利徒，同歌帝力樂康衢。

題繡佛精舍

聞說澹然此日生，澹然此日却爲僧。僧寶世間猶時有，佛寶今看繡佛燈。可笑成男月上女，大

驚小怪稱奇事。陡然不見舍利佛，男身復隱知誰是？我勸世人莫浪猜，繡佛精舍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著，龍女成佛今又來。

十八羅漢漂海偈

十八羅漢漂海，第一胖漢利害。失脚踏倒須彌，拋散酒肉布袋。猶然嗔怪同行，要喫諸人四大。咄！天無底，地無蓋，好箇極樂世界！

十八羅漢遊戲偈

不去看經念偈，却來神通遊戲。自誇能殺怨賊，好意翻成惡意。咦！南無阿彌陀佛，春夏秋冬四季！

哭耿子庸

楚國有一士，胸中無一字，令人讀漢書，便道賴有此。蓋世聰明者，非君竟誰與？所以羅盱江，平生獨推許。行年五十一，今朝眞死矣。君生良不虛，君死何曾死？

其二

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師。我年長於君，視君是先知。君言吾少也，如夢亦如癡。去去學神仙，中道復棄之。歸來山中坐，靜極心自怡。大事苟未明，兀坐空爾爲。行行還出門，逝者在於斯。反照未生前，我心不動移。仰天一長嘯，茲事何太奇？從此一聲雷，平地任所施。開口向人難，誰是心相知？

其三

太眞終日語，東方容易談。本是閩越人，來此共閑閑。君子有德音，聽之使人慚。白門追隨後，萬里走滇南。移家恨已滿，敢曰靑於藍。志士苦粧飾，世儒樂苟安。謂君未免俗，令人坐長嘆。

其四

君心未易知，吾言何惻惻？大言北海若，小言西河伯；緩言微風入，疾言養叔射；麤言雜俚語，無不可思繹。和光混俗者，見之但爭席。浩氣滿乾坤，收斂無遺跡。時來一鼓琴，與君共晨夕。已矣莫我知，雖生亦何益？

宿吳門

秋深風落木，清水半池荷；驅馬向何去？吳門客子多。

其二

屋有圖書潤，庭無秋菊鮮；應知彭澤令，一夜不曾眠。

同深有上人看梅

東閣觀梅去，清尊怨未開；徘徊天際暮，獨與老僧來。

又觀梅

雷雨驚春候，寒梅次第開。金陵有逸客，特地看花來。

鄭樓

谷口鄭子眞，棲遲市門裏。小樓延上客，酒酣猶未已。

薙髮

空潭一老醜，薙髮便爲僧。願度恆沙衆，長明日月燈。

其二

有家眞是累，混俗亦招尤；去去山中臥，晨興粥一甌。

其三

爲儒已半世，食祿又多年；欲證無生忍，盡拋妻子緣。

其四

大定非關隱，魂淸自可人；而今應度者，不是宰官身。

哭貴兒

水深能殺人，胡爲浴於此？欲眠眠不得，念子于茲死！

其二

不飲又不醉，子今有何罪？疾呼遂不應，痛恨此潭水！

其三

骨肉歸故里，童僕皆我棄；汝我如形影，今朝唯我矣！

哭黃宜人

結髮爲夫婦，恩情兩不牽；今朝聞汝死，不覺情淒然！

其二

不爲恩情牽，含悽爲汝賢；反目未曾有，齊眉四十年。

其三

中表皆稱孝，身姑慰汝勞；賓朋日夜往，龜手事香醪。

其四

慈心能割有，約已善持家。緣余貪佛去，別汝在天涯。

其五

近水觀魚戲，春山獨鳥啼。貧交猶不棄，何況糟糠妻？

其六

冀缺與梁鴻，何人可比蹤？丈夫志四海，恨汝不能從！

夜半聞鴈 有引

改歲以來，老病日侵，計不久矣！夫余七十人也，追思五十以前，抱此麤疎，遊遊四海，兼圖升斗以贍俯仰，憑尺寸以奉高尊，人人皆視爲畏途，余獨坦行闊步，二十五載，不少一日，遍交當世名流，無空過者。直至今日，猶然念余不舍也。是世之所難者，余之所易也。及其解組入楚，身退矣，名且隱矣，可謂易而又易矣。乃行畏途覺平妥，逃空虛轉顛躓，何邪？豈非理之不可曉者邪！夫余執此道以終始，未嘗一毫改步也。今難者反易，易者反難，雖余亦自不知其故矣。內實自傷，故因聞鴈而遂賦之。

孤鴻向北征，夜半猶哀鳴。哀鳴何所爲？欲我如鴻冥。

其一

自有凌霄翮，高飛安不得。如何萬里行，反作淹留客？

其三

獨鵑雖無依，羣飛尚有伴。可憐何處翁，兀坐生憂患！

其四

日月湖中久，時聞冀北音。鴻飛如我待，鼓翼向山陰。

後數歲，余竟赴冀北，過山陰，其詞卒驗。

莊純夫還閩有憶

乘龍人歸去，誰復到吾門？薄暮多風雨，知子宿前村。

其一

海物多奇錯，蠣房味正清。夫妻共食噉，不得到麻城。

其三

三子皆聰明，必然早著聲。若能舉孝廉，取道過西陵。

其四

七十古來稀，知余能幾時？君宜善自計，莫念出家兒。

歲暮過胡南老

胡床掛空壁，窮巷有深居。滿目繁華在，先生獨晏如。

其一

河內著碑銘，瞿塘流頌聲；百年林下叟，隱隱作儀刑。

其三

四鄰簫管沸，大都爲歲除；君看五馬貴，囊有一錢無？

其四

有席雖長穿，有朋亦喜歡；園蔬堪摘矣，不用一錢看。

嵇山寺夜坐

松風已可哀，蘿月復飛來。如何當此夜，萬里獨登臺？

鄭子玄不顧雨雪之難，走潞河欲尋舊交，予思其或有嗟來也，故作詩三章以慰其行。

雨雪東南行，貧交家上京；當時孔北海，極重鄭康成。

右一章

四顧塊愁絕，連天一月雪；恐抵張家灣，難對貧交說。

右二章

貧賤少親交，許由故棄瓢；許由千古少，蒙袂且相招。

右三章

寓武昌郡寄真定劉晉川先生

密密梧桐樹，亭亭相與許；中夜聞人聲，疑是見君子。

其一

芒種在今朝，君行豈不遙？農夫歡倒極，雨立迂星軺。

其三

細問去來者，暮宿漢陽城；三日望京山，五日過西陵。

其四

青翠滿池臺，徒增靜者哀；一步一回遠，君今去不來。

其五

方我來歸日，是君傾蓋時；通玄信長者，北海好男兒。

其六

季心何意氣，夜半猶開門；幸免窮途哭，能忘一飯恩？

其七

黃昏入夏口，無計問劉琦，假若不逢君，流落安所之？

其八

南國留棠陰，江城遺白叟，君思用趙人，猶憶江南否？

塞上吟 時有倭警

乘槎欲問天，只怕衝牛斗。乘桴欲浮海，又道蛟龍吼。

賦松梅

二八誰家女？曲彈塞上聲。且莫彈此曲，無家人難聽。

其一

皎皎中秋月，無聲誰論價？有色兼有聲，松梅明月下。

贈何心隱高第弟子胡時中

三日三渡江，胡生何忙忙？師弟恩情重，不忍見武昌。

偈二首答梅中丞

本無家可歸，原無路可走，若有路可走，還是大門口。

其二

莫誇家裏富，家富令人醜；若實到家人，一毫亦無有。

懷林答偈附

亦知都府內，事事無不有；只是從外來，令人難長守。

雲中僧舍芍藥

芍藥庭開兩朵，經僧閣裏千聲，木魚暫且停手，風送花香有情。

其二

笑時傾城傾國，愁時倚樹憑闌。爾但一開兩朶，我來萬水千山。

士龍攜二孫同弱侯過余解粽

解粽正思端午，懷沙莫聞汨羅，且喜六龍下食，因知二妙堪多。

其二

元方既難爲弟，季方又難爲兄，如此食糉自可，何必白日飛昇？

其三

我本老而好學，故隨眞人東行；兩家竝生才子，自然當聚德星。

其四

泗州說有大聖，金陵亦有元城，何似維明與公，竝稱二李先生。

南池二首

濟漯相將日暮時，此間乃有杜陵池。三春花鳥猶堪賞，千古文章只自知。

其二

水入南池讀古碑，任城爲客此何時？從前祇爲作詩苦，留得驚人杜甫詩。

太白樓

世事眞同水上浮，金龜好換酒家愁。山東李白今何在？城下唯瞻太白樓。

其一

天寶年間事已非，先生不醉將安歸？當時豪氣三千丈，傾國名花贈玉妃！

恨菊

不是先生偏愛菊，清霜獨有菊花開？滿庭秋色無人見，敢望白衣送酒來！

哭陸仲鶴

二十年前此地分，孤帆萬里出重雲。滇南昔日君憐我，白下今朝我哭君。

其一

歲歲年年但寄書，草萍消息竟何如？巨卿未解山陽夢，垂老那堪策素車？

九日坪上

如鳥飛飛到處棲，今年九日在山西。太行正是登高處，無菊亦應有酒攜。

其一

坪上無花有酒錢，謾將沽酒醉逃禪。若言不識酒中趣，可試登高一問天。

其二

身在他鄉不望鄉，閒雲處處總淒涼。故人若問涼邊事，日射坪田索酒嘗。

除夕道場即事

衆僧齊唱阿彌陀，人在天涯歲又過。但道明朝七十一，誰知七十已蹉跎。

其一

坪上相逢意氣多，至人爲我飯樓那。燒燈熾炭紅如日，旅夕何愁不易過？

其二

白髮催人無奈何，可憐除夕不除魔。春風十日冰開後，依舊長流沁水波。

閉關

閉關正爾爲參禪，一任主人到客邊。無奈塵心猶不了，依然出戶拜新年。

元宵

元宵眞是可憐宵，獨對孤燈坐寂寥。不是齋居能養性，嗔心幾被雪風搖。

哭懷林

南來消息不堪聞，腸斷龍堆日暮雲。當日雖然扶病去，來書已是細成文。

其一

年少才情亦可誇，暫時不見卽天涯。何當棄我先歸去，化作楚雲散作霞。

其三

夢中相見語依依，忘却從前抱病歸。四大已隨風火散，去書猶囑寄秋衣。

其四

年在桑榆身大同，吾今哭子非龍鍾。交情生死天來大，絲竹安能寫此中。

晉陽懷古

水決汾河趙已分，孟談潛出間三軍。如何智伯破亡後，高赦無功獨首論？

過鴈門

盡道當關用一夫，昔人曾此扞匈奴。如今冒頓來稽顙，李牧如前不足都。

其一

千金一劍未曾磨，陡上關來感慨多。關下人稱眞意氣，關頭人說白頭何。

渡桑間

逢人勿問我何方，信宿并州卽我鄉。明日桑間橫渡去，兩程又見梅衡湘。

初至雲中

錫杖朝朝信老僧，蒼茫山色樹層層。出門祇覺音聲別，不審身眞到白登。

贈兩禪客

孟嘗門下客三千，狗盜雞鳴絕可憐。自脫秦關歸去後，始知二子會參禪。

得上院信

世事由來不可論，波羅忍辱是玄門。今朝接得龍湖信，立喚沙彌取火焚。

重來山房贈馬伯時

一別山房便十年，親栽竹篠已參天。舊時年少唯君在，何處看山不可憐？

古道通三晉

黃河遠綴白雲間，我欲上天天不難。三晉誰云通古道？人今唯見太行山。

中州第一程

程程物色使人羞，同上中原第一樓。太行雖有摧車路，千載人人到上頭。

詠史

荆卿原不識燕丹，祇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唯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

其二

夷門畫策却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萬歲有侯嬴。

其三

晉鄙合符果自疑，揮鎚運臂有屠兒。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頸迎風一送之。

却寄

一迴飛錫下江南，咫尺無由接笑談。却羨婆須蜜氏女，發心猶願見瞿曇。

其一

持鉢來歸不坐禪，遙聞高論却潸然。如今男子知多少，盡道官高卽是仙。

其三

盈盈細抹隨風雪，點點紅粧帶雨梅。莫道門前車馬富，子規今已喚春回。

其四

聲聲喚出自家身，生死如山不動塵。欲見觀音今汝是，蓮花原屬似花人。

喜楊鳳里到攝山

十年相守似兄弟，一別三年如隔世。今日還從江上來，孤雲野鶴在山寺。

其二

憶別龍湖才幾時，天涯霜雪淨鬚眉。君今復自龍湖至，鬢裏有絲君自知。

山中得弱侯下第書

秣陵人去帝京遊，可是隋珠復暗投！昨夜山前雷雨作，傳君一字到黃州。

同周子觀洞龍梅

一枝斜倚古垣東，白首逢君出洞龍。莫怪花神爭笑語，周郎昨夜此山中。

湖上紅白梅盛開戲題

始知春意屬閒身，紅白相將入望頻。才到開時君又去，看花不是種花人。

贈周人山

謾道男兒四海身，百錢賣卜不愁貧。卽今欲上黃梅路，誰把十金拋與人？

牡丹時

牡丹才記欲開時，芍藥于今久離披，可是山中無人到，花開花謝總不知。

其二

憶昔長安看花時，牡丹獨有醉西施。省中一樹花無數，共計二百單八枝。

初到石湖

皎皎空中石，結茅俯青溪。魚遊新月下，人在小橋西。入室呼尊酒，逢春信馬蹄。因依如可就，筇竹正堪攜。

春宵燕集得空字

高館張燈夜，清尊興不空。故交來昨日，千里動春風。竹影寒塘下，歌聲細雨中。可憐新歲月，偏向舊衰翁。

中秋劉近城攜酒湖上

舉網澄潭下，凭闌看得魚。誰將從事酒，一問子雲廬？水白沙鷗淨，天空木葉疎。中秋今夜月，爾我獨躊躇。

秋前約近城鳳里到周子竹園

竹徑來三友，清幽半在君。拋書爲對客，抱酒好論文。青苔過雨後，獨鶴向人羣。攜手欲同去，相看日未曛。

其二

暑在人還倦，竹深風自涼。茶來頻我酌，酒到與君嘗。徙倚窺馴鹿，閒呼過短牆。沉吟秋日近，容易得相將。

環陽樓晚眺得碁字

不是環陽客，何來席上碁？推窗雲亦去，俯檻月猶遲。水底魚龍醒，花間鳥鵲飢。眼看春又半，雖老亦忘疲。

重過曾家

冰肌仍帶雪，霜鬢更逢梅，花是去年白，人知何日回？一杯臨老客，三度隔牆開，無計就君住，明朝還復來。

送鄭子玄兼寄弱侯

我乃無歸處，君胡爲遠遊？窮途須痛哭，得意勿淹留。旅鬢迎霜日，詩囊帶雨秋。薊門雖落莫，應念有焦侯。

丘長孺生日

似君初度日，不敢少年看。百歲人間易，逢君世上難。三杯生瑞氣，一雨送春寒。對客猶辭醉，尊前有老聃。

謁關聖祠

交契得如君，香烟可斷雲。既歸第一義，寧復昔三分。金石有時敝，關張孰不聞？我心無所似，只是敬將軍。

觀鑄關聖提刀躍馬像

英雄再出世，烈烈有暉光。火焰明初日，金精照十方。居然圍白馬，猶欲斬顏良。豈料人千載，又得見關王。

秋懷

白盡餘生髮，單存不老心。栖栖非學楚，切切爲交深。遠夢悲風送，秋懷落木吟。古來總聽者，或別有知音。

閒步

灌園看老圃，秋色似江南。畦沁蔬堪摘，霜黃柿未甘。爾非陳仲子，我豈老瞿曇？聊共班荆坐，憑君說兩三。

立春喜常融二人至

客久歲云暮，吾衰道自尊。時辰催短速，晷刻變寒温。人賤時爭席，神傷早閉門。新春看爾到，應念我猶存。

其二

正爾逢春日，到來兩足尊。偷生長作客，僧臘始開門。淡淡梅初放，如如雪可吞。千三四百里，又是一乾坤。

乾樓晚眺

呼朋萬里外，拍手層霄間。塞晚浮煙重，天空歲月閒。斷雲迷古戍，落日照西山。幸有聲歌在，更殘且未還。

其二

凭高一灑衣，望遠此何時？正是中元節，兼聽遊女悲。杯乾旋可酌，曲罷更題詩。願將北流水，彈與鍾子期。

其三

中丞綏定後，攜我共登臨。所喜聞謠俗，非干懷壯心。山雲低薄暮，樓日壓重陰。欲歸猶未可，此地有知音。

贈利西泰

逍遙下北溟，迤邐向南征。剎利標名姓，仙山紀水程。回頭十萬里，舉目九重城。觀國之光未，中天日正明。

六月訪袁中夫攝山

懷人千佛嶺，避暑碧霞顚。試問山中樂，何如品外泉？陰陰藤掛樹，隱隱日爲年。坐覺涼風至，披襟共灑然。

薜蘿園宴集贈鷗江詞伯

爲有玉田飯，任從金粟過。名園花樹早，小徑求羊多。煮茗通玄理，焚香去染痾。宗侯非曠蕩，若意在烟蘿。

望東平有感

我來齊竟上，弔古問東平。雨細河魚出，雲收山鳥鳴。天桃夾岸去，弱柳送春行。最樂誰堪比，唯君悟此生。

過聊城

誰道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渤海新開府，中原盡點兵。倭夷兩步卒，廊廟幾公卿？不見魯連子，射書救聊城。

過武城

絃歌古渡口，經過欲停舟。世變人何往？神傷意不留。文章誇海岱，禮樂在春秋。堪笑延陵札，同時失子游。

其二

先師無戲論，一笑定千秋。白雪難同調，青雲誰見收？春風吹細草，明月照行舟。魯國多男子，幾人居上頭？

自武昌渡江宿大別

疎鐘夜半落雲房，今夕何由見武昌？流水有情憐我老，秋風無恙斷人腸。千年芳草題鸚鵡，萬里長江入漢陽。大別原非分別者，登臨不用更悲傷。

曉行逢征東將士却寄梅中丞

烽火城西百將屯，寒烟曉霧萬家村。雄邊子弟誇雕鞚，絕塞將軍蚤閉門。傍海何年知浪靜？登壇空自拜君恩。雲中今有眞頗牧，安得移來覲至尊。

晚過居庸

重門天險設居庸，百二山河勢轉雄。關吏不聞占紫氣，行人或共說非熊。灣環出水馬蹄澀，回復穿雲月露融。燕市即今休感慨，漢家封事已從容。

九日至極樂寺聞袁中郎且至因喜而賦

世道由來未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時逢重九花應醉，人至論心病亦蘇。老檜深枝喧暮鵲，西風落日下庭梧。黃金臺上思千里，爲報中郎速進途。

元日極樂寺大雨雪

萬國衣冠共一新，婆娑獨占上方春。誰知向闕山呼日，正是飛花極樂辰。寂寂僧歸雲際寺，溶溶月照隴頭人。年來髮鬢隨刀落，欲脫塵勞却惹塵。

雨中塔寺和袁小修韻

無端滯落此江瀕，雨濕征衫逢故人。但道三元猶浪跡，誰知深院有孤身？才傾八斗難留客，酒賦千鍾不厭貧。自是仙郎佳況在，何妨老子倍精神？

讀羊叔子勸伐吳表

三馬同槽買鄴都，轉身賣與小羌胡。山濤不是私憂者，羊祜寧知非算無？天塹長江權入晉，地分左衽終輸吳。當時王謝成何事？只好清談對酒壚。

讀劉禹錫金陵懷古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懷古獨稱劉。千尋鐵鎖沉江底，百萬龍驤上石頭。賦就羣公皆閣筆，功成二子莫爲讎。鍾山王氣千年在，不見長江日夜浮。

瑠璃寺

瑠璃道上日初西，馬遶秋風萬木低。僧舍不關從客去，田家有酒爲誰攜？籬邊小雨催黃菊，山岫明星報曉雞。自有深公爲伴侶，何妨一笑過前溪？

赴京留別雲松上人

支公遯跡此山居，深院巢雲愧不如。自借松風一高枕，始知僧舍是吾廬。風吹竹柏袈裟破，月滿池塘鐘磬虛。獨有宿緣酬未畢，臨岐策馬復躊躇。

望魯臺禮謁二程祠 二程俱產於此

日暮西風江上臺，森森古木使人哀。楚雲一夜眞堪賦，魯國何年入望來？千載推賢唯伯仲，百年想像見嬰孩。翛然欲下門庭雪，知是先生愛不才。

附錄

雜述

雜說

拜月西廂，化工也；琵琶，畫工也。夫所謂畫工者，以其能奪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無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百卉俱在，人見而愛之矣。至覓其工，了不可得，豈其智固不能得之與？要知造化無工，雖有神聖亦不能識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誰能得之？由此觀之，畫工雖巧，已落二義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且吾聞之，追風逐電之足，決不在於牝牡驪黃之間；聲應氣求之夫，決不在於尋行數墨之士；風行水上之文，決不在於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結構之密，偶對之切，依於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應，虛實相生，種種禪病，皆所以語文，而皆不可以語于天下之至文也。雜劇院本，遊戲之上乘也。西廂拜月，何工之有？蓋工莫工于琵琶

矣，彼高生者固已殫其力之所能工，而極吾才於既竭，惟作者窮巧極工，不遺餘力，是故語盡而意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吾嘗攬琵琶而彈之矣，一彈而嘆，再彈而怨，三彈而向之怨嘆無復存者，此其故何邪？豈其似眞非眞，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邪？蓋雖工巧之極，其氣力限量，只可達於皮膚骨血之間，則其感人僅僅如是，何足怪哉？西廂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內，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於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議爾。且夫世之眞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爲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磈，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于千載，既已噴玉唾珠，昭回雲漢，爲章于天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予覽斯記，想見其爲人。當其時必有大不得意於君臣朋友之間者，故借夫婦離合因緣以發其端，於是焉喜佳人之難得，羨張生之奇遇，比雲雨之翻覆，嘆今人之如土。其尤可笑者，小小風流一事耳，至比之張旭張顛羲之獻之而又過之。堯夫云：『唐虞

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夫征誅揖讓何等也？而以一杯一局覷之，至眇小矣。嗚呼！今古豪傑大抵皆然，小中見大，大中見小，舉一毛端，建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此自至理，非干戲論。倘爾不信，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寂寞書齋，獨自無賴，試取琴心一彈再鼓，其無盡藏不可思議，工巧固可思也。嗚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見之歟！

童心說

龍洞山農敍西廂末語云：『知者勿謂我尙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眞心也。若以童心爲不可，是以眞心爲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眞，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眞心，失却眞心，便失却眞人。人而非眞，全不復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蓋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爲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爲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於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

可醜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聞見，皆自多讀書識義理而來也。古之聖人，曷嘗不讀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義理而反障之也。夫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爲耶？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爲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爲政事，則政事無根柢，著而爲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內含以章美也，非篤實生輝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爲之心也。夫既以聞見道理爲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於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場何辯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于假人而不盡見于後世者，又豈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爲六朝，變而爲近體，又變而爲傳奇，變而爲院本，爲

雜劇，爲西廂曲，爲水滸傳，爲今之舉子業。大賢言，聖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說甚麼六經，更說甚麼語孟乎？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爲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爲贊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隨其所見，筆之於書，後學不察，便爲出自聖人之口也，決定目之爲經矣，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縱出自聖人，要亦有爲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闊門徒云耳。藥醫假病，方難定執，是豈可遽以爲萬世之至論乎？然則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明矣。嗚呼！吾又安得眞正大聖人童心未曾失者而與之一言言哉！

茶夾銘

唐右補闕綦毋旻著代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蹔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害則不謂茶災。』予讀而笑曰：『釋滯消壅，清苦之益實多；瘠氣耗精，情

慾之害最大。獲益則不謂茶力；自害則反謂茶殃，吁是恕己責人之論也。』乃銘曰：『我老無朋，朝夕唯汝。世間清苦，誰能及子？逐日子飯，不辨幾鐘；每夕子酌，不問幾許。夙興夜寐，我願與子終始。子不姓湯，我不姓李，總之一味，清苦到底。』

李白詩題辭

升菴曰：『白慕謝東山，故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云：『汝與東山李白好是也。』劉昫修唐書，乃以白爲山東人，遂致紛紛耳。因引曾子固稱白蜀郡人，而取成都志謂白生彰明縣之青蓮鄉以實之。卓吾曰：『蜀人則以白爲蜀產，隴西人則以白爲隴西產，山東人又借此以爲山東產，而修入一統志，蓋自唐至今然矣。今王元美斷以范傳正墓志爲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綿之巴西，而白生焉。是謂實錄。』嗚呼！一個李白生時無所容入，死而千百餘年，慕而爭者，無時而已。余謂李白無時不是其生之年，無處不是其生之地。亦是天上星，亦是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隴西人，亦是山東人，亦是會稽人，亦是潯陽人，亦是夜郎人。死之處亦榮，生

之處亦榮，流之處亦榮，囚之處亦榮，不遊不囚不流不到之處，讀其書，見其人，亦榮亦榮，莫爭莫爭！

李涉贈盜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贏，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刼盜而不操戈矛者。』李卓吾曰：『此皆操戈矛而不畏官兵捕盜者。』因記得盜贈官吏亦有詩一首，并錄附之。『未曾相見心相識，敢道相逢不識君？一切蕭何今不用，有賊抬到後堂分。肯憐我等夜行苦，坐者十三行十五。若謂私行不是公，我道無私公奚取？君倚奉公戴虎冠，誰得似君來路寬，月有俸錢日有廩，我等衣食何盤桓？君若十五十三俱不許，我得持彊分廩去，驅我爲盜寧非汝？』

封使君

古傳記言：『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卽去，不復來。其地謠曰：「莫學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張禹山有詩云：『昔日封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吃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卽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昔時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或曰：『此詩太激。』禹山曰：『我性然也。』升菴戲之曰：『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耶？』李卓吾復謔之曰：『果哉！怒罵成詩也，升菴此言，甚於怒罵。』

黨籍碑（千古至言夫誰得知）

安石誤國之罪，本不容誅；而安石無誤國之心，天地可鑒。主意於誤國而誤國者，殘賊之小人也，不待誅也。主意利國而誤國者，執拗之君子也，尙可憐也。卓吾曰：『公但知小人之能

誤國，而不知君子之尤能誤國也。小人誤國，猶可解救；若君子而誤國，則末之何矣。何也？彼蓋自以爲君子，而本心無愧也，故其膽益壯，而志益決，孰能止之？如朱夫子，亦猶是矣。故予每云貪官之害小，而淸官之害大。貪官之害，但及于百姓，淸官之害，幷及于兒孫，余每細查之，百不失一也。

王半山

半山謂荆軻豢於燕，故爲燕太子丹報秦。斯言也，亦謂呂尙豢於周，故爲周伐紂乎？相知在心，豈在豢也？半山之見醜矣。且荆卿亦何曾識燕丹哉？只無奈相知如田光者薦之於先，又繼以刎頸送之於後耳。荆卿至是，雖欲不死，不可得矣，故余有詠荆卿一首云：『荆卿原不識燕丹，祇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爲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又有詠侯生二首云：『夷門畫策却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萬歲有侯嬴。』又『晉鄙合符果自疑，揮鎚運臂有屠兒；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頸迎風一送之。』蓋朱亥於公子相知不深，又値侯生功

成名立之際，遂以死送之耳。雖以死送公子，實以死送朱亥也。醜哉！宋儒之見，彼豈知英雄之心乎？蓋古人貴成事，必殺身以成之。捨不得身，成不得事矣。

贊劉諧

有一道學，高屐大履，長袖闊帶，綱常之冠，人倫之衣，拾紙墨之一二，竊唇脗之三四，自謂眞仲尼之徒焉。時遇劉諧，劉諧者，聰明士，見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劉諧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其人嘿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聞而善曰：『斯言也，簡而當，約而有餘，可以破疑網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蓋雖出於一時調笑之語，然其至者，百世不易。』

後記

當初打算翻印焚書全部，後來覺得其中有多少不必要的儘可删棄，這樣，可以減輕讀者的負擔，並且於時間也還經濟。故才決定把其中最主要部分的尺牘全稿作爲正編，把較精彩的部分——詩全部雜述九篇——作爲附錄，而標題爲『李卓吾尺牘全稿』。

至於標點和校勘方面，因爲阿英先生沒有工夫，差不多由我完全負責。我自己把各種版本校對了三次，此外還經友人校閱了兩遍，可是我們還不敢自信其中沒有錯誤，希望讀者隨時予以指正，俾得於再版時改善，則甚幸。愼名校後記。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6642B

後記

中華民國廿四年四月初版發行

李卓吾尺牘全稿

實價大洋四角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編校者 王英 王愼名

發行者 陳曉峯 北四川路公益坊卅八號

印刷者 南强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卅八號 南强書局

明人日記隨筆選

王　英編校　◇　實價四角

本書收有：張大復之梅花草堂筆談，張宗子之陶菴夢憶，李卓吾之寒燈小話，祁世培之寓山注，袁中郎之德山麈譚，陳眉公之巖棲幽事，王百穀之客越志略，蕭士瑋之蕭齋日記，李日華之紫桃軒雜綴，歸玄恭之尋花日記補十種。以上十種，差不多把明人隨筆的菁英都集攏了。愛讀明人小品者，一讀此書，包他不能釋手。

晚明小品文總集選

阿英編校 □ 實價大洋四角半

本書爲晚明小品總集四種選本。一爲翠娛閣選「明十六家小品」，二爲翠娛閣選「明文奇豔」，三爲鄭超宗選「媚幽閣文娛」，四爲衞泳選「冰雪攜小品」。選上加選，精而又精。卽此可見晚明文學趨向，卽此可知晚明諸家小品風姿。研究晚明文學者，請從此入門。

袁中郎尺牘全稿

袁宏道著 ■ 王英標點 ■ 實值四角

袁中郎尺牘，久已膾炙人口，無待多說。大抵言尺牘，東坡最佳，其次則推中郎。中郎諸牘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皆自眞情實境中流出。一字一句，皆心所欲言，信筆直書，種種入妙。現據明刊各種版本，校補重印，實爲最完善版本。研究文學者，不可不備也。

日記文學叢選

阮无名編

愛好日記文學的青年不可不讀！

全國大中學學生不可不讀！

本書是中國歷代日記文學的總集。所選各種，都是最典型的作品，而且有很多不易得到的祕籍。在日記文學選集的編印上，這是一部空前的創舉。至於全書內容的精粹，編選的得體，尤爲難能可貴。

【文言卷內容】 驂鸞錄（宋范成大）入蜀記（宋陸游）澗泉日記（宋韓淲）客杭日記（元郭天錫）甲行日注（明流衲木拂）甲申日記（明黃淳耀）復齋日記（明許浩）遊明聖湖日記（明浦肪君）遊廬山日記（明徐霞客）尋花日記（明歸莊）北歸志（清王士禎）乙卯日記（清陸隴其）出使日記（清薛福成）遊武林日記（清吳騫）使魯日記（清姚鼐）遣戍伊犂日記（清洪亮吉）歸湘日記（清何紹基）湘綺樓日記（王壬秋）

【語體卷內容】 北戴河一週間（陳衡哲）海行日述（鍾敬文）倫敦初旅（梁啓超）災區視察日記（郭沫若）洛陽日記（高歌）京滬五日間（巴金）苦雨齋日記（周作人）船中日記（魯彥）水明樓日記（郁達夫）日記零拾（徐志摩）日記與夜記（魯迅）讀書日記（胡適）寫歌雜記（顧頡剛）孟子解頤零札（俞平伯）

文言卷每册八角 ◎ 語體卷每册八角五分

實用白話書信

王逸岑 編

一般的書信選本，不是注重思想的訓練，就是專門講究優美的技術，要想找一本切合日常應用的，簡直是沒有。本書收書信百通，完全以應用爲主，據此學習寫信，眞是最切實不過。而且這些書信，大多是現代作家的佚稿，尤作證本書的名貴。學習書信者，愛好文學者，洵不可不買一本看看也。

▶實價四角分五◀

上海圖書館

贈捐如倫氏